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长诡迹 / 孙卫卫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2.8
(男生·女生系列)

ISBN 7 - 80654 - 790 - 8

I. 成...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761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 //www. hthp. com](http://www.hthp.com)

责任编辑 王 蕾 杨宏英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刘翠文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 7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序一	时光练习簿
1	序二	单纯和梦想洋溢着的人生
1	第一章	从我的胆小说起
8	第二章	亲亲萧老师
13	第三章	李老师任老师丁老师唐老师
19	第四章	你疯狂爱过文学吗
29	第五章	笔友，我的笔友
35	第六章	再说笔友 女
48	第七章	她怎么如此像许茹芸呢
55	第八章	“就想拉拉你的手”
60	第九章	一个高二女生讲“恋爱” 的故事
67	第十章	花心乎 心动也！
72	第十一章	好玩的第一次
79	第十二章	刻苦，更刻苦，最刻苦
87	第十三章	打架，太可怕了
92	第十四章	小帅来北京说起宫小乙

99	第十五章	非爱情故事
107	第十六章	像蝴蝶一样贴在窗户上
112	第十七章	曾经玩过的游戏
116	第十八章	是社论不是本报讯
124	第十九章	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
129	第二十章	巴氏——巴塞罗那
135	第二十一章	德智体的“体”
141	第二十二章	免试上大学的前前后后
159	第二十三章	那个暑假我成了“名人”
164	第二十四章	不沉重的“雨花杯”
169	第二十五章	看少儿不宜影片
173	第二十六章	不是买是采购
176	第二十七章	看球，摔热水瓶
179	第二十八章	三驾马车吱呀吱
185	第二十九章	找工作，不堪回首
194	结束的话：	就写到这里吧
196	附录：	荡漾的心情

序一

时光练习簿

生活的脚步过于匆忙，我们还来不及感受，青春的时光就已远逝。怀旧是必然的。只不过，匆忙的生活把所有怀旧的年龄也都提前了，不仅四五十年代的人在怀旧，六十年代的人也在怀旧，甚至连七十年代的人也开始怀旧了。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名叫孙卫卫“七十年代人”写的一本“怀旧”的书。

“我记得，我记得，我诞生时的房屋，小小的窗口透进清晨的日光……”作者虽然还没有像那些诗人一样，从“诞生时的房屋”写起，但也差不多重返生命和心灵的源头，“从我的胆小说起”了。接下去，作者如莎士比亚所说：“我把对以往种种事物的记忆，召唤到我这温馨的沉思的殿堂；既为没有求得的许多事物叹息，也因时间摧毁了他们而感到哀伤。”

记忆是琐碎的。但每一寸、每一段上，都有生命成长的刻痕。对老师的敬爱，对文学的最初的迷恋，对笔

Cheng Zhang Gui Ji

友的记忆，对“同桌的你”的渴望。还有玩过的游戏，上过的体育课，打架，苦读，文学社。“三剑客”式的友谊，早恋的游戏，性爱的幻想。直到高考，免试录取，征文比赛，狂欢的暑假。大学生活、逛书店、看球、毕业、找工作、劳燕分飞……一个七十年代人所拥有的全部记忆，都在这里了。一本书，使过去的一切都找到了归宿，就像流浪的鸟，找到了自己的巢。

散漫的青春岁月被绵密的文字“打包”收藏。终结之处即是新的开端。有谁曾经遗忘了什么，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有谁曾经忽略了什么，也许可以从这里记起。在这里，生活就是个人的忆念和回味，时间成了作者惟一的慰藉者。在这里，作者也并不代表任何人发言，就像诗人西川所说的，“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他只为自己的青春留言，为自己20岁以前的生命写下一份真实的小传。

很显然，经历摆在人人面前，主题也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如何表现却永远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对任何一位写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才能与智力的测验。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试图超越规范和打破叙述限制的“拼贴性”的文本：它们保留和包容了诸如当下讲述、日记、书信、剪报、公函文件、作文、札记等等原生态的文字形式；它们采用了如同“第六代”电影人所使用的那种拼接、反讽、转换、闪回、跳跃、交叉、穿插等等自由书写的方式；它们从轻松、幽默和充

满智力游戏的日常口语与网络语言那里寻求来叙事技巧的支持；在幽默、从容和流行风格的语言路线下，完成了一次流畅和完整的青春讲述，完成了一个温暖和浪漫的“怀旧”的梦。

“不长大是不可能的。”作者说。但是，“长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没有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同样也无法给出一个回答。他只是在用一本书来感叹和怀念维尔斯特所说的那种“严重的终止”，即对于童年和青春的无奈的放弃。他用自己喜爱的文字，锁定了他过去的幻想、梦境和呼吸，而他还将继续生活和成长。一切都将继续发生变化，世界、生活、观念、感觉，包括现在他所沉涵其中的语言风格和书写形式。也许有一天，他还将写下另一本书，来否定和颠覆现在这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孙卫卫，四年前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一所书香馥郁、人文气息十分浓厚的文化殿堂。作者在本书中写到了南大的一位名叫李琳的校友对“文化人”的解释：“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轻佻、不庸俗，代表着社会人文素质高尚面的人……”这也正是孙卫卫和他这些年来的全部文字所留给我的一个整体印象。

这个印象里的形象已经很好了。如果还需要我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孙卫卫还是一个十分懂得幽默、很有趣的人。他的幽默与趣味，在这本书中自然也有表

现，恕不复述了。这本书是他的第二本书了。他的第一本书《正好年轻的故事》里有梅子涵教授写的一篇序文，写出了一个真实和感性的孙卫卫。对孙卫卫及其作品有兴趣的读者不可不看。我甚至觉得，有梅先生的序文在前，我现在无论再写什么便都是废话了。

徐 鲁

2002年6月28日，武昌东湖梨园

序二

单纯和梦想洋溢着的人生

这，也不是序言（灵感来自孙卫卫第一本书《正好年轻的故事》，梅子涵老师序言中的首句——“这不是序言”）。是的，不是序言。

首先讲明，我已经或者才只有 19 岁，一个已经或者才只上大一的小女生或者大姐姐。我经历过有如“生杀予夺”般残酷的黑色七月，然后，迎着别人艳羡的目光，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但事实上，我厌恶我的专业。现在的我刚刚上完《中国法制史》课程，是考前辅导课，老师的一句话没有来由地一直萦绕或者游荡在我的脑海里：“考试语言的要求是平实，而不必刻意雕琢；是准确，勿要啰嗦，缠缠绕绕；要讲出历史事实即可，而不必主观臆断地加入个人过多的评断。”实际上，老师这时（考试前）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在学生的脑子里深刻到难以磨灭才对。可是我，一直无论怎样用心都无法记住那些被老师苦口

Cheng Zhang Gui Ji

婆心反复强调的专业知识，甚至要求降低到一些名词，我也仍然无能为力。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确切一点是文字舒畅的文学观赏性强的陪衬性语言却是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均过耳不忘。

想着想着这个不能忘却的原则，我随之想起了卫卫和他的书。一个卫卫，两本书。一样的可爱。

想说说作者，遵循的便是老师叮嘱的考试原则（既然挥之不去，就索性顺从它了，这样也是一种舒畅和愉快，那久违了的舒畅和愉快），那么，我也不去自以为是地妄加评价，只说事实。

那么，说事实吧。

我认识卫卫。

在迄今算起的 136 天前我们也许曾擦肩而过，之后便了无痕迹和牵挂；136 天之后的现在和以后，我们一直这样情不自禁地在一起，彼此帮助，彼此欣慰，彼此快乐，也彼此诚实和适度地称赞。我庆幸我认识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庆幸我在他那里找到了温暖和信心。我庆幸我一直低吟着平生第一次的感慨，一种男人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不知道能否赢得一些赞叹。

卫卫是个一直在眉飞色舞着的人，有时顽皮和单纯的眼神让我想起了我不到 15 岁的弟弟。他有着最简单的激动和最执著的追求。这两个特征毫不矛盾，反而造就了他的难得和可爱。

卫卫提起工作有时会忧伤，也会愤怒，之后还是来

自骨子里坚毅的目光，折射出一种光芒，让人感到了坚不可摧的执著和信仰。我知道尽管他到报社工作短短几年，可是他对那里的感情却像几十年般的淳朴和深厚，那里承载着他对毕生事业的期望。记得他和我讲过，在报社搬迁到新址的第一天，他给自己买了新的书包，新的钱包，并且从头到脚打扮得焕然一新去上班。领导和同事知道了，笑弯了腰，也湿润了眼睛。

卫卫对于写作有点生死相许的味道了。无论在多么挑剔的眼睛里，他都是个优秀的文学青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做人是作文的基础。我所能想到的标准，他全部符合。

卫卫每当想起他倾心的女孩，就眉飞色舞，乐不可支，手舞足蹈，然后，旁若无人地傻笑，而且，不停。

卫卫的第二事业是儿童文学，关心它，并且尽心尽力。虽然目前是业余时间的事业，但是他的目标是决不让文章业余。卫卫有很多的愿望，其中，关于儿童文学的愿望最为强烈，因为在他心里，儿童，是最可爱的未来。

我想这样的作者，不成功才奇怪吧。即便是个普通的人，他的人格也足以让我动容。

知道吗？

卫卫下出租车时会说声谢谢，谦逊的表情，中肯的声音，淡淡的些许书生气。

他在繁忙时段的 KFC，吃完后会主动把餐盘倒进垃

圾箱里，这时的谢谢是我和别人由衷的赞扬。

他经常不择时地在任何时候想起一个作者，一本书，然后就此不择地地神采飞扬，唾液四溅地讲给我听。

他喜欢和我去玩具店里，然后执意买下我喜欢却因为价格过于昂贵不要的玩具。他说，没有什么比喜欢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让你喜欢更令我开心。

他喜欢在我说着失望和不信任的时候，坚定地看着我，坚定地说，有的，相信吧！

他喜欢在他喜欢的人面前说，认识你需要一点的运气和福气。

卫卫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做出了足以骄傲的成绩。但他喜欢谦逊，喜欢进步，喜欢去书店看别人出的书，汲取营养，并且鞭策自己。

卫卫的心里总是充满着书生意气的希冀和感激。

我把以上的部分拿给卫卫看，他一反常态，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低沉地，冷冷地说，不必看了。

我听了，着急。心想：什么态度嘛！

于是，忍不住问，为什么说“不必”了？

他还是“端”着那快要露馅的坏坏的表情，说，我热爱你的文字，那感情的深厚就像非洲人民热爱和平一样。我相信你的文字，那相信坚定得就像非洲人民相信和平不会很快到来一样。

我听后，砸他一拳。

就是这样一个人。顽劣中不失进取与执著，幽默中不失稳重与务实，机智勇敢聪明伶俐似乎太过夸张，只是正直谦逊，让我产生了景仰。

也许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他笔下那单纯和梦想洋溢着的人生，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上这样的人生，享受这样的人生。

绒 绒

2002年6月24日

Cheng Zhang Gui Ji



这是一本很好玩的小说。你一打开就会笑起来，嘻嘻哈哈笑到合上。可是合上了弄不好仍会笑，因为你继续在想里面的故事。它没有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认为完整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真实的故事都不完整。真实的故事还来不及写，编干吗？

——摘自梅子涵《女儿的故事》

第一章 从我的胆小说起

我小时候胆子非常小，不敢……不敢……不敢……

老鼠见我都不躲的，好像在说：“孙卫卫，我不怕你的，我敢看你，你敢看我吗？”我当然不敢看它们了，它们那个颜色的毛发，让我毛骨悚然，还有嘴角的胡子，让我不知所措，我跺跺脚，胆小地跺跺脚，说“老鼠”，它们才不情愿地走掉。请注意：是不情愿地走掉，而不是吓得屁滚尿流地跑掉。

后来我胆子稍微大了，一段时间，我和爸爸在我们家老房子拼命抓老鼠，我说：“老鼠，老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可是，我还是不敢看它们那个颜色的毛发，不敢看挂在它们嘴角的胡子，更别说带着手套把它们的尸体拎走给埋掉了。

“朱老师，您吃过早饭了吗？”陈老师一愣，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表情比较奇怪地看着我。我红着脸，低下了头，才醒悟刚才胆小紧张，把陈老师叫成朱老师了。

我小声说：“陈老师，真是对不起，把您的姓都给卖了！”

高一，我喜欢我座位后面一个女孩，却不敢表白，连写张小小的纸条都不敢。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老是小心地用那种眼神看她，或者和老苟说笑话，想让她笑起来。她也很有意思，有时上自习，用脚碰我的脚，我说：“天哪！”

“天哪”是在我心里说的，我知道上课时不能发出“天哪”的声音。

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忘记了。

但我忘记不了，她穿着白色运动鞋，软软地，软软地碰我的布鞋。还有她听我们说笑话时忍不住笑起来的爽朗声音。

她的牙齿好白呀，她的脸是不是也红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这么胆小》。

为什么这么胆小

学前班的名是妈妈和我一起去报的，但第二天要正式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回了家，反正老师点孙卫卫的名时，已经没人喊到了，小声喊也没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给妈妈说，学校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我真怕！

一年级，老师让我当班长。老师说，刚开学，大家都还不太认识，我们可不可以先让孙卫卫同学做一段时间的班长试试呢？

当班长要喊起立，上课时喊一次，同学们站起来说老师好；下课时喊一次，同学们站起来说老师再见。可是我却喊不好，不是结结巴巴说起起起起起立，就是不好意思大声说出口。

老师说，孙卫卫同学胆大一些，不要像女孩子一样羞羞答答，羞羞答答多不好。但我还是羞羞答答，临时班长不久“胆小”没了。

还是一年级，一次课间贪玩竟忘了小便，上课了忽然想起怎么没小便呢？想举手说老师我要小便，又怕老师问你下课怎么不小便呢？憋呀憋呀，终于憋不住了，就哧哧尿在了裤子上。中午回家也不敢对妈妈说，躺在被窝捂呀捂，没捂干之前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说你怎么尿在了裤子上？你怎么不跟老师说一声呢？胆小了吧？

我极少上课迟到，一迟到就要打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准备了一路的，但还是说不利落。报报报报告告，老师和同学常常笑，老师是微笑，而那帮家伙是大笑，笑我胆小连报告两个字都说不好，可恶！可恶！可恶！！！！

老有同学，当然包括女生，为一些鸡毛蒜皮有些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了的事，跟我摆开大干一场的架势。哼！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凭我的经验，众目睽睽之下说话脸红不说，没辩几句就没词了，有时说着说着就哭了。这绝对不是装的，是发自内心受了委屈，我问自己

怎么这么胆小呢，天生的？

我从不赶到水库的较深处学习游泳，有时候骡子跟着马驹跑，我妈妈常这样说我，意思是我没有主见老跟着人家瞎跑。水库每年都有人因游泳而淹死，所以我妈一直不准许我去。我猜想淹死人的消息有时是真的，有时是传说。我也是在浅水边最多水到肚脐，学着只是学着游泳的样子走来走去。学着只是学着游泳的样子怎么能学会游泳呢？不会游泳就很少去公园划船，我想万一船到湖中央破了或者不小心翻了不就没命了吗？这个时候我真是羡慕死那些会游泳的人了。

亲爱的老师可能觉得我这样一直胆小下去是没出息的，总是找机会让我锻炼胆量，比如升国旗仪式让我主持。可是出洋相了，我把请校长讲话说成请校长唱歌了，底下笑声一片，我偷偷看去，有几个已人仰马翻了。我们校长也幽默，说国歌我和大家刚才唱了，快要期中考试了，我们唱备战复习的歌。

王同学说他们校一个长得挺像我的男生在上周升旗仪式上也犯了和我差不多的错误，把唱国歌说成校长讲话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王同学说你怎么也犯这样的错误，能否接受我的采访（王同学是他们校报记者，常常这样跟我讲话）？我说，一句话，还是胆小。她说不至于吧？我说，八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当然至于了！！！王同学说也是（Yes Sir），我说现在不也是（Yes Sir）了，胆小的帽子已被我抛到太平洋了。王同

学说，吹牛不上税。我说看我的日记。

4月12日 晴

关于读书的问卷完成得不好，好多人开始答应帮做的，可到头来没了人影。

我想去图书大厦调查，可是楼上楼下都跑遍了，却没有胆量开口，我感到了最大的悲哀，我什么时候才不胆小呢？

4月13日 晴

我强迫自己重新去图书大厦，必须开口说话。

还好，18位大哥哥大姐姐都挺配合，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走出书店大门，我跳起来了，我终于可以大胆，大胆得与陌生人说话了。

起立，老师好！

报告。

请不要惹我吵架，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请校长讲话。

不许动，我是警察，缴枪不杀。

哈哈……

（上面的哈哈是日记中的哈哈，下面的哈哈才是《为什么这么胆小》的哈哈）

哈哈……

这是从前的“为什么这么胆小”。

我现在胆子比以前大了，我是记者，我要经常采访，提问题，同时表达我的观点……

但，时不时也还会胆小，不由自主胆小，比如很多大人在场，却要我一个小孩中心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推不掉的，必须的，这时我只好把白岩松、水均益、王小丫的名字写在我发言的稿子上。我说我现在就是白岩松、水均益、王小丫。

只是有一次除了他们的名字还有阿果、李小萌的名字，写在发言稿上，但还是不管用，南京的一个中学生文学笔会，主持会议的人非得让我讲话，我说，我没有准备的，一点准备也没有。他说那你随便说两句。我说那不太好。他说你随便讲。我只好“随便”讲了。我首先说大家好，其次说我没有准备，真是不好意思，然后说，今天我就讲9个字与在座的诸位同学共勉，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话音未落，底下的人都笑了，说10个字，10个字。

大多时候我还是能把多少字说清楚，也就是说我大多时候不再那么胆小。

大人小孩的说法是相对的，我已经26岁了。

见到漂亮女孩紧张得语无伦次，不知一二三四五六七不知道上下左右大小多少，那是以前的孙卫卫。现在的他？

他总是说——
生命只有一次，年轻没有失败。
后来怎么样呢？你猜猜看了。



Cheng Zhang Gui Ji



第二章 亲亲萧老师

其实我胆子也并不是从一生下来就这么小。没有上学前的很多时候我胆子还是蛮大的。我敢上到很高很高的桑树上摘桑葚，够不到的时候我就使劲摇啊摇，身子和树一起在摇曳中飘荡，黑的桑葚红的桑葚还有没有成熟的绿的桑葚和树叶就像下大雨一样往下掉。大人们紧张地在底下说小兔崽子别摇了，小心人掉下来。我哈哈大笑，一副革命者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情壮志。我是没有从摇着的桑树上掉下来，却英雄失足，爬一棵小树眼看着就要爬上去了，可是没有抓紧，就给掉下来了。胳膊好像错了位，反正不好动的，爷爷拿着4个鸡蛋引我去村里的一个80多岁的老爷爷那里去捏。他好像问都没问，狠狠一提一甩就好了。狠狠一提一甩多疼呀！可是我一声都没有吱，只是低着头。80多岁的老爷爷说，这家伙还真能挺得住，英雄！

我分析我后来胆小，胆子越来越小，跟我的长大有关。长大了还做那些很淘气的孩子做的事，首先自己觉

得不好意思，其次老师和同学也会说，你看看这家伙怎么能这样呢，目无法纪，目无王法，没大没小，这还了得。我们的教育很能说明问题，从学前班一直到小学二年级，上课时老师若发现哪个同学没有坐端正，他就敲敲桌子，发动大家齐声喊口号：

一二三，都坐端

四五六，手背后

七八九，排上瞅

排是黑板。我觉得我们从小就被军事化了，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去。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的聪明和天才全被扼杀在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去的摇篮里了。反正我的胆子是丢在那个篮筐里，反正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回来。

你就说回答问题吧，错了，同学间的嗤笑已经让回答问题的人很不好意思了，老师还常常火上浇油，拿错的问题说事，甚至拿你的名字说事。我小学的同学名字里带“慧”“强”“帅”字的特别多，他就会说，谁谁谁不慧，谁谁谁不强，谁谁谁不帅，赵小帅遭受的批评，你可想而知了。

但是一位好的老师却让我胆大了一回，说起来还是赵小帅引起的。

赵小帅那一天发神经，好好地我们做“斗鸡”的游戏，他突然说，孙卫卫，你敢亲萧老师吗？

萧老师是女的，孙卫卫是男的。

我说，赵小帅，你真流氓呀！

说“赵小帅，你真流氓呀”，我是红着脸的。我感觉赵小帅这家伙已经看出来我喜欢萧老师。

看出来又怎么样呢？班上的同学，男同学、女同学谁要是说我不喜欢萧老师那才是假的呢。没有人说过的。我听见的：萧老师的辫子比某某电影上的还好看；萧老师衣服上的那朵花跟真的一样；萧老师涂的是什么润肤露呀，这么香！这一句是冬天早读，萧老师轻盈地从我们身边飘过，王二毛发出的感叹。王二毛悄悄说给赵小帅，赵小帅又悄悄说给我，我说给同桌宫小乙。宫小乙说你们这帮男生呀。我们这帮男生怎么了？我们这帮男生没有像宫小乙小姐那样，看见萧老师穿一双凉鞋赶紧问萧老师哪儿买的有没有小号 第二天就穿来了。

宫小乙小姐简直是东施效颦。当然这个词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我当时面对宫小乙只能说，我们这帮男生怎么了，我们这帮男生怎么了？

萧老师的好，我们写《我的老师》这样的作文肯定要写到，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漂亮，和蔼可亲，温柔，理解学生，经常表扬鼓励学生，公平，不告状，讲课清楚明白生动，课下辅导学生，上课不拖堂，能力强，知识面广，经常和学生在一起，幽默，不骂人 等等等等。温柔是王二毛的发明，他说兄弟们我们一定要写萧老师的温柔，结果很多同学都跟着王二毛一起“温

柔”，赵小帅、宫小乙，当然了，少不了孙卫卫。

温柔的萧老师，我们爱戴的萧老师，我们怎么就不能亲她一下呢？

“怎么就不能”的理由是我从萧老师借给我的课外书上看到的。课外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学生要是喜欢他们的老师，学生就很大胆地亲他们的老师。

可是我胆小呀，我不敢当面问萧老师我能亲您一下吗？萧老师愿意让我亲她一下吗？

我敢写，我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装进信封，让宫小乙带给萧老师。宫小乙是语文科代表。我说这是我对开展课外阅读的建议，请一定要送到萧老师手里的。

萧老师：

您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老师。

我和赵小帅打赌，他说我不敢亲您。亲一下自己喜欢的老师，可不可以呢？就一小下。

您的学生：孙卫卫

3月2日

结果呢？

第二天上午的语文课，先不上课，萧老师讲话：

“赵小帅和孙卫卫打赌，说孙卫卫不敢亲我。打赌我不高兴，亲我，我很高兴的，老师也很喜欢你们呀，孙卫卫同学到讲台上来吧……”

我羞红了脸，我的心咚咚跳，我手心出汗。我怎么走上去的，同学们尤其是赵小帅、宫小乙的表情怎样，我统统没有注意，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知道——

萧老师也红着脸。

萧老师闭上了眼睛。

眼眶里好像有泪水。

这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故事。我 11 岁，赵小帅 11 岁，宫小乙 10 岁，萧老师可能 23 岁吧。

第三章 李老师任老师 丁老师唐老师

萧老师真是好老师。

我还想说说李老师任老师丁老师唐老师。

胆小，说话经常结巴，李老师说：“结巴多不好！你慢着说，一句话说完再说第二句话，不要着急，也不要激动，老师相信你一定不会结巴了！”

没有成为李老师的學生前，我不学习的。我只会瞎玩，初二考初三，100分的数学卷子我考3分也不觉得耻辱。至于上大学、理想、人生的意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心里痒痒过，但经常是今天努力了，明天老毛病又犯了，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想的。

李老师想的，他想到了我的将来。他经常对我说的话，除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就是今后你要干大事，你现在必须怎么怎么从小事做起，小到和人交谈手脚如何摆放……

对乡下人来说，“干大事”意味着到外面的世界。而考学是到外面世界的最佳通行证。

我的作文写得一般，李老师却几乎每次都在班上朗读。如果在外面发表了，那喜讯是一定要传递给我们班每一位同学甚至外班的老师和同学。上次考 60 分，这次 70 分，他会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肯定我的进步：“我表扬一下孙卫卫，他进步了。”

我的字也不是很好，可李老师说：“你们看，孙卫卫的字写得多漂亮啊！”每次办黑板报都少不了我，每次我都有种成就感，我对自己说，你不是最棒的，但你努力，你会成为最棒的。

我努力着。从此，我一直努力着。

任老师也是一位好老师。

按初中毕业会考的成绩，我是不能上周至中学的，但任老师说，孙卫卫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我们破格录取他，给他一个机会。

就这样，孙卫卫成了周至中学的学生。

周至中学——西安市重点中学。

可是我的高中过得并不好。

我从未住过校，第一个星期天回家，一进门放声大哭。在校老盼周六（那时还没有双休日），高高兴兴回去，来时像霜打一般。我们发的是新教材，惟物理却仍按老课本上，常常是课外活动别的同学在教室苦学，我

却一个人散步于操场。

充实的一年当数高二，开学不久我受命组建校广播站，是所谓的站长兼总编辑。学期末，学校授予我“优秀编辑”的奖状。

怎么会授予我这个奖状呢？有意思。

领取奖状更有意思。

全校大会，任老师主持。他没有让我上台领奖，只是讲话到一半喝水润嗓子，这时同学都朝我看，我以为要我上去领奖，就傻乎乎上去了，现在想一想当时真跟傻瓜一样。

吃过别人掉在地上不愿捡起的馒头，由此被有些同学视为来自天外的异物，报以“哭笑不得”的表情。

高二要会考五科，便没日没夜地学，日记本、宿舍门后面每天都写着“今天距陕西省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只有×天”。有时正与同学打闹，突然良心发现，骂自己白白浪费了千金也难买的光阴，距坟墓更近一步。

冬天早晨不想起床，社论总毫不留情揭掉我的被子，终使我没有睡过去。

会考前，任老师调走了，从教导主任荣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再后当选为副县长。

我要上大学时向他告别过一次，之后再没有见面。下次见面我第一个要做的，是给任老师深深鞠一躬，说谢谢任老师。

任老师很会讲话的，他的讲话很有气势，他的讲话

没有同学不喜欢听。

丁老师是我写作上的老师。

我受过 6 年投稿不中的煎熬，就要对此失去信心时，丁老师来信，通知我的一篇习作将在他主编的《宝葫芦》第 5 期发表，并说“十五六岁的中学生这样爱好文学实在了不起”。

所言自然过奖，但我的心却满是欢喜，此后常投稿给他，他几乎件件都回复，使我不断得到鼓励。

古城有我的丁老师。每一次到西安，几乎都住他家或编辑部。得知我要去，有好吃的，他总留着，春天苹果、夏天西瓜、秋天核桃、冬天柑橘，还有叫不上名的。单位食堂他供饭票，街上的小吃他付现钞，怕我破费，常常是饭还没有上来，已抢先付了钱。

吃住在他那里，逢年过节拿些土特产似乎合情合理，但他总是推辞，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东西越带越少，好些次都是空手而去，却满载而回。他常常送给你些书报刊，从不要求你如何如何努力写，但你却不得不努力写。

上高中时，他的孩子和我同级，给孩子买学习资料总不忘也给我寄一套，嘱咐收到后不要寄钱。真不寄钱，他才高兴呢。

他曾为我们几个上大学跑学校、走招办，有顺利的，也有不成功的。那年给我没有联系成，他便自责不

已，又怕我伤心，不断写信安慰我，而不管自己是否累着。

常有人笑他傻：“你不在自己孩子身上花工夫，扶持别人家小孩能得到啥？”

他说：“我只是想培养几个作家。临死时旁边站着几个学生喊我几声老师就知足了。”他是湿润着眼睛讲给我的，我湿润着眼睛默默记下，从此更不敢懈怠。

丁老师最大的不好是对所有的人太好。如此上当受骗不计其数。

他什么时候改一改呢？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唐老师家。以前老听别人“纸上谈兵”，说三室一厅如何漂亮。在唐老师家我不但看到了，而且感受了——住了一晚。

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人，他能邀请你到家里来住，真是意外！真是信任！真是感动！

翻开当年的日记，有以下的话：

“我现在正在唐老师女儿房间里写日记，我想是他女儿的房间，桌上、柜上摆满了化妆品，香气袭人，真是闺房：梦丹娜系列——梦丹娜“我的青春绿卡”，磨砂膏、营养眼霜、防皱霜、漂白面奶、香水、永芳高级润肤露、春蕾药物发乳、Kai lei Make UP Kit、贝弗莉……

我怎么记这么多化妆品呢？

在唐老师家我眼界大开。

这是我一直感谢他的原因。因为唐老师，我深入到了一个城市居民的家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见识和飞跃啊！

唐老师是研究学习方法的，专程从西安到我们学校开过讲座，后来我和他书信往来。

他介绍我跟他女儿认识：“这是中国最好的学生。”

唐老师怎么也有口误的时候？

但是在唐老师的眼里，绝对这样：没有最差的学生，只有最差的老师。

第四章 你疯狂爱过 文学吗？

我爱过，无比热爱，也就是说别的爱不能跟文学的爱相比。

你看了《我的作家生涯》肯定也会说，无比无比真是没有什么可比。

我学习曾经不好非常不好，是我不会处理学习和写作的关系，课内和课外的关系。

你看了《我的作家生涯》肯定也会说，这个人真是走火入魔了。

“无比无比”，好像在吟唱《诗经》。

我的作家生涯

我决定要写一部鸿篇巨著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有了这个感觉，我简直恨死了以前的自己，作家梦都沉思好些年了，可我还是拿不出能放到桌面的作品，这不

说，连最起码的创作信心也没了。那真是发疯的日子，“行尸走肉”的日子。对！“行尸走肉”，“狐狸”在《有的人》一课刚讲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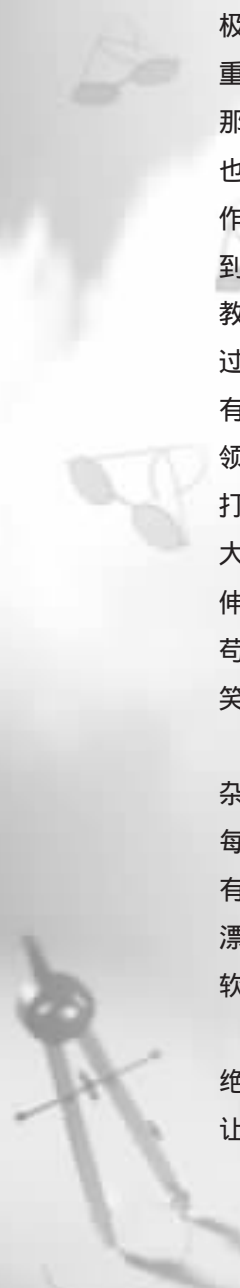
“狐狸”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校文学社的指导老师。之所以能赢得这一光荣的加冕，纯粹因为他太像吃不上葡萄却说葡萄只酸不甜的那只狐狸了。按人之常情，他是教文的，我又想当作家，我们应该一拍即合，没说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可他总是唠叨着我创作上的那些想法不太对路，还说了什么，反正几次训我都是1小时30分，就差没说那四个字——“痴人说梦”了。我想了半天，觉得这也很正常，曹丕早就论断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那“狐狸”肯定是看我创作势头正猛，而他自己不管怎么挤也挤不出“产品”，才阻止我的。“狐狸”，我是历史前进的车轮，你能抵挡得住吗？

从此，我开始称他“狐狸”了。我没见过狐狸，但老苟见过，老苟说：“你——你——你，授——授——授予他——他——这个这个称号，那真是——”老苟是我的朋友，在朋友用滥了的今天，我仍喜欢这样叫他，而不是铁哥们之类。老苟从小说话就结巴，多少个下雨天他妈妈用女人的鞋底抽打他的嘴，但还是没有把结巴矫正过来。当他说到此时，怎么结也结不出来了。我就说：“老苟，不说了。”老苟笑了，老苟知道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说：“绝了！”我跟老苟就这么回事，

好多话不说自明，全凭我们的悟性。

老苟如此高规格的认可无疑更使我坚信我的文学才华，要知道那名字可是随手拈来的。但我还得虚心，俗话说：“过百人有韩信。”中国这么大又有多少“韩信”呢？那整个世界就更多。我在他们中排老几？不觉已吃十五年闲饭，古甘罗十二即为相，骆宾王七岁做诗，王维、白居易都是十六七岁享誉文坛的，这是以前的，不说。近的，刘绍棠，“十岁神童，二十岁才子”，“神童”、“天才”我不迷信，祖师爷鲁迅早就教导“天才即勤奋”，我学习他老人家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还不成吗？最让人心里发痒的是刘绍棠上高中时，所写的文章即已编入自己正在学习的语文课本，我要是有那样的“礼遇”，对“狐狸”肯定是致命的一击。到时，他所讲的写作背景啊写作特点啊中心思想啊统统都是废话。他可能不乐意但也必须叫我站起来，不！把他办公室最好的那把藤椅搬来，敬请我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这是时代前进的洪流，逆流者只能是小丑。他还要在我讲桌上放一听可乐，我喜欢喝。他会和全班同学一道静静地、非常仔细地听，快要结束时，他还要深情地问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需要向卫卫作家请教，对！“孙”也省去，显得亲切……那场面，那……不说了！

美梦成真，一定将是我人生中开天辟地的大事，但一想起“卫卫”这一名字，却有些皱眉头了，不雅，俗



极了，哪能“鹤立鸡群”？晦气的是同村就有几个和我重名的，还有一个是偷鸡摸狗的，早进了班房。当班上那几个人成天翻字典词典为的是改个好听的名字时，我也掺和了进去。但不久，便突然停止了这项庄严的工作。我记起我的名字曾变过铅字也就是说好多读者都看到了，有的可能还记了下来，而全校除了校长做过优秀教师上过《教师报》的“光荣榜”，其他的又有谁获得过如此的荣誉呢？经常投稿的“狐狸”，我想也不曾有。况且名字是随着一个人的成就而辉煌永恒的，中央领导也有叫什么什么的，那更表明他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我把我的这一重大发现抑或是重大发明告诉老苟时，他乐得像开了花，伸出大拇指，准备再说几句。我说，老苟咱不说了。老苟就笑了，我也笑了，我是在为我的发明创造而欣慰地笑呢。

其实我的名字印成铅字也仅仅是因为前些年给一家杂志的爱心救助中心捐献了 10 元钱，而上了他们刊物每月一次的“爱心榜”，根本与写作无关。但我有决心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的作品打印成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铅字。也是这个时候，我察觉“狐狸”已对我软硬兼施了。

他先是动员我加入他们的文学社，但被我一口谢绝，我说：“老师，你说过创作永远是个体者的劳动，让我试试。”我还想说：“瞧你们文学社那几个，细胞

不少，但真正属于文学的细胞又有几个呢？”他脸色早变了，所以我没说。前一天刚学过《捕蛇者说》，他会让我这节课背诵，我站起来说：“好，‘余悲之，且曰’，底下的背不过了。”他看看我，只好让我坐下。还有，打扫厕所按理应该从第一组“开刀”，可他偏偏要从我们第三组开始，自然有他的理由。有时候我有办法对付他，但大多时候就没辙了。我明白什么叫忍辱负重，我要尽快将我的“秘密武器”——我的鸿篇巨著显示出来，届时往他桌上一放，头也不回走人，我要让他好几天见了我都哑口无言。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我和老苟开始在外面租房住了。我们开动一切脑筋，尽可能将我们的房子布置成“作家之家”。老苟毛笔字写得比我好，满屋都贴着他书写的标语，“卧薪尝胆”、“破釜沉舟”、“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有“振兴中华”。写后一条，实在是得到一位作家教诲的缘故，他说，一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很大很大时，这个成绩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了，而应该属于更多人。老苟还要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话，被我挡住了，我说：“我明天就想飞。”我们自称是“作家之家”，但我们没胆量把这个牌子贴在门上，我们只写了“路遥阁”三字挂于窗户。作家路遥是我的精神导师，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想“一箭双雕”。屋子里还有好多作家的照片，都是从画报上剪来的。“狐狸”的大名也被书写在

了墙上，看到他，拳头总要握得很紧，他变相地给着我力量，谢谢。

“作家之家”到底有多大？我数学没学好，总之除了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够老苟和我打闹的。我们基于打闹，但高于打闹，学校的操场被出租建了房，我们只能在“作家之家”也就是自己家里强壮革命的本钱了。像电视剧《甄三》里摔跤一样，老苟和我弯着腰大喊着跳来跳去，同时找机会袭击对方直至将其放倒。常常这个时候，邻居一个女的就骂开了，嫌我们整天像杀猪一样叫，而她小孩闹时比我们还吵。我们也累了，老苟上床休息，我先坐在椅子上喘喘气，然后用喝水的茶杯泡一袋方便面，慢慢把它嚼下去，这一天的创作就算正式开场了。

书桌很净，已擦了好几遍，有可能“跌倒蝇子滑倒虱”，钢笔也像将要战斗的战士的钢枪一样熠熠发亮。除了老苟微微的鼾声和几句梦呓，大千世界死一般静寂，可我的心总静不下来，甚至有些澎湃了，我想着我将要完成的这部鸿著能获什么奖，我由此可以得到多大的待遇，如此等等。

第一天，一个字没写。

第二天，写了两句随即又全部否定。

第三天，写了一句：涂改和难产正是天才的标志。法国福楼拜所言极是。

第四天，似乎还是“天才”不出。老苟夜里起床，

看我还在踱步，说：“这样不行，作家要下去，作品才能上去……”

我说：“老苟，咱不说了，作家不下去，作品又怎么能上去呢？”老苟笑着又睡他的觉了。

我来到校养猪场，我看到了白的猪、黑的猪、肥的猪、瘦的猪。我走到街上，看到了漂亮的人、较漂亮的人、特别漂亮的人，还有穿花衣服的和 not 穿花衣服的。他们是他们，然而我的作品呢？

我终于忍痛放下了我所谓的鸿篇巨著的构想。说是“忍痛”，没几分钟便不痛了，既然《背影》、《春》等精短之作可以“永垂不朽”，我干吗要花那么大气力去写那又臭又长的呢？好在我醒悟了。

我的导师路遥可以一直工作到早晨，然后再休息。而我只能坚持到夜里两三点钟，就得睡觉了，第二天要早起、吃早饭、做早操、上早课。早饭可以免去，老苟帮我带饭菜，但早操无论如何得上，教导处的老师每天都带着本本清点各班的出勤，然后广播发布，谁谁谁没到，谁谁谁迟到。我很想出名，但我有自知之明，不想以此出名。

我让老苟每天早上一定要喊我，还不起来，就揭掉我的被子，冬天也这样。实在太累了揭掉被子还赖着不能起来，但只要一顿悟到那些豪言壮语，便“5、4、3、2、1 发射！”起来，像火箭一样。

精力却一日不济一日，做早操常耷拉着双眼，好几



次甩胳膊伸腿竟撞到了旁边同学身上，要么是听错了口令，要么是慢了几拍。一些我认为关系还不错的老师已公开点我名了。课堂上写信，物理老师批评我单腿跳舞永远跳不起来。数学老师则骂我期中考试抄别人答案不算，还将人家的姓名、学号抄在了我的卷子上。“狐狸”也开始第二次警告我了，第一次是和校运动会有关，我负责审各班送来的广播稿，万米比赛如火如荼时，广播里突然称颂道：“啊！万米健儿，你们像脱缰的野马……”还没读完，“狐狸”一下子跃上主席台，大声质问：“孙卫卫，是骏马还是野马？”我脸红了，确实因为我念错了。但这一次，我面不改色，真理往往是孤独的，但丁不是也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功课不及格，大不了退学，投入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很多作家不都是扫盲班培训出来的吗？这些我只是在心里说，我正在养精蓄锐、渴望着爆发的一天。



寄自编辑部的信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每到上午都由收发室一位老大爷亲自送至班上。他一进门，同学中便有人喊：“孙卫卫，信！”我不好意思地取回来，这时就有许多同学围住我让我打开或者要请客，可那大都是退稿，当着他们的面，我哪有勇气启开呢？我越是拒绝，他们越以为我谦虚。在他们眼里，作家可能都像我这样，功课学不好，每天信很多，还爱说笑话。恰好老苟肉麻吹嘘我如何如何勤奋刻苦谦虚谨慎的报道也被一家小报，连准印证都没有的小报给登了出来，同学们更

信服，几个女生见我时的目光都比以前亲切多了。

更多的来信是说稿子已被留用，让寄多少钱等候出书云云。老苟数学学得棒，我让他算算如此破费值不值得，他说400元可以买800包“华丰三鲜伊面”呢。老苟一下想到方便面，是因为我吃方便面时很少让他，总以为他一上床，就“梦游西天”了。我说：“老苟，咱不说了。”老苟就笑了，他晓得我不愿出这笔钱也没能力出这笔钱。但我还是踌躇了几天，心痛了几天。

这样的苦日子太难过了，我幻想着应该有较强的作为，同时开始铤而走险了。为了参加全省中学生写作大赛，更为了获得头奖500元，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翻箱倒柜找出10年前的一本内部刊物，从中选出了我喜欢的一篇作品，认真誊抄了一遍，写上我的名字交给了语文教研组，他们负责收集。

没想到稿子第二天即给退了回来，还夹有一封信，“狐狸”写的：“你改悔吧（《藤野先生》里的句子）！那篇文章是我十年前写的，我有好几个笔名呢，那是其中之一。”

我还能说什么呢？

冥思苦想了一个晚上，我决意“金盆洗手”了。“狐狸”，不，500年前还是一家的孙老师很感动我的“痛改前非”。他没有再说我1小时30分，只说了一句：“当收回来的拳头再打出去的时候，它将更有力。”

从办公室出来，老苟问我还要租房不？我说：“要，还要贴孙老师的照片，书写他的话呢！”老苟问孙老师是谁？我说是老师。老苟说：“你——你——你——真——真——”这一次，我没有打断老苟的话，我听到了他大声说：“高——真——高。”

我考试誊人家的答案不算，还把人家的名字、学号抄在自己的卷子上，这是真的，没有吹牛。你问我的同桌就知道了，我的同桌很像宫小乙，小时候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不了，像换了一个人，文静极了。别的同学在她面前说这个男生和那个女生的关系怎么怎么样她只是微微笑一下，继续看她的书。我爸每次去学校，老师都会说，你们家孩子要是能像他的同桌一样安静和刻苦就好了。

我抄袭她的试卷，她近乎大笑指出了我的傻样，我笑着赶紧用橡皮擦掉她的名字、她的学号，要不整个学校将为之轰动。

我这两天老想起她，因为我洗脸把额头洗破了。我们同桌的时候我讲究卫生每次洗澡总是使劲地搓脖子，总是把脖子搓破。后来我们通信，她经常第一句话问：“你的脖子有没有被洗破？”

我的同桌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我现在很想她。

我还很想念我的一个名叫 www 的笔友，当年她看了我的这篇文章哭了。

第五章 笔友，我的笔友

我决定还是先写我的笔友。

我这人写文章就这样，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不喜欢想到那里了却不能写到那里，那样会很着急。你说说，写文章像聊天、讲故事一样，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多好呀！我怎么也不会想说西的时候而不说西只说东。那多难受！不但这样，如果聊天、讲故事，我还喜欢突然来那么几下手势和动作比划比划，或者手舞足蹈唱唱歌什么的，以丰富多彩，好热热闹闹，不至于冷场，不至于大家都听得打瞌睡了我才发现不好要浪子回头了，同志们，我要讲西了，可是同志们都跑光了。我现在不这样，将来也不这样。

能有这样的觉悟是跟梅子涵梅老师的教诲分不开的。梅老师就喜欢在说这个的时候也说说那个。他说大家都喜欢读那种寸步不离、紧紧联系的小说，大家都认为那种小说才叫小说，小说就应该那样，而你一会儿说说这个，一会儿说说那个，说这个的时候又说那个，算

怎么回事。梅老师说，我一再试图说服大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作家们多写这种小说，你多读读这种小说，就会习惯的，习惯成自然，可是大家总不很愿意听。我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梅老师的这种写法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运用，已经炉火纯青了。他的小说小孩喜欢，大人们也喜欢。所以我向他学习，希望我的小说也是，小孩们喜欢，大人们也喜欢。

好了，说说 www 吧。

www 不叫 www 的，www 说，www 多像三 K 党呀。但 www 每次来信，都要在信封背后用彩笔画一个有关 www 的图案，所以，我很多时候叫她 www。

www 是在《少男少女》杂志上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写信的：

卫卫同学：

您好！

不知这样称呼您，您可否乐意？反正我是觉得挺亲切的，“孙卫卫”——本来就是个挺亲切的名字嘛！

我现在正在给卫卫同学写信，现在是北京时间公元 1997 年 7 月 5 日 11 时 12 分 26 秒（当然，当我写“秒”时，此时间已成历史），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的新村，我的书屋的写字台写信。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到我想将其寄到的人的手里，更不知道，那

个人是否愿意看，但现在，我还是写了。

1997 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和社会竞争——中考，中考在我们这个水乡小镇比高考更重要，因为我们市只有两所重点高中。

我在我们班的排名一直是 15—20 名之间（共 56 人），但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是不是很可笑？不过，我在文科上还是较占优势的，有几次期末考试也考过全班第一。

6 月 4 日，公布分数，我才考了 759 分（总分 1000 分），是我初中三年来考得最差的一次。我想哭，却没有眼泪，在回家的路上，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本《少男少女》，一翻就翻到了您的大作。

一个月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下来了，我很幸运——上线三分，可是我却很迷茫，第一次人生的挫折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猖狂”。于是我又拿起了您的大作，是它，在那段我最迷茫的日子里给予我力量和方向。我知道自己今后的路会很坎坷，一定会这样，但我会收好您的大作。迷茫的日子里看看它也许会帮上很大的忙，谢谢您！

下面，我有一个很过分的想法，就是想和您交个笔友，我认为笔友不是普通的朋友，您认为呢？当然，您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而我连高中还没上过，但我会努力的，请不要取笑我的无知，好吗？

以下是我的个人档案：

姓名：WWW

生日：3月9日

生肖：dog

星座：双鱼座

爱好：在田野乡间散步、看小说、听评书（单田芳的）、打篮球

喜欢的 color：深黑、本白

最讨厌干的事：胡乱交朋友

最大愿望：收养世界上所有流浪动物，把杀动物的人统统绳之以法。

好了，谢谢您听完我的这些唠叨，如果您觉得我们志同道合那就请在方便的时候回信，如果您认为我只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姑娘，那就请劳驾把这封信扔进离您最近的那个垃圾箱里，OK？我热切地期待您的来信，哪怕是个空信封也好啊！

祝

圆一个作家之梦！

您远在天边的朋友：WWW

我写的东西感动得读者哭了，这是很少有的事，我当然要回信了，不回信不就显得无情无义吗？我说，谢谢你喜欢我的习作，但我做得远远不够也就是说还写得不好，不过，你夸奖的那些正是我的目标，我要为之奋斗为之奋斗！！

我这个人从来就喜欢说豪言壮语。

好像就写了这么多吧。当后来我的信越写越长，她问为什么第一封回信那么短以至她都能背下来时，我说刚认识嘛，刚认识就嘻嘻哈哈不就表明这人不酷了吗？要酷一些的，是不是？她说有一定道理！可是你并不酷呀。我说装得也不酷吗？她说是。我说那就很遗憾了。

我们的“说”是在来来往往的信上说的，电话里也说，但说的不多。电话里说就要麻烦她妈妈当传呼。我说，阿姨，我是南大中文系学生孙卫卫，能不能让www接个电话呢？她妈妈说好的：www，有人找。可是经常我却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头冒汗心慌手脚冰凉，我说，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www就说，笑一笑，然后说一些那边天气好吗的话，然后说，先这样吧。我只好说那就这样吧。她的声音没了，包括喂喂喂也没了（正确是wèi，她发wēi），我是最喜欢听她喂喂喂的，我高兴的时候老学她喂喂喂，我现在打电话也成了喂喂喂（wēi）。

她喜欢吴冠中的画，我学着喜欢，竟喜欢上了。她喜欢布做的玩具，我学着喜欢，也喜欢上了，我说布做的玩具真好玩。于是我生日的时候她老送布做的玩具给我。她喜欢泰坦尼克号，我说泰坦尼克号漂亮。她喜欢小猫。小猫小猫小猫怎么说呢？男同志大多都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但我不能说，我说小猫小猫小猫，怎么说呢？其实小猫挺可爱的。

她一直想来我们学校看我长什么样子，我说安全第

一，最好不要来，要来和同学一起来。她家离我们学校300多公里呢。要不我主动过去看你。她说好啊，我给你做水果羹，我做水果羹很拿手的。

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到达的具体时间，我想让她届时惊喜得嘴巴张得大大的。到了她所在的城市，我兴冲冲打电话，她却不在家，出远门了。我又头冒汗心发慌手脚冰凉起来，我说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

他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园，也是她和她同学常来的地方，我照了一卷胶卷，在大树底下休息了一个钟头，走了。

www是我上大学时交的笔友，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南昌大学二年级学生，旅游管理专业。她说她将来可能要做导游，导游资格证书已经考到手了。我说导游好呀，导游就应该多些你们这些科班出身的人，才不至于给游客瞎讲，把唐朝的事说成是明朝的，把这个人身上发生的移花接木到那个人身上，让人家的在天之灵都不能瞑目，对吧？

我一看到导游就会想起她，想起她的声音，想起她电话里的喂喂喂。我还想她做导游会是什么样呢？一定很好玩。

但是她的水果羹呢 她的水果羹，也许我这一辈子都吃不上了。

第六章 再说笔友（女）

我有很多笔友，而且大都是女生。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给我写信的人大都是女生，在所有的信里面写得最好的也大都是女生。

我问别人为什么我的笔友当中女生笔友多呢？她说这你还不明白，因为你是男生呀，你如果是女生，男生笔友也会很多的，比如我。说这话的人是我的一个女生笔友，她有和我一样多的男生笔友呢。

我接下来就说说我的大都是女生的笔友的故事，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和我的故事，她们和其他人的故事。她们的排名不以姓氏笔画和拼音为序，也就是说不论先后。想到哪个朋友就说哪个朋友，因为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不好意思的我，不好意思的小珊

一个杂志的编辑让我约几篇中学生评小说《花季·雨季》的稿子，我约到了笔友黄坤的，可是登出来署名

却成了黄坤（男）。我没有发现，黄坤发现了，她说我是男的吗？已经有两年交情了，我怀疑你心不在焉连我性别都没搞清楚，真是岂有此理，你要赔偿我损失！

你不要以为黄坤发火了，不是！黄坤才不发火呢！不但不发火，而且彬彬有礼，给我的信每次信封背面都写一句：邮递员叔叔、阿姨辛苦了。赔偿损失，怎么赔呢？除了转给她编辑部的稿费，我又拿出了10元钱，在汇款单附言栏内注明这是赔礼道歉费和压岁钱，寄钱的时候快要过春节了。

黄坤写信过来：你太见外了，咱们兄弟还客气什么呢？她又说，我怀疑你真把我当小孩子了，我真那么小吗？我说，你是×年×月×日生的，我记得清清楚楚。黄坤就笑了，黄坤的笑表现在信上，就画了一个：，当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画：。我说多画：)吧，为了让她多画：)，我耐心给她讲道理摆事实打比方，反正教诲别人自己从来不感到厌倦。

黄坤也常给我讲她和她们同学的故事，比如她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兴致来时，晚上竟偷偷溜到田间抓蚰蚰，害得老师到处找。比如她把她们家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连抽油烟机也擦干净了，爸爸妈妈回来时却让她更加好好学习更加天天向上不要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花钱听到这么多可以让我产生创作欲望的素材，我是很感谢她的。我每一次都郑重地说，谢谢黄坤同学

的精彩陈述，你的精彩陈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华语的无穷魅力（这是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台词）。

谢谢黄坤同学。

她上暨南大学中文系后我们联系就少了。她最近给我发邮件说，破卫卫，我真的是好像有一千年没和你联系了，实在是非常的不好意思，你也这么久没有和我联系了，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也觉得有一千年没有联系了，我也很不好意思。我很不好意思的时候，她又说，其实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书，我知道你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寄来的，可我却是不久以前收到的，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么晚才收到，如果说你不好意思，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但是不好意思的首先是我，首先我一千年间很少给她写信。是的，为生活或者说为信念奔波不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她呢？整天泡在孔子、李杜之类文化伟人的言辞论文之中，摇头晃脑，两个月中有 153 篇的唐宋诗词文要背诵，6 月的时候又要过英语四级了。

真没有办法！

不过还是要想办法多联系，至少不要再一千年写那么一封信。朋友要多联系的，歌曲唱得好，结识新朋友，莫忘老朋友。总是交新朋友总是忘老朋友，那还叫

朋友吗，叫什么呢，我一时也想不起应该叫什么了，总之是不能叫朋友了。

黄坤又名小珊，小珊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给她写信都叫她小珊，小珊的名字比黄坤亲切，你不信试试，轻轻地呼唤，小珊，小珊。

丢了钥匙，忘了垃圾

钟同学说你为什么叫我钟同学？我说吴奇隆、杨采妮主演的电影《梁祝》不是有祝同学一说吗？钟同学说《梁祝》我没看过。我说相信我没错的。钟同学说你是刘德华吗？“相信我没错的”是刘德华在奥妮皂角洗发香波里说的，他还说了“黑头发中国货”。

钟同学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为此我给她寄了北京市地图，并在她要报考的那所学校旁边画了面小红旗，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小红旗插在这个位置，金秋再见。可是她高考没有发挥好，没有发挥好也就罢了，不可思议的是她没有向我打任何招呼，一个暗示也没有，就将红旗“扛”到了海南岛。海南岛距离北京，即使看手掌大的地图，也让人丧失信心，什么时候方能一来一回走一趟呢？如果要看我书桌旁挂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那得摇头晃脑寻找北京海口了，一眼望不到头啊。

我说钟同学你以为跑到天涯海角请我吃麻辣烫的事就可以不了了之了吗？休想！钟同学说绝对没有不了了

之的意思，我是想先给你捡些贝壳的。不久，钟同学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贝壳真寄来了。在没有接到贝壳前，钟同学在信里反复说贝壳很小很小，你不要因为箱子大而抱有太大的希望。我想是不是和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样大呢。收到一看，喜出望外了，和拳头一样大。我就问她还有这么大的贝壳？她说有的比你的头还大呢！说“有的比你的头还大”是刚刚在信上说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回信，我准备要说说她，用我的头跟贝壳比，是说我头小，头小就少智慧。钟同学怎么能这样没大没小呢？

她手工制作不错，老给我送她用树叶、花瓣做成的书签，但她的字太差，收到她的信是眉飞色舞的，看她的字是让人头疼的。我想象不出女同学会写这么糟的字，而且还老写错字，“像”和“象”纠正很多遍了，还让她看《现代汉语词典》好好学一学，就是不长记性，一错再错。

字写不好，我就叫她小笨手，她则叫我好玩的大坏蛋（要我对她的文章提看法，则称我孙老师，我老吗）。她常问我好玩的大坏蛋最近还好玩吗？我回答：当然好玩了，不好玩就完全成大坏蛋了。嘻嘻哈哈是不是想转移话题。我说，你不要转移话题，“像”和“象”又混了，快快翻到《现代汉语词典》第1378页给我把它一定记住。

可是，“象”和“像”还是改不了，手写的信改不

了，用电脑发电子邮件也改不了。我没有办法，她也许就这么“像”“象”下去了。

“像”“象”不分，她买辆自行车，才骑了几次，就撞了墙，车倒没怎么样，人摔了个大花脸。“像”“象”不分，出去扔垃圾，结果垃圾没有扔掉提了回来，要开门的钥匙给扔掉了，赶紧到楼下的垃圾站去找，海南的夏天多热呀，可是她得在垃圾站找扔掉的钥匙。别人说，钟同学，你淘金呀。她说，哎哎，淘金，淘金，淘钥匙呢！

我们见过面的，那是我去海南出差，在一个很不错的宾馆我们相约，她给我带来了她们同学的照片，还给我带来了芒果、椰子、荔枝，那可是我第一次吃到。我们说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我们很晚很晚才回各自的房间。我后来看她写的日记，她说如果能拉拉我这个哥哥的手该多好，她说，就想拉拉你的手。

可是，可是……算了，不说了。说别的吧。

和 1.78 米的女孩通电话

wēi 是 1.78 米吗？我是孙卫卫。

哦，孙卫卫，你好。你怎么叫我 1.78 米呢？

你不是 1.78 米高吗？所以我就叫你 1.78 米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觉得叫 1.78 米要比叫白菜土豆西红柿啊什么的好玩得多。1.78 米，哇，魔鬼身材之魔鬼身高。

你说得真吓人。

1.78 米，我打电话主要是想告诉你：你的信我看过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那件事，就是跟你曾经的 boyfriend 的关系，我相信。

我处理不好。

你能处理好。

我真的处理不好。

你一定会的。

算了，电话里不好说，写信给你吧。

写信？我最喜欢写信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之一》，是关于买书的。我接着要写《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之二》，是说写信。我的《之一》你看过了吗？请多提宝贵意见。

没有哇！

我好像给你寄去过，还有《我的江南小屋》，还有《笔友，我的笔友》。但是《笔友》没有写到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没认识你这个笔友呢。

我都没有看到过。你这个花心大萝卜，都寄给谁了？

非常抱歉，明天再寄给你，我好像寄给你了，怎么会没了？也许我真的没有寄给你？

反正我没有见过。

你还曾经有过 boyfriend 的，我可从来没有过 girlfriend 的。不过，女的朋友倒很多，比如 1.78 米呀比如

某某某某某某。我中学没有谈女朋友，我大学也没有谈女朋友。

那你谈什么？

我弹钢琴。说笑话了。但我经常注目漂亮的女孩，注目起来老发呆，我大哥就打我。我说打我干什么，漂亮女孩难道我就不能看一眼两眼吗？我大哥说，你看人家十眼八眼了，你看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你大哥是谁呀？

我大学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齐齐哈尔的。另一个之一是无锡张巡天。我们仨号称三驾马车，我老说三驾马车吱呀吱。

以上是真的吗？

绝大部分是真的。我打电话除了告诉你我相信你能处理好你和你曾经的 boyfriend 的关系外就是想听你的声音，你说你的声音为什么如此好听？

是吗？

对，“是吗”也好听。听你说话就像听文艺台的主持人说话一样，不过费用太高了。哇，八块多钱又没了。对了，你应该给孙卫卫搞一盘你自己的声音过来。

自己录自己的声音？说什么呢？

说什么都行，唱唱歌呀吹吹口琴。吹口琴不算，不是你的原声。

唱什么歌呢？

唱《涛声依旧》，我喜欢的。说到《涛声依旧》，

我想起了今天在西单商场门口看见的：一人卖小报，边卖边喊，毛宁出车祸了毛宁死了。我不信，即使毛宁真出车祸了，也最先由电视、晚报发消息的，那小报好几天前已经出版，肯定是假的。你说呢？

咒骂毛宁的人该死，卖小报的人该死。毛宁是我的偶像呢。

是该死，怎么能咒骂 1.78 米的偶像呢？死定了死定了。

不说他了，说我们的录音吧。除了《涛声依旧》，你还喜欢听什么歌？最好是女生唱的。

泰坦尼克号呢？

我最拿手，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ll you.

帅呆了，1.78 米，你的声音好听，你的歌声更好听！

真的吗？哈哈哈哈哈。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下周一要跟一个女孩约会，下午 5:30，我们主任介绍的。其实我不想去，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他已经和对方约好了，我只好去了。我还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我明天得买些这方面的书看看，是不是还得买几件新衣服呢？

是。

我觉得约会挺好玩的。在一个公园，我拿一张《新闻出版报》，她拿一张《中华周末报》，你是×××吗？你是×××？你好！你好！

你是不是着急找女朋友？

没有啊。

你不用着急的，你不是在写书吗，等你的书出来了，会有许多女孩主动追你呢。

主动追我，是吗？比如某某某比如某某某。

比如 1.78 米。

你没说漏嘴吧？谢谢了，可是你那么高我羡慕又痛苦啊。我才 1.73 米，我要和你在一起，是不是得穿最近一两年流行的女孩穿的那种鞋呢，很厚的底子肥头大耳那种？

是松糕鞋，那倒未必。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兴奋给你打电话吗？除了以上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用功学习了，我很高兴。

是吗？我想我已经失败了一次，不允许有第二次失败了。我从来没有像这些天这么刻苦过，也从来没有像这些天这么充实过。

为你的刻苦和充实干杯。我喝可乐，你喝什么？

在电话里喝呀？我想想。

赶紧想，IC 卡上的钱只剩下 0.5 元了。

我喝——我喝——椰树牌椰汁。

干杯，Bey—Bey.

再见。

发呆吗？剪开！

——一个平常的爱情童话

这个故事是我一个笔友流着泪讲给我的。我听着听着，也眼睛湿润了，看着窗外模模糊糊的风景发呆。

“发呆吗？剪开！”笔友用手指在我眼前很潇洒地做了一个剪开的动作，笑起来。我也笑起来，但笑过后都沉默不语，似乎又回到了故事里。

讲故事听故事的这一天是元月3日，天津一著名的快餐店，印象不错，音乐不错，是我俩都喜欢听的《Yesterday Once More》和《听海》。现在我只要听到这两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感人的温情脉脉的夜晚。

笔友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不断给我的朋友讲，未婚的、已婚的，生活幸福的、不幸福的。他们听后要么长久地不说话，要么感叹一声：“真好呀！”也有那么一两个不相信的，说我在骗人，我会骗人吗？我的朋友会骗我吗？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有人说他们太客气，没必要那么客气，等等。

又有一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女孩，她说你应该征得你笔友的同意把它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知道爱他人爱自己，那该多好啊。

谢谢我的笔友，她同意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且为故事的完善提供了不少更感人的细节，我一一补充了进去。

爸爸的爸爸 1949 年去了台湾，“文革”中爸爸和奶奶便受到牵连，痛苦你可以想象得到，很多文学作品里有过描述。痛苦外的痛苦，30 多岁了，爸爸仍单身一人，没有对象。没人敢嫁给他，也没人敢给他介绍。

终于有一天，妈妈出现了，妈妈是爸爸中学的学生，妈妈和爸爸相爱了。但是妈妈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很愤怒，不同意这门婚事。没有办法，为了在一起，妈妈和爸爸跑到上海一个亲戚家偷偷结了婚。那时尚是“文革”后期，“私奔”是惊世骇俗的事情。

婚后 10 年爸爸妈妈分居两地，很大的原因是我外公外婆对这桩出乎意料的婚姻的“惩罚”。爸爸花了 10 年时间，才让外公外婆尽释前嫌，同意妈妈调动工作。爸爸说，他付出这么多才换来的幸福生活，当然要好好珍惜。

爸爸的年龄比妈妈大好多，所以爸爸不喜欢别人说他“老”，尤其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对这个字很反感。爸爸把自己“打扮”得永远年轻。

妈妈是一家商场的经理，工作压力很大，下班也很晚。爸爸下班后经常做饭。经常做好饭，洗洗脸，穿戴整齐去单位接妈妈回家，这个时候我和姐姐都忍不住笑起来，说爸爸又年轻很多。

天要下雨了，我和妈妈都没有带伞，爸爸要先送伞给妈妈，然后再到学校接我，一般是这样。

偶尔妈妈会向爸爸发无名之火，爸爸说：“我娶你

是疼你爱你不是跟你吵架的。”妈妈便不说话了。

我和姐姐有时搞得爸爸不愉快，妈妈说，你们不要惹你爸爸生气了，他年龄越来越大了，他还能看着你们长几年？而爸爸对我和姐姐说将来如果他先离开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妈妈真的很辛苦。我和姐姐听了这句话都哭了。

除了妈妈，爸爸和其他女同志很少交往，她们说爸爸是一个严肃的人。

姥姥住在我们家，爸爸对姥姥好，像对待奶奶、妈妈一样。吃饭的时候，他老喜欢给姥姥夹菜，说，妈这是您最喜欢吃的，您多吃。姥姥这时一定很幸福。

第七章 她怎么如此像 许茹芸呢

她叫坤布，青岛的一个女孩。

她的名字是从一部卡通片里的主人公的名字来的，人家叫“伙头仔坤布”，她叫王坤。她是一个喜欢阿哲喜欢许茹芸喜欢郑渊洁的女孩。除了以上的喜欢，她还是一个喜欢弹吉他（很赖！她的说法，下同），喜欢诗朗诵（校际三等奖！），喜欢素描（只有四级水平），喜欢唱歌（五音不全），喜欢说厉害、真的假的、天啊天啊、讨厌讨厌的女孩。

她同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女孩，我同时也是一个喜欢写信的老哥哥（她信上说的），我们就臭味相投了，我们就经常给对方写写信汇报汇报最近的情况，问问学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敲打敲打要好好学习，要好工作。

我们不定期地把彼此的故事写给对方。

我先讲：题目《人鬼不如的三天》。

内容：第一次在网上聊天遇见各种各样的人。

第一个人好像是南京那边的，我说我有 7 个姐姐呢，姐姐你好，我请你吃冰激凌。她生气，说我有那么老吗？就不理我了。

第二个人说你是助理编辑吗？我说真是怪了，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告诉我的。我说在网上我还从来没跟人说呢。她说对不起，我记错人了，再见。

第三个人热辣辣和我大谈“少儿不宜”，我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又浑身发冷，我简直不能自己了，我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要见你我要见你。她说我不能害你，886。我说 886 什么意思。

第四个人——“我要老虎的皮”。我“北京小老虎”根本不理。“我要老虎的皮”不停地骚扰“北京小老虎”，“北京小老虎”还是不理。他说我怀疑你智商有问题，“北京小老虎”笑了，在电脑前。“北京小老虎”是金庸，王朔再次挑战，金庸绝对不理，做到了“八风不动”。

第五个人主动和我说话，我说请注意我是男生。第五个人没了下文。我男，你男，凑什么热闹？

第六个人（女）问我贵姓。我说免贵姓 sun。她说你老婆叫 moon 你儿子叫 star 吧 我说谢谢你帮我未来的女儿取了这么美好的名字。她说怎么是女儿呢？我说我喜欢女儿，我要努力生个女儿，当然啦双胞胎一男一女再好不过，我也努力着。

网上的故事永远讲不完，聊天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太耽误时间了，故命名没有吃好睡好只顾聊好的三天为人不人鬼不鬼的三天。

我说坤布你老上网吧，886 是什么意思？

她说就是拜拜的意思。

我说明白了。但是 886 怎么是拜拜呢？

她说我也不知道，人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比如菜鸟，比如东东，比如斑竹，比如青蛙，比如恐龙。人家那么说，我也跟着说。她说不要老上网，对眼睛不好，我的眼睛就是上网上坏了。

我问她你交过网友吗？

交过，但是他们老骗我。说好要给我打电话的，等了一天也没有接到。说好要给我写信的，等了一年也没有收到，我写过去也不给回，我都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从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失败。

还是看看坤布和她的同学们的故事吧！具体地说看看他们成长的快乐和烦恼。

她说，这个夏天并不好过，天热不说，正在为报考哪所学校而犯愁呢。爸爸说去美术高中，妈妈说去私立学校，而我呢，想去声乐方面的学校（小声说，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同学们都这样认为——组织一支乐队，我是弹“棉花”的，哈哈！）。

她说，这一周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确切说来

是我们全校同学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校上周刚检查完发型，这一周又开始新一轮地毯式狂轰滥炸抓穿牛仔褲的。负责这件事的牛主任（她竟然姓牛！），我们同学都说她简直是更年期，简直变态呀！快要考试了，弄得人心惶惶，整天牛飞牛跳。她知道我们对她的意见大，更变本加厉，检查起来要人命！我呢，也是“满院牛色关不住，一个坤布跳出来”，挨了她一顿 K！你说，穿牛仔褲真的是犯了弥天大罪吗？现在市面上，几乎全是牛仔褲的天下，适合学生穿的别的裤子可真不多！那么我们穿什么，穿学校的那种擦脚布，一走三掉一跑三裂的美其名曰名牌实际是二手破料低价购高价卖的校褲？

我说我也喜欢牛仔褲，但是你们说人家牛主任是什么期什么态不好，她是你们的老师呀。书上好像说中学生穿牛仔褲对身体不好，因为中学生正长身体呢。她说我们就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的。

她说，我真希望自己现在就独立起来，不用依靠家长，能自给自足，比如搬出去一个人生活。妈妈说，那你生病了怎么办？你还怕雨天打雷，做饭又难吃，怎么做饭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反正我就想出去一个人住。

她说，她前几日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问她们班 85% 的同学同一个问题：

有生以来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同桌说：你发烧了？我后悔今天没吃防感药，你传染上我，我就完了！

前面的女生说：啊？啊？后悔……认识安在旭太晚了！下辈子我变成金喜善好了！

老同桌“驴皮”兄说：后悔不是驴！问他为什么？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艳子说：没有，既然做了，我就不后悔。

芋头说：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大笑）！

LILY 说：认识一个人。

小猪说：后悔个头哇！

大女王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不好好学习了。

SD 说：（答非所问）我这个人淡泊一切。

真 MONKEY 说：和 × × 在一起（此人姓名不宜公开）！

朱迪说：许多呢。没杀人，没好好学习，没给爸妈一个好的交代，没争一口“人气”，没有出生在一个差的环境中。

歌德说：失去的太多，至少比咱班任何一个人都多。

鱼说：后悔上次被那个家伙抢了钱后，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实际上心中难受到了极点。所以，昨天又被那小子抢了！

她说军训写过一篇稿子交给学校，谁料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就被叫去问话。主任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

儿？毕业的学校？中考分数？她回答完毕后进入正题。问她这篇稿子真是她写的吗？她说，是，是，是，说了三遍。他还是不信，痛心疾首地说，你背给我看。办公室的人都傻笑起来，她说她却要有要哭的感觉。我可以用人格保证我不是抄袭的。主任说，啊呀呀，你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不参加学生会、文学社呢，你要参加。她哭笑不得，说我随随便便完成的一篇作文就得到他们这样的“肯定”，这文学社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我不要参加。

我说你不要参加也许是对的。

坤布上了一个商业学校，美术和烹饪是这个学校的主业和优势。她说，经常可以在校园中看到左手端锅，右手拿勺的大厨同学边走边颠勺，还念念有词。我说，这个学校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你不要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将来到了什么地方，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要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你要做得更好。

她得知我要写这本书，说等将来书出版了，她要动员全体死党+同学+老师+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半生不熟的一面之缘的“同类”+楼下音像店的大哥哥+只要是个人，就会动员他们买我的书。我说非常感谢，我这本书的编辑王蕾姐姐也会非常感谢的，出版社的领导也会非常感谢的。我说那我以后就多写你的故事，你就多给我帮着卖书好了。她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信

后照旧署着她的长长的名字：衷心祝福你的十分尊敬你的希望为你分担一切困难而心有余力不足的可爱的可怜的可俐的可恶的可恨的：坤布。

坤布 17 岁的时候已经 170 厘米了，而且她长得特别特别像许茹芸。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给她拍了很多照片，照片洗出来放到我的桌上，看到的人说你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许茹芸的照片呢？快来看呀，孙卫卫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许茹芸的照片呢。

我说许茹芸 许茹芸是我的好朋友呀。

因为坤布，许茹芸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经常听她的《如果云知道》、《独角戏》，还有《日光机场》。

她当然是真的许茹芸了。

第八章 “就想拉拉 你的手”

关于拉拉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说一说好。要不你们会说孙卫卫欲言又止，是不是有难言之隐？我没有的，所以我要说一说。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第一次和心爱的女孩拉拉手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拉过的。是不是脸通红，心咚咚像兔子跳。第一次拥抱呢？一定很美好，极其美好。我老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喜欢的女孩拉手、拥抱，美一美呢？我总是在呼唤：我的第一次，你快快来吧。

我的呼唤是写进日记的，我没有胆量在大街上呼唤，在大街上呼唤是要被警察带走的，在大街上呼唤的消息很可能会登在报纸上，也许就这么说：一男子大街上呼唤和女生拉手，昨日已被警方带走——消息灵通人士说，该男子只是想和女生拉拉手，并无别的企图。你

看看，如果真那样，多冤呀。

我和我的同桌很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想不到要拉手呢？等想到了，我已经长大了，她也长大了，拉手从此就不能随随便便了。

从大学开始，我先后跟我的五位笔友见过面。她们都是女生，她们都比我小，见面的时候我们或坐同一张排椅，或者同一张桌子，看着她们的小手，我有时就有些冲动了，想拉拉，特别是在上公交车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作为男士，理应有风度地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却没有。偶尔也想过，但是我说我是大人了，我要对我伸出去的手负责，对我的行为负责，我伸出去的手就假装捋捋头发，我说你走路小心一点，过马路小心一点。

拉一下手就流氓了，就出大事了，那当然不是，可是为什么不敢呢？怕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勇气。我的手常常伸出去，常常捋捋头发又回来了。我都这么不争气，我的那些笔友而且是小女生的笔友更不敢了。她也可能很想和我这个朋友拉拉手，可是男生都没有表示，女生怎么好意思表示呢，女生怎么可以首先好意思表示呢？

但是，我的握手比较有力，我到 www 的学校去看她，我们分手的时候，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她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见了，多保重。那时候，我是发自内心地想紧紧握住朋友的手，笔

友也是朋友，有的比你身边的朋友还要理解你，还要亲密无间和珍贵许多。但是这一别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第二次了，这时候就想着紧紧握手，最好一直这样紧紧地握手，最好一直保持这个造型，最好让时间也不要走。

可是拉拉手呢，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我想起了小时候春游王老师拉着我的手。

王老师是女的。

王老师一会儿拉着我的手，一会儿拉着赵小帅的手，一会儿又拉着宫小乙的手。谁掉队了，王老师就说，来，让老师拉着你的手。王老师往后退几步就去拉掉队的人的手，掉队的人很自豪地牵着王老师的手，王老师故意走得很慢，以和掉队的人并排，说着笑话。这些笑话现在已记不住了，记住的都是王老师的手，王老师的手软软的，比我们的大不了多少，很好看很好看。

王老师的手还很香，被她牵过手的赵小帅先说的，我用鼻子闻闻被她拉过的手，还真是。那时还没有现在的什么霜什么露，那时的人好像只擦雪花膏什么的，或者面友，再好一点就是美加净了，上海生产的。再再好的，我们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那时的电视好像很少播化妆品的广告，那时的电视要播广告不是“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就是“威力洗衣机，够威够力”。后来呢，陆续有了“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有了“大宝天天见”。那时的广告缺乏诗情画意，那时的

广告不是部优，就是省优，要么就是市优，反正播音员说这些优的时候，一个奖状或奖章就出来了，画面特写那个奖状或奖章。那时的广告真的很好玩。

王老师涂的也是雪花膏吧。

那时不像现在，现在小小年纪还是小学生的年纪就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要向未来进军。那时男生和女生说话都要脸红的，更别说做别的动作了。我和女生说话脸红，赵小帅那样胆大得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也脸红，因为男生和女生很少说话，没有交流的机会，没有锻炼的机会，没有充分展示说话不脸红的机会。那时的男生女生似乎都普遍晚熟，除了玩，别的什么好像都不知道，好像与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小学要毕业了，还什么都不懂，傻傻的。那时还喜欢打架，男生老打女生，女生也老欺负男生，有的女生发起脾气比男生还厉害，我的同桌就是，她3次把我给打哭了。女生打男生好像现在是不可能的了。

那时候好呢，还是现在好？

那时候好也不好，现在呢，也不是很好。

那时候太保守了，而现在，现在太开放了。

保守得我们不知道好多问题，几乎就是一个傻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问我妈，我妈说是从村头的小河里捞出来的，我就和赵小帅去村头的小河看捞小孩，可是除了洗衣服的人哪有什么捞小孩的。我们不知道阿姨的肚子为什么说大就大了，我说阿姨，你怎

么吃饭把肚子吃这么大，吃这么大，你还吃呀，这么多难看。阿姨笑得扶住了墙。我们知道了小孩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却不知道只有结婚才可以怀孕，我们说小霞姐还不赶快结婚，如果还不结婚肚子大了，生个小孩在娘家那可怎么办呀。

开放也有开放的问题。这些问题接踵而至，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让人捶胸顿足，老是感叹现在的小孩真是不得了了，现在的小孩可怎么教育呀！

但是你如果认真分析，这些看似错的问题的产生又不全是他们的错，他们有时候也是受害者。也不能说就是开放的错，开放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再退回到我们那个傻傻的时候了。那又是谁的错呢？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问题出来了，就要正视它，把它当问题看，寻求积极解决的办法，有时可能是苦苦寻求。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让青春期更美好！

是的，让青春期更美好！为了美好，那就要规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这些和我的拉手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也许可以得出这么一个道理：拉手可以，但必须郑重，不要瞎想，不要随随便便，干什么事都不能随随便便，都要郑重其事。因为拉手从来不会像捋头发那么简单。

我是说不像捋自己的头发那么简单，你如果是男的，却要捋人家女生的头发也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第九章 一个高二女生 讲“恋爱”的故事

话题由我引起。

我说，前些日子，我在北京图书大厦期刊专柜前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紧紧搂抱在一起，脸也几乎贴在一起，看一本名叫《内衣时尚》的画报，还不时咯咯笑，我当时的感觉：他们很傻，傻得不可爱。

接着我讲了一个我认为可爱的故事。好几年前了，在南京，同样在一家书店，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买书时眉目传情，他们的同学则在一旁指指点点友善地起哄，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羞红了脸。

我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是欣赏后者，他们知道脸红，而前者呢，是不是早熟得过了头？

她说，今非昔比，甭说几年前，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就在我们学校，初中和高中部的学生差那一两年，他们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越来越直接了，越来越大胆了。

我说，你能举例说明吗？

她说，搂搂抱抱是习以为常的。反正在别人眼里，没有人不认为他们不是男女朋友。比如骑自行车很亲昵地让对方坐在前面。比如在教室里可以说，×××，该给咱们家宝贝喂奶了吧。他和你交朋友或者你和他交朋友，他会明确告诉你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即使和我女朋友断或者找别的女孩接受别的女孩也不会和你交那种朋友。

我说，挺忠贞的，但这能算恋爱吗？能不能这样理解，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异性说说话做个伴而已？

她说，是不是恋爱得自己体会。是一份感情，感情深了，当然就是恋爱了。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说，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外界的影响，校内的相互模仿。可是你要承认异性朋友是不同于同性朋友的，就说女孩子，女朋友可以听你倾诉，男朋友则可以给你安慰。

我说，有人安慰过你吗？

男朋友吧？曾经有，但现在没了。曾经有是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有，好了8年，一直到中学。但有一天那男孩子突然对我说，我又有女朋友了，咱们分手吧，然后便 Bye - Bye 了。

我说，Bye - Bye 的时候你一定很难过吧？

她说，是难过。

我说，现在有人追你吗？

她说，有呀，但我高标准严要求，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说，等你们要上大学了，会不会想这些事不可能或者很难长久，甚至是空中楼阁。

她说，我们没有想那么远，上大学了不能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散了。考同一所大学，然后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这几乎不可能。

我说，你们家人知道你交男朋友了吗？

她说，知道，我告诉他们的，我妈不反对，相反鼓励。

我说，你们家人思想蛮开放的。现在中学生谈恋爱还说我爱你你爱我吗？

她说，土老帽了。现在表达已个性化了，比如以上说的×××该给咱们家宝贝喂奶了。

我说，谈恋爱不影响学习吗？

她说，你猜猜我们年级第一名有多少男朋友？说出来吓死你，20多个。“第一名”曾经向我表达过她的苦恼，都不知跟谁约会好。

我说，开放到这种程度，我只能大吃一惊。

她说，那些很有名的中学生小说我初二看时就觉得已经落伍了，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生活。

我说，你写吧。

她说，写了好像发不出来。

我说，真不好意思，听了你讲的故事，我感觉自己

很老了，而我只比你大 8 岁。大 8 岁的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和一个女孩拥抱过，更别说 Kiss 了。

她说，你是老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一个高二女生讲“恋爱”的故事》，但我要在“恋爱”两个字上加引号，你不会反对吧？

她说，随你便。

这是 3 年前“谈”恋爱的故事。3 年前的今天我把它贴到我最近经常上的《中少论坛》网站，请中学生、小学生多提宝贵意见，谈一谈对恋爱的看法，对亲密接触的看法。他们有的说，孙卫卫，你真的是老了，这个故事老掉牙了。

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问题：

你爱的人不爱你，你不爱的人又爱你，怎么选择？

——13 岁女生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文，他很受女孩欢迎（不包括我）。我们学校的大队长——瀛暗恋他。因为我和男生都相处得很好，和文也不例外，瀛看见以后就叫人经常造我和文的谣言，自己却想办法分开我和文。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过我，瀛嫉妒我。瀛为什么喜欢文却不说不出来，可又妒忌我。我该怎么办才好？——11 岁女孩

你有恋爱史吗？——13 岁女孩

我是一个中学生，非常相信网恋，所以，我对待我

的每一个网友，都非常认真。有一天，我终于要跟我一个很信任的网友见面了，他长得很帅，也很体贴人，我们就一起去了饭店。他把我灌醉了，带到了他家。他把我抱到了床上，然后就开始给我脱衣服。我一开始还在反抗，但他一抱紧我，我就没了力气。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我弄得下面出了血，我很害怕，就更不敢动了，于是……他就把我……呜呜……谁来帮帮我呀？呜呜！——16岁女孩

如果怀孕了，怎么办，我——16岁！

也有发表不同看法的。

早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越来越追求友谊的牢固与稳定，以个人爱好来选择朋友。使友好的双方更加亲密，早恋无非是异性之间的友谊的代名词，也可说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说中学生早恋是自甘堕落等未免有点不公平。

恋爱是人生的大事，而学生的交际圈子只是在班级、学校，我们选的是恋人而不是一个游戏的伙伴，所以，只有好好学习，就算真有一个他或她，那么毕业后各奔东西或高低悬殊，那岂不是自讨苦吃吗？先拥有一个自己吧，只有先拥有自己才会拥有他人，才能找到最好的一个。

或许你会说我不懂，没有错，我的确不懂，或许，我也会陷入早恋的陷阱，但我想，我不会成为早恋的牺牲品的。

发表这个看法的同学，网名叫上官宛儿，12岁，女孩。

哈哈，也有和我一样“老”的。

和我“谈”恋爱的那个高二女生呢，那个名叫王默的高二女生呢？

她已经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了，我再次“采访”她，她说，今天我已经不愿意再讲“恋爱”这个词了，因为“恋爱”听起来轻飘飘的，表达不出它背后的苦衷，“爱”是太奢侈的词汇，连加了引号的我都没有力气把它当故事讲。

原来的我是羡慕娇声一呼应者云集的女子的，我相信那是荣耀，我羡慕她们 Say Bye - Bye 时的洒脱，于是我乐意像忠诚的布道士一样把她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我在看到别人吃惊的表情时感到莫大的满足。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的做法亵渎了爱情。

我的那些有 20 个男朋友的朋友现在都已归入平淡。她们说，开得越早，谢得越早。

是呀，开得越早，谢得越早！我们之前老早就开始说类似这样的话了。但是如果真要大力宣传这句话，按着这句话做，很多人又会说你老了。可是，很多道理是不变的，不但不变，而且历久弥新，比如德才兼备，比如只有付出超人的代价才能取得超人的成绩，等等，等等。

我就喜欢这些十年，几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也不

变的道理。见面我老给他们讲这些道理历久弥新，他们说，你怎么像我的老师呢！

王默最近接受我“采访”的话是写在信上传递给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王小丫的《开心辞典》节目，也给我出了一道类似开心辞典的题目，真是有意思。

如果正确回答下面这道题，你就可以实现你的家庭梦想了，请听题——

以下四种动物，哪一种动物的胃最大？请注意，是哪一种动物的胃最大？

A. 牛胃 B. 马胃 C. 精卫 D. 孙卫卫

到底哪种动物的胃最大呢？我也不知道。知道的是这个题目出得真是蛮有水平的。

第十章 花心乎？心动也！

老说别人的情——感——爱，也应该讲一讲自己的情——感——爱。讲一讲自己的这朵花也想早开，但终于没有早开更没有早谢的原因，你说呢？

我说过，我从前胆子非常小的。女生偷看我的日记，我明明看到了，也不敢上前理论，只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我的日记无非记着今天老师表扬我，明天谁谁谁和谁谁谁打架，没有少儿不宜的。我是少儿能写出什么不宜的？但他们一边看一边笑，她们笑什么呢？

偷看我日记的那些女生统统比我大两三岁，她们上学晚或者中间留级。天地良心，我当年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注意。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注意是说她们出落得很好看的时候，我“视而不见”。她们出落得好看我是后来猜想的，因为年龄在那儿明摆着。

我几乎一个学期都没有注意过女生。但是慢慢地、慢慢地一个漂亮女生走进了我的视线，我用眼睛开始到

处捕捉她，每天看她几眼我心里才踏实。她的年龄可以做我的姐姐，我不敢跟她说话。她知道我看她，先是红着脸，然后她也看我，用那种感觉很舒服的眼神。

“六一”儿童节，我们表演节目，她说：“孙卫卫，借你的电子表用几天，好吗？”

她自己明明有表呀。

我借给她没有，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是我们惟一的对话。那时我们还上初一，“六一”要系红领巾。

我说过，我数学得过3分的。为什么才得3分，这跟一学期老看一个女生而不专心学习有很大的关系。你想想，我的魂都被她勾跑了，我甚至跟着她上厕所。当然了她进女厕所，我进男厕所。这是初二的故事。

在班级里她坐在我的斜前方，一扭头就可以看到。她跟别人说话每次都朝我这边看，那眼神，那笑很明显是对着我的。她在诱惑我，而我抵抗不了——她深情一笑，再一扬头，甩甩头发，我魂飞魄散。

我喜欢做一些怪异的动作，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比如唱歌故意跑调，比如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从中获得满足。

她只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笑什么呢？”我们在校园的小路上照面，我一看见她就笑。

我的回答：

——我又笑了。

但她今天跟这个男生打闹明天跟那个男生嘻哈（嘻嘻哈哈的简称），我不喜欢，我甚至很生气。

她要看我的时候，我看窗外。我不再看她了。

去年我回老家，别人告诉我她结婚了。我说结婚了 问我借表的那个女孩也结婚了吧？我的同桌说她老打听我的消息。

我的同桌就是后来去深圳的那个。跟她同桌以后，你说怪不怪，再没有跟女生同桌过。

她是学习委员，能和她坐在一起，我很长时间都觉得真是一件光荣和幸运的事。每天，我早早来学校，我晚晚回家。

她也确实在学习上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慢慢地慢慢地，我们的交往就变味道了。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你去想象吧。我连“LOVE”这个词都写出来了。请注意是写出来，因为我没有胆量说出来。这个词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说第二次，我当然要说第二次，第二次我说给谁呢？我必须郑重其事。

我写过一篇叫做《LOVE，不该发生》的文章，讲我和她的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千万不要因此造谣哟。

LOVE，不该发生

温情的春季，你我相识，庆幸同班同桌，从此，相同话儿吐不尽。书来信往，已开始涉足人生。

热烈的夏季，你我相爱，爱得如此深：“只有同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那天你红着脸悄悄对我说。

丰硕的秋季，你我中考名落孙山，至此才明白十六岁的爱不该过早发生。“让我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怎么你和我想得一样？

无瑕的冬季，我们都很圣洁。

我还写过一篇《老人与孩子》的日记，1992年4月15日，星期三，天气：Sunny。

老人与孩子

“孩子，你眼睛老盯着窗外，是在等人吗？”

“爷爷，我等一个少女。”

“你和她约好了吗？”

“没有，我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是那个班的，每天上午这个时候要从这里经过。爷爷，她长得可漂亮了！”

“哈哈，孩子，你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几点了？”

“爷爷，我明白了！”

孩子发愤图强，终成一代文豪！学业呢？鲁班的木活——没说的。

为什么要写这篇日记呢？因为我被邻班的一个女孩

迷住了，在走廊我只看了她一眼。单相思的日子真痛苦呀。痛定思痛，我选择了放弃，也只能放弃，因为前面还有更美丽的风景。

至于文豪，那是鼓励自己的话，你不要当真。

我从此再没有这般被人痛苦折磨过。我长大了。

长大了，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第十一章 好玩的第一次

但是不长大是不可能的，所以还得长大。长大了有快乐，有憧憬，时不时也有烦恼，烦恼时就想要是不长大该多好呀。可是怎么会不长大呢，所以就常常怀念小时候的故事。怀念第一次的故事，那些傻傻的但都是真的没有一点假的故事。

第一次看很黄很黄的东西。

是手抄本。那个年代很有名的手抄本，叫《少女之心》。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会流传到我们班。我当时还在上初中二年级，反正有好几个同学都在传着抄，上课抄，上自习抄，神神秘秘，生怕别人看见。而神秘的东西总是在诱惑着我们。我说你们干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也看看呀，他们说不能腐蚀你，你是好孩子。而我更想看了。一个同学就借给了我，晚上我拿回家偷偷在我的小屋看的，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以前老在我们家阳台偷偷看我妈妈计划生育的书，在亲戚家偷偷看赤脚医生的书，曾经那些图

画也让我热血沸腾，但是热血如此沸腾的感觉却是从来没有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和老大很多年后偷看电影《结婚以后》一样。

真是惊心动魄。

真是惊心动魄。

偷看《结婚以后》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们还在浦口。那时汉高线还没有开通，我们走学府路到宁扬公路，再招手坐扬子到新街口的中巴，再转车。那是冬天下午，中山路几乎没什么人，我们先悄悄打电话问售票处每张票多少钱，几点开演，然后像做贼一样去买票。打电话买票都是老大操持，他胆大呀！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可以动的女性的身体（以前都是图画），怎么那么美呢！

《结婚以后》是科教片，今天我们看时，再不会偷偷摸摸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把这事告诉同学，我和老大说我们一定要互相保密。

第一次给人家送礼。

我们还在乡下，我们经营一个小小的工厂，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城里给曾经帮助和将要帮助我们的人送礼，送鸡送鸡蛋送辣椒送棉花。坐乡上的公共汽车到西安汽车站，然后再找三轮车运送这些东西到要送的人住的地方的附近。通常这样安排，我爸让我看着东西，他去叫人。如果不这样，大白天送到人家里，影

响会不好的。我们扮演的是小商小贩的角色，他们家来一个代表从我们手里把这些东西假装买走，在路上在楼里碰到熟人，人家要问起，就是从菜市场买的，鸡是多少钱一斤，鸡蛋是多少钱一斤。

那两年什么都紧缺，我们的鸡往地上一放，就会围上来很多人，问多少钱一斤。有的还用手去摸摸，临走时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的样子。

我在大街上等，我又不会说普通话，可是老有人过来问，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摇头表示不是卖的，他们说不是卖的怎么搞这么多，批发吗？我还是摇摇头。那时候也不知道城管都干什么去了，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城管。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的地方，有的城管，看着你要扔东西的时候却不提醒你，而是身着便衣，悄悄地跟在你的后面，就等你扔的那一时刻的到来，那一瞬间的到来，你刚一扔，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的罚款单同步过来了，10元20元不等，往往这个时候有的扔东西的人就觉醒，和他们吵起来，说我没有扔，我的东西只是掉在地上。吵到最后的結果，要么罚得更多，但是你如果不要小票，5元3元也可以。

守着那堆鸡那堆鸡蛋那堆辣椒那堆棉花等我爸爸的时候也是我特别难过特别生气的时候，那个大红冠子花外衣的公鸡多可怜呀，从来没有进过城，但是第一次进城，却要送给人家，而且要被杀掉，成为他们餐桌上的美食。我们都不舍得吃的，我爸爸干吗要给人家送东西

呢，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呢？我甚至和我爸爸吵架，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有这么多腐败分子，都是你们这些人给搞坏了。我爸爸对我妈妈说，你看看咱们家怎么生了个傻瓜呢，你怎么是个傻瓜呢！

第一次见义勇为。

大人并不一定都是对的，大人并不一定都文明。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

什刹海，五六十名非法钓鱼者将各式各样的钓竿无情地伸入水中。一个多月前，几所小学的“环保小卫士”自发地用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买来了 3000 尾鱼苗在什刹海放生，希望小鱼都能活下来。而今，这些仅仅长到三寸来长的小鱼，就已经成了非法垂钓者的钩上之物。孰不知，他们的行为既伤了热衷环保的孩子们的心，又破坏了什刹海的生态平衡，造成这一带水域水草疯长，夺去了许多游泳者的生命。

你能说这些大人的举动有小学生们文明和进步吗？

我的见义勇为也和大人有关。在西安，在 3 路公共汽车上，一个人和售票员说着说着就去打人家了。我赶紧过去，把那个人抱住，他很生气，还要打我，我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好意思打我吗？后来那个售票员哭了，她说，要不是这个同学把你抱住你还不定把我打成

什么样呢！那个家伙却说我没有打呀，谁看见我打了，谁看见我打了？嚣张到极点。车上没有一个人说我看清楚了，我看清楚了，没有一个人的，半个也没有。每当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挺身而出，我挺身而出，我说我看清楚了，你明明打人了，怎么还不承认。他的大眼睛瞪着我的小眼睛。

你说就因为他是大人就比我这个小孩懂事得多吗？未必！他怎么教育他的孩子呢？

我经常看到公交车坏了不能走了，需要发动一下需要乘客下来推车，小孩子们都下来了，一些大人还在车上，他们是怕他们下车后他们的座位被人抢去了吗？

我给妈妈讲我见义勇为的故事，她说你以后可别这么做了，这么做多危险呀，我说嗯。

可是如果不做，坏人不是更猖獗吗？如果每个人，大多数关键的时候都那么挺身而出，不一定动拳头什么的，只是给以舆论上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坏人呀也会夹着尾巴逃跑的，可是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喜欢一言不发。

我真佩服这些大人。

第一篇发表的习作：《窗口》。

我的第一次都来得很慢。我小学开始投稿，一直到初三才发表第一篇习作，这中间整整跨越了6年。也就是说，这一步好多人一下就跨过去，我却不住地跑，使

劲地跳，上蹿下跳，跳了6年。我的这个慢镜头也忒慢了吧。

上蹿下跳，《现代汉语词典》有两个意思：（1）（动物）到处蹿蹦：小松鼠～，寻找食物。（2）比喻人到处活动（贬义）：～，煽风点火。

见修订本1106页。

我像小松鼠一样“到处蹿蹦，寻找食物”——寻找可以发表我文章的报刊。写啊写，投啊投。

我还到处活动，但从未“煽风点火”。我到处活动——×老师，发我一篇文章吗，我不要稿费的。×老师请帮我改改吧。×老师，我订你们的刊物，你发我的文章吧。

死皮赖脸，死皮赖脸。

我的文章迟迟不能发表是我没有走正路。正路：读书——写作——投稿，我只注重投，没有注重写，更没有注重读，你说我能投出什么好东西？

我投出的都是烂东西，西家不要了给东家，东家不要了给西家，到后来都不知道哪些稿子给过东家，哪些稿子没有给过西家。

你说我的思想、我的作风是不是该批。

直到我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才觉醒，以前那样做真是不对。高标准，严要求，写作的人必须“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

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1990年9月22日《少年文

学报》。

看到报纸的这一天，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个“激情”了，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早晚的事。

第一次到广播电台做节目。

那是高中刚毕业就要上大学的暑假，我发表了一些文章，便有人群起而吹捧之，便有人要求采访，邀请到电台做节目，我说做就做吧，就当是练一练胆量的。

好像是6月24日，一个下雨天，主持人问了我什么，我说了什么，没有特别之处，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要讲东的时候我讲到了西，讲到西的时候感到不对头又想回到东，但回不去了，就停顿下来，不知道底下说什么好。主持人说孙卫卫紧张了吧？不要紧张。

我家人和我的朋友在收音机旁看不到我的紧张，但肯定听出了我的紧张。我当时真是紧张呀，我说丢人到了西安，把人丢到了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对了，我是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天空》做的节目。

还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人吵架。第一次和人打架。第一次被老师打。第一次和同学约会。第一次和笔友见面。第一次评上三好学生。第一次到大学的校园溜达，觉得应该留下点什么，就撒了一泡尿，然后赶紧逃跑。

它们都是那么的令人难忘！

第十二章 刻苦，更刻苦， 最刻苦

第一是难忘的，刻苦也是难忘的。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你就得刻苦，更刻苦，争取在你的同学中最刻苦。因为你不刻苦，别人就刻苦了，别人刻苦，别人就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了，别人就上重点高中，上重点大学了，而你只能上家里蹲高中、家里蹲大学，只能上家里蹲高中、上家里蹲大学的地球系，也就是说投入到更广阔的农村去修理地球去了。

这些有水平的话，有幽默感的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的老师说的，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兴致勃勃，意气风发甚至唾沫四溅地说给我们，深入我们的脑海，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老师说我就要的是这个效果，我的这些话要像种子一样在你们脑海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结果最终就是上大学，上真正的大学，而不是什么家里蹲大学，如果是家里蹲大学，你

们就别说是我的学生，你就安安静静地修理地球。

我们是很刻苦的，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刻苦了。我们没有“戴月”，但我们每天早上都“披星”。那时的空气远远比现在好，我们每天早上上学总能看到很多星星，我和赵小帅在寻找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启明星，还有狮子座呢，还是其他座，好像整个星空都是属于我们的。

每天看我们上学的是漫天的星斗，送我们的则是我们家的小花狗。如果没有小花狗，那就要家长陪着上学，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大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早上。但是因为我们有小花狗相伴，大人从来不用为我们的安全操心。花花不知疲倦地送我们，从小学一年级送到小学五年级（我们那时是五年制）。每次送我们到学校，每次都摇摇尾巴跟我们说再见，对他，好像胜利完成了一件多么光荣的任务。他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和赵小帅他们说说笑笑，他好像听懂了我们的话，一会儿上到我们身上，一会儿又以飞快的速度跑到一棵大树底下小便。我们就笑它撒尿怎么还抬腿呢，真是好玩。可是他独自一个回去，会不会寂寞呢？从学校到家还有那么远的路，他自己怎么回呢？

我们那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今天想到的时候，他早已离开我们了。他为了我们披星戴月上学，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们就差几天就可以小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学生了，可是他却走了。那

天下午，我回到家，奇怪，怎么听不到他的叫声，他怎么不接我呢？爷爷说花花死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大声痛哭起来，我难过无比。

我现在仍很难过，想起他的好处，几乎要泪流满面。我这里用“他”称呼我的花花，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除了他不会说话，他和人没有两样，真的，在我们家，花花就是我们的一员。

小花狗陪伴着我们，那是充满诗意的小学。小花狗都不辞辛苦，我们还说什么累呀什么辛苦呢？我妈妈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你能对得起每天陪你上学的花花吗？

真正的刻苦，更加刻苦，最刻苦的是高中。想着再上几年就要考大学了，每个人都意气风发，每个人每天都在摩拳擦掌，每天都在磨刀不误砍柴工。刻苦的人除了在课堂上看到他，你已经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路灯下苦学。你还没有起床，睡得正香，也许还在做着刻苦的梦，他呢，已经在 Speak English，真正刻苦而不是做梦。你下课的时候就出去放放风，一小会儿，他呢，还在教室，你看他似乎在看窗外的风景，但是，那不是正在看风景，那是在调节眼睛的同时还在学习，你没有看他嘴里面还念念有词吗？老师说，学习就要这样，抓紧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要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要在充实中度过不要在无聊中死去。就这一分钟甚至一秒钟，也许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几十年的命运，

你多记的这个单词关键时候就用上了，因为这几个单词，你就可以不上家里蹲大学，而上了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的地球系也比家里蹲大学好一千倍，那是没有办法比的，天壤之别。

我也天天摩拳擦掌，天天磨刀霍霍，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是很长时间，我都跟不上趟儿，看着就要追上了，看见红旗如画了，可是人家又走了。我笨吧，好像也不是，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老师说，首先你的学习方法不对，其次你还没有足够刻苦，别人在那里学，你躺着睡大觉呢，你怎么能收获到秋天的果实呢？人家春天在那里播种，夏天除草、施肥、培土的时候，你跑哪里去了？你睡大觉了！你睡大觉，你现在问我你的果子呢，你说你的果子呢？你的果子难道让我给吃了？我的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就意气风发，难免唾沫飞溅，难免飞溅到我的身上。这也没有办法，我就坐在第一排，而且他正在教诲我，教诲我飞溅到我身上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不应该有别的什么想法。

我就把老师教诲的话写在我那些红的绿的紫的当然还有各种颜色的日记本里，我把老师没有教诲过的话但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精神为之一振的话也写进日记本里，自己教诲自己。

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是在于你愿意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

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挤，愿

不愿意钻。

.....

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雷锋

应当使生活的每一瞬间都具有崇高的目的。

——高尔基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奥斯特洛夫斯基

懒鬼起来吧！别再浪费生命，将来在坟墓内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睡的。

——富兰克林

我每天都看这些红的绿的紫的当然还有各种颜色的日记本。我的同学很奇怪，他说你的数学方程式，你的摩尔定理，你的能量守恒定律都记在这个本子里了吧，你怎么天天都拿着它看呢？我说是呀，这些本子是我动力的源泉。

看着这些本子，我的动力还真的就出来了，越聚越多，形成合力。我也可以熬夜了（我们在外面租房子）。隔壁的灯没有熄灭我也不熄灭，东风吹，战鼓

播，说到刻苦究竟谁怕谁？我计算着这个的化合价，计算着那个的化合价，我在排列着数列，我在一字一字看政治课本。我想我如果一直这么刻苦，一直这么熬夜，我就可以不用上家里蹲大学的地球系了，我上一个地质专科学校的地球系也比它强百倍。我想到了74厘米的大彩电，想到了我未来的好看的老婆，是呀，我要是成了大学生，怎么会愁没有老婆呢？胡老师说，你们现在别什么恋呀什么爱的，等你们考上大学了，好女孩多得用鞭子赶呢！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们要相信老师的这句话，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你们要记住，大丈夫何愁无妻？

我时不时坐车到西安去，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我穿着西服，穿着球鞋，背着我妈给我缝的布口袋，我到了很多地方，当然更多的还是新华书店和卖新潮报刊的邮局。是呀，只有学习好了，只有上了大学，你才能到这城里来，你才能成为它的一员，并最终被它所接受。你是城里人了，还怕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

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力争上游，攀登高峰，我有意买《大众电影》、《大众电视》、《上影画报》等美人画报，看上面的美女。我说我如果学习好了，我也许可以娶这么漂亮的女子，但是如果学习不好，那么只能只能只能，只能跟我老婆一起上家里蹲大学，修理地球了。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我和太阳一同升起，很多时候比太阳还升起得早。先喝一支广州生产的太阳神口服液。因为和太阳神的这层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看太阳神的广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我理解这个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那个爱，它应该是很广泛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书本的爱，对考试的爱，甚至对太阳神的爱。喝太阳神很管用的，如果他们让我给他们做广告，我可以考虑免费做这个“托”，我就说：喝了太阳神，高中毕业会考不在话下，高考也更有信心了。如果嫌这句话啰嗦，那就改为：喝了太阳神，考试没得说。

小学没有披星戴月，高中披星戴月了。还是漫天星斗的时候我们早已来到了学校早读，早自习。月亮升起老高的时候，我们背着沉沉的书包，左手拿着刚发的试题，右手拎一壶开水，回住的地方歇息。虽然是顶着星星，但是现在的空气质量还能不能看见北斗七星？在哪里呢？还有狮子座和别的什么座？这些已经不大关心了，他们和花花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找不回来了。有时候也想看看，回忆回忆过去，回忆回忆那充满诗意的小学，充满诗意的刻苦。可是，想想还有那么多单词要背，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也只能说，算了吧。

算了吧，算到什么时候呢？算到高中毕业的那一天也没有好好看一个早上的星空一个晚上的夜空。可是老想起一首歌：

天上的星星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意你是否注视过我。
我们这些星星呀，刻苦到什么时候呢？



第十三章 打架，太可怕了

打架的事情发生在初中。高中也有的，但是高中很少。高中，谁如果打架，同学肯定会嗤之以鼻，肯定说这个人一定有病。高中，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考大学。如果大学有个打架系，为了考大学的这个系，那你天天打，月月打，也没有人说你的不对。老师也许会说，这个同学很刻苦，除了吃饭，别的时间都在用功打架，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系，估计未来也不会有这样的系。

可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帮家伙却以打架为乐，我今天打了你，好像我就一下子酷了，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是铮铮铁汉了，我就是红岩里的江姐了，是云周西村的刘胡兰了。这些英雄人物的例子我是随便举的，这些英雄人物怎么都是女士，可是打架的却没有女士，都是那些男生，变态很严重的男生。

忽然大喊大叫那一定是打架了，忽然围了很多那人那

十有八九也是打架了。打架往往发生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或者下晚自习的时候，下晚自习的时候更可怕，黑灯瞎火地站着几个跟鬼一样的人，向每一个从他们面前经过的同学示威，寻找他们的仇人，胆小的人不吓死才怪呢。

也有白天打的，白天打好发现目标，当然也容易暴露目标，白天打是需要有充分把握的，要不偷鸡不成蚀米。

那一天，我和秦小军正说话，突然过来一个小伙子，拍拍他的肩膀，说那边有人找你。秦小军刚转过头，“咚”就是一拳，“啊——”秦大喊一声，本能地撒腿往学校里跑，而追他的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那真是合围，空旷的农田，你可以看到隐蔽在四面八方的他们的人，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一个个就那么出现了，不早不晚，恰到好处。你想跑吗，除非你有看家本领，可是秦小军此时的看家本领呢？没有的，没有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因为你打过他们的人，井水不犯河水，你犯了河水，他们就要治你。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离秦小军那么近，他们万一打错人呢？

为什么要打架呢？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

我是跟他们好好谈了谈的，因为打架的他们差点要打我。

夏天的一个上午，很热，我想不到灾难降临到我的

头上了。

他们说孙卫卫你得罪了我们。

我说我不认识你们呀。

他们有三个人。

他说你敢嘴硬。

我说我不敢。

他说你给我们 20 元钱。

我说我没那么多钱。

我跑回教室，而他们一直追我到教室，要抢我的书包。

我的书包被我的同桌，就是大学毕业后到深圳的那个女同学死死抱着。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文具盒被那几个家伙抢走了。

我还是不认识他们，有同学说他们是初二的学生，也就是说还要比我低一级，年龄是否比我小，我不能肯定，他们中有的老留级，名副其实老油条了。

“斡旋”者出现了，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老打架，打别人也被别人打，身上还有刀疤。他说，他们说了，你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人家，你给他们买两包窄的“金丝猴”，你的文具盒就可以拿回来，这个事就算了了。“金丝猴”是一种香烟的名字，每包 1.80 元。

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们了，纯粹扯淡。

我知道这是敲诈，想了想还是答应了。我从我们家偷偷拿了两包窄的“金丝猴”。我不敢问我妈妈要钱。

他们抽着我的烟和我握手，说：“哥们儿以后有谁欺负你，找我们，不要客气。”

我快要恶心死了。

我前面说最好跟他们好好谈谈。但是我并没有和他们好好谈，我是被迫接受这不平等条约。我如果长得很壮，我如果也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我如果有很多这样的狗友狐朋，我就可以有足够勇气说，我不，你能咋样？可是我没有，我统统没有这些，我只能说，好的，我给你们买烟吧，希望你们抽得好。

我私下说，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抽死，抽得断气才好呢，我给你们买花圈，我给你们致悼词。

我也想和他们好好说话，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痛斥打架有多么不好，但他们不会好好和我说的。他们是螃蟹，斜着走路，走着上墙。我只好说，你们真酷，你看学校的人有多么怕你们呀！

我也可以找几个人威胁威胁他们，甚至打他们一顿，但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极没意思。我喜欢讲道理，不喜欢骂人，不喜欢打架。我后悔没有告诉老师，让老师治一治他们。但是也很难说，他们有的已做好了不想上学的准备，那让派出所治他们？

他们的书包里有菜刀，有钢鞭。

三个人里有一个，后来和我联系过，当然是改邪归正后。其中一个在部队给我写信：“孙卫卫，当年真对不起你。”我客气着说，都是从前的故事了，提它干什

么？

但是不提它不等于忘记它，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它曾经深深伤害过我。

我也伤害过人家，虽然是心里说的，就是那句话：希望你们一个个都抽死，抽得断气，我给你们买花圈，我给你们致悼词。

我向他们道歉，我不应该在心里咒他们。

Cheng Zhang Gui Ji

第十四章 小帅来北京 说起宫小乙

赵小帅已经对郁达夫很有研究了，我却为郁达夫的姓纳闷，这个世界难道有跟郁金香一个姓的，不会写错吧？

赵小帅是我文学上的老师。

赵小帅又不仅仅是我文学上的老师，他指导我用小电动机做风扇，制作电影放映机。电影放映机是《中学科技》杂志讲的一个什么什么的模型，虽然我们做了两天零两个上午没有做出来，但赵小帅反复强调这是应用了某某理论某某原理。

赵小帅是我科学上的老师。

赵小帅又不仅仅是我科学上的老师，高中时他家住城里，他邀我到城里做客，带我逛公园，登古城墙，和城里人聊天，教我过马路（我那时不会过马路，我一看到汽车过来就手忙脚乱大喊大叫），给我做好吃的。赵小帅是我什么上的（此处一时想不上词来）老师呢？

赵小帅又不仅仅是我什么上（同上）的老师，他还和我经常通信。赵小帅爱好文学，我爱好文学，我们的信多是关于文学的，文学长啊，文学短啊。

他昨天来北京，我们没有专门说文学长呀文学短的，我们大多时间都在说宫小乙。说宫小乙的时候我们就感叹时间流逝，岁月如歌。

宫小乙的名字，我在第二章“亲亲萧老师”里说起过，那时她是语文科代表。那时她喜欢说你们这帮男生呀。她后来不说了，不但不说这个，别的话她也少说。但是她的官运亨通，政治科代表，化学科代表，学习委员，一直学习委员到初三，我们有时也叫她小乙委员。

宫小乙是一个看上去很舒服的女孩。她的舒服怎么形容呢，对了，不知道你看过“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的电视广告没有？她的舒服和好看就跟做那个广告的高圆圆一样，青春无比，清纯无比。高圆圆一出来我就觉得这么熟悉，好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原来她像极了宫小乙。如果我的这个小说能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宫小乙这个角色我就邀请高圆圆来演，她俩长得真是像一个人似的。

高圆圆还演过电影《爱情麻辣烫》，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中学生，很清纯的那个。

因为青春和清纯，宫小乙的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男生，她在那里办黑板报，他们会说，你看看小乙的字写得多么好呀，简直就是印上去的。小乙把写过字的纸条攥

了攥，顺手丢到教室后的垃圾筐里，他们有的就屁颠屁颠跑过去，小心翼翼捡起来，说这是手迹呢，怎么能随便扔掉呢，小乙给签个名吧，小乙忍不住笑起来，我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我们”是指我和赵小帅。

相对于他们，我们算是比较近的，因为我们三个人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但是长大了我们却很少说话，因为长大了的小乙不随便和人说话，她小时候就有点不喜欢，长大了更不喜欢，不喜欢和人说话，或者说不喜欢主动和人说话。为此老有同学向老师打报告说宫小乙对同学态度不好，但是每次班干部改选，宫小乙还是高票当选，并且遥遥领先第二名，所以她仍是学习委员，一年又一年，官运亨通。

她越是不说话，你越觉得她就是骄傲的公主，越发高贵和大气，你呢，只能老远地看着她，而不能把她怎样。

也许在她心中，只有学习是第一的，其他的什么学习委员什么公主都可以放放，而学习是一点也不能放的。

所以她从初二就戴上了圆圆的眼镜。圆圆的。

我和赵小帅都很喜欢宫小乙，看着没戏，我首先退了。说我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人，我也没有意见。我安慰自己，还小呢，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闯入而挡住了我远视的风景线。所以，我很多时候也只是看看宫小

乙，远远的。虽然我们两家住得不远。

但是赵小帅不能，他一直放不下，他是 100% 喜欢小乙的。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他就疯了，神魂颠倒。干活力气大大的（我们那时候老平整学校的操场），不知疲倦，好像就是给小乙干活。他和小乙是一个劳动小组，小乙说，赵小帅，你休息休息，喝喝水吧。他这台轰鸣的机器才稍息下来，喝喝水，也学宫小乙不说话。哈哈，玩深沉了。

赵小帅好像真的疯了。

他每天都陪着宫小乙上学，开始宫小乙觉得没什么，后来她觉得老这样不合适，就故意避着他，等所有的同学走了，她才走。这一次赵小帅没有等到和她一起走，但是下次，赵小帅悄悄跟在她后面，自行车骑得很慢。以后很长时间都这样，做得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好像他们两个每次都巧合着回家。赵小帅看见宫小乙就这么说，哈，今天真巧，其实他是从篮球场看见她要走了而悄悄跟着走。为了更加不露半点蛛丝马迹，有时候他故意慢宫小乙几分钟，生怕被她发现了他认为的这不可告人的目的。

宫小乙的自行车是从不用打气的，等到快要没气了，赵小帅就给她打了。宫小乙在教室跟她的同桌说，我的自行车怎么两个月都不用打气，还好好好的。同桌说，你吹牛吧，如果两个月真不打气，你的轮胎可以申请专利了，哈哈，也许有男生悄悄给你打了。宫小乙就



看坐在教室最后的赵小帅，赵小帅看到宫小乙快要过来的目光，赶紧把头转向窗外的操场，看那些低年级的同学踢足球。宫小乙什么都明白了，放学时她说，赵小帅，谢谢了，以后不用了。可是赵小帅还是没有听她的话，她的自行车换了地方，赵小帅还是找出来给打好气，另外再用毛巾把车上的灰尘擦掉。

小帅的物理、化学好得吓人 被称为“野人”，也就是说水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而这两个科目相对来说是小乙的弱项。因为总成绩特别好而被选拔到物理实验班的小乙，有一段时间特别不适应班里的气氛。做化学题，老被搞得云里来雾里去，就说恒温下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容积可变、气体压强恒定和容积固定两种不同条件下，在反应前后参与反应的气体与新产生气体压强、体积以及新的气体摩尔质量之间所满足的关系式，她总是晕头转向。

每天中午总有小帅陪着小乙。这件事不会太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在同学走开回家之前从不讲话。大家走后，小帅下楼买一些小乙喜欢的零食，然后就开始了对小乙的津津乐道的声情并茂的讲解。



某天中午，小乙又被一道斜面上物体下滑的基本问题绕在了迷宫里。小帅看了出来，看了看题目，拿自己的椅子到了讲台前面，说小乙你看着我动作，感觉一下我这样将会有有什么感觉，感觉我会受哪些力的作用。

他扶着椅子让它前两腿落地，椅面与地面大约成

45°。之后坐上去，说小乙快点感觉，假如你这样的姿势会受到哪些力作用？话音没有落，就因为失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小乙笑了。

小帅说这是小乙第一次对他笑。

考试后，小帅总是热衷于看成绩，他查看的只是小乙的成绩。他每次都用相同的纸条，相同的钢笔，告诉小乙，然后说，这次不错，好好加油。

小帅那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就晓得小乙每个月来小朋友的时候非常疼痛，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偏方，送给了小乙。他放进信封放进小乙的书包。小乙再次见到他，红着脸说，谢谢，谢谢你，你真细心，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赵小帅昨天来的时候才讲到这个故事，我说小乙说得对，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但是宫小乙一直没有接受赵小帅的这份感情，她说她对小帅的感觉就像妹妹对哥哥一样崇拜。她也没有接受大胖和其他人的感情，以至大胖后来都急了，不厌其烦天天把小乙的自行车翻个个儿，要给她颜色看看，但是他翻个个儿，小帅就又翻回来重新放好，用毛巾再把坐垫上的尘土擦干净，为此，大胖和小帅差点打起来。

对小乙来说，也许她觉得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根本不考虑这些事。

是的，小乙的年龄虽然小，但是她的成熟常常让我们有时也让老师惭愧，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老师说，

小乙，以后谁要掌握你真是太难了，她说我自己掌握自己，别人谁也掌握不了我。

也许她就是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人，她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与他人不同，总是有她的独到之处。也许她的选择已经是很成熟的选择。她就觉得那个时候学习是第一位的，她要像她的哥哥一样考一个很好的大学，到国外留学，所以她一直不和我们过多地说那些她也许认为很无聊的话。对她来说她一生的目标是珠穆朗玛峰，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想着登上泰山之巅就已经不错了，也许我和赵小帅和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高中，宫小乙和她妈妈搬到城里住了，她的成绩也很让城里的老师惊奇，她上了一所很不错的高中，我和小帅也分开了。

我们和宫小乙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信也少了，渐渐地没有了。

我只是听说，她好像真的去了美国。

第十五章 非爱情故事

与其说小乙把小帅搞得神魂颠倒，不如说小帅自己把自己累得神魂颠倒。

小乙这个骄傲的公主从来没有对小帅表过什么态，也许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但是，赵小帅这样一个男人却情愿为她欢喜为她忧，为她甘愿付出他所有，真是感天动地的执著。我想赵小帅要是倾情演唱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许比周华健还要投入还要厉害，因为他有这份让他欢喜让他忧的经历。小帅说算你猜对了，周华健的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我用随身听曾经听了整整一天，我以为我要失聪了，结果还好，我听到我妈叫我吃饭。这首歌磁带倒回去，只需 29 秒，我测试过的，只要 29 秒就 OK 了。

我说对对对，只要 29 秒的，我也听了整整一个上午，听了一个上午就好了，就不欢喜也不忧了，心静如水，我说只要我姓孙的同志还在，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是为你的那个笔友吧，我说有点，但都是从前了。

小帅说，是的，都是从前了，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想了，只是那个时候特别地专注。就说我和小乙的事，如果现在，小乙说，小帅我很喜欢你。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合不合适，而当时只觉得她什么都好，而没有想别的，比较冷静的时候也稍微想过未来，但都是模模糊糊的。

我说，小帅，我很同意你的观点，非常同意，但是我们能除了谈爱情再谈谈别的话题呢？爱就一个字，可是说两天两夜也说不完的，小乙的谈论就到这里，我们开始下一个话题好吗？我们说说办文学社的事，说说优质产品的事。

他说我也正想说它们呢。

我们就一起感叹时间流逝，岁月如歌。

我们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了办文学社的念头。是的，上课的时候就突然有了要办文学社的念头。下课后我找赵小帅说我们办个文学社好吗？他说这真是个挺不错的主意。我和赵小帅问王二毛问老苟我们办一个文学社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真是挺不错的主意，好呀！我们的文学社就办起来了。

我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我们想让别人帮我们一起盈最好不要一起亏，可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说只要找到这样的人，这样愿意为中国文学发展做贡献的人，

我们的文学社以他的名字命名都可以。但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到头来还是我们四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我们不可能从学校要得到钱，学校本身就没有多少钱。我们也没有找语文老师找学校的其他老师陈述我们要办文学社，我们只是想我们不违反学校的规定就行做个好学生就行。我们不喜欢像办个文学社这样的事还要报上去还要研究研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研究什么呢？我们喜欢雷厉风行的作风，喜欢不拖泥带水的作风。

但是我们经常开会研究我们的文学社怎么办。我们达成共识：要办就办最好的，要么就不要办了。开会是要办最好文学社的举措之一。在放学的路上，在上学的路上，在课间，我们群情激昂，我们信心百倍，好像明天我们就要成文学大师了。即使快没有经费了，我们也在讨论剩下的这最后一毛钱用到什么地方最合适。我们没有讨论一分钱的用途，因为一分钱那个时候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了。

我们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写信，请他担任我们的顾问。我们给全国的很多文学少年发信，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在信中说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学社办得更好。我们小小的文学社虽然深居小小的乡村初中，但支持我们的人来自祖国各地，从北京到上海，从黑龙江到珠江到雅鲁藏布江。

要办就办最好的，可是没有钱了，最后一毛钱也用

掉了。

更严重的是我的学习成绩飞速下降，我不会处理学习和文学社的关系。老师找我爸爸谈话，说这样下去，怎么成呢？每一个到我们家的人只要有一点文学修养，我爸爸我妈妈一定邀请他们给我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说不办文学社好好学习的好处。赵小帅的爸爸也是特邀嘉宾，他说你这样下去如果耽误了功课，你将来只能是一个土记者，成不了真正的记者，学习是首要的，学习不好，什么也干不成。他强调，你学习好了，我带你和小帅去作协见那些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我只好放弃，我们只好解散，我们说这真的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放弃。

我们留下了6期刊物，这6期刊物至今仍被我珍藏着，也被赵小帅珍藏着。我们说如果将来我们在新闻出版领域有所建树，那么我们的新闻出版生涯应该从初中二年级我们办文学社的那天算起。

我和赵小帅还说到小学五年级周老师让我们自学语文甚至是表演课文的事。

周老师要我们提前一两天预习课文，预习不说，第二天还要在课堂上试讲。可以按照老师平时设计的讲，也可以自由发挥。怎样才算通过呢？有一个评审小组，评审小组的成员轮流由同学担任。往往精彩的节目，评审小组的同学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大家已经给出了意见——热烈的掌声和 very good 的欢呼。为了热烈的掌声

和 very good 的欢呼，每一个同学都摩拳擦掌，花样别出。尤其《草船借箭》这一课，达到了极致。

大胖表演刘宝瑞的单口相声。

前面的不说了，我们说最后一段。

这船什么时候调头呢 怎么才能掌握时间、重量呢
哎 诸葛亮准备了一个“水平仪”。那年月有水平仪 没有。诸葛亮这个土“水平仪”很简单。我一说您就想起来了 上船的时候 不是把鲁肃拽来了吗 俩人在船舱里对酌饮酒。哎 关键就在这酒上 这杯酒就是“水平仪”。酒倒七成满 草人儿受箭越来越多船也越来越偏。船一偏了 酒在杯里也偏了 船偏多少 酒偏多少 船两边儿受箭重量平衡了 杯里的酒也平稳了。这叫 坐船内知船外 了如指掌啊。诸葛亮这学问多大！要是不以这杯酒当测量的标准来掌握平衡 非坏事儿不可。怎么掌握呀 亲自观察 觉着船有点儿偏 他外边儿看看去 一出去 嘣！箭射脑袋上啦 那不叫“草船借箭”啦，就成——“活人挨箭”啦！

谢谢大家。

大胖表演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表演得几乎就要断气，但是也赢得了一个很满意的分数，老师说，精彩精彩精彩。段军民在底下大叫优质产品优质产品！我猜想如果不是老师在讲台上，段军民一定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走到讲台上，和大胖紧紧拥抱，不住地说，优质产品优质产品。这是他们那一小组的荣誉。《草船借箭》共

分四个小组表演，小胖这一组无疑是最成功的。

段军民最喜欢说的词就是优质产品。我们在一起讨论谁的作文写得好，要他发表意见，他说，优质产品。我们说你能不能具体一点，他说已经是优质产品了，还怎么具体呀？

我们那时候的优秀作文都是同学先评。几个人一个小组，每个人轮流朗诵自己的作文，然后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如果一致认为好，就推选上台朗诵。一致认为的好当然要尽可能成为段军民所说的优质产品那样的好，不但是小组的优，还要有可能冲击全班的优，要不就显得你们这个小组没有水平，没有人才，把真正优秀的作文没有推举上来，把真正优秀的人才给埋没了，或者这个组的同学根本就没有人能写出优秀的作文来。

那时候真是有意思，孙红上午还叫他本来的名字，老师鼓励他说你要为小组争气，他就立即改名叫孙争气了。朗诵作文的时候说，大家好，我已经改名叫孙争气了，以前的名字不叫了。

周老师还请他以前的学生现在的文学青年给我们讲创作的故事。未来作家孜孜以求的精神感动得我们纷纷掉眼泪，纷纷请他们签名，同时立志也要当作家。那几天，我们不约而同跑 10 多里地去买笔记本。每一个人都带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写日记或者摘抄课外书上的好词好句。

我们有专门的读书读报课。读书读报课一般分为两

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为自由阅读时间，大家找各自感兴趣的東西阅读。第二个单元是规定阅读，每个人朗诵他认为好的文章，并说为什么好，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真是五花八门，一次赵小帅朗诵的是《西安晚报》上的新闻，说一个男子骑自行车不慎摔伤云云，朗读完了，他说我们以后骑车也要注意。我们的语文课上成了大语文。

吃着西瓜，我和赵小帅说到了“六一”儿童节。

我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你还记得我们“六一”的事吧，他说当然记得。我说通常上午在学校表演节目，表演节目前举行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有一年的入队仪式，老师不但让我领誓，还临时让包括我在内的几名老队员给新队员系红领巾。可是我不会，别人的都系好了，我的还没有，我只好让这个少先队员自己系了，我说：“不好意思，你赶快自己系吧，不然老师要批评我的，我不会。”我只是不会很快地系，很慢地系我会的，我的红领巾就是很慢很慢地系上的。

五年級的“六一”，全乡文艺汇演，我们学校一位很会写美术字的老师病了，没有人在牌匾上写“热烈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这几个字，教导主任让我写。我很用力气写了，但还是没有别的学校的好，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羞愧得我不敢看我的同学兴高采烈抬着它走在游行队伍中，我在心里说这么丑的字让同学们抬来抬去真是折磨人家了。现在想一想我的字才最棒呢，我的字是

少年儿童自己写的，而别的都是老师写的。

那几个字是我写的，游行队伍的鼓乐队却是赵小帅指挥，他在日光灯管上缠一条红绸子，有节奏地指挥。看到他的人说，你们看呀赵小帅多神气！

我们鼓乐队的节奏是 2—4—6，咚——咚——咚咚咚。

我开始也是鼓乐队的，可是后来抽调我去做广播体操了，我心里挺不高兴的。

第十六章 像蝴蝶一样 贴在窗户上

我和赵小帅一说起小学的故事就没完没了，那么我就再说说小学的故事吧。是的，只要一说起小学的故事我就手舞足蹈、神采飞扬起来，就没完没了起来。

歌谣说，小学生是一队一队的，中学生是一堆一堆的，大学生是一对一对的。的确如此，小学的我们买书都要成群结队，而且要到 10 多里外的镇上，我们那时候怎么有使不完的劲呢？那么远的路从不说累，只是中途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也就是坐在一个塬上吹吹风看看远处的风景。赵小帅说我看到北京天安门了，我们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现在留在我脑海里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天安门了，是远处的云像天安门使我们联想到天安门，还是别的什么？反正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情景，好像真的看到过天安门。那时我们的眼睛也好，我们没有戴眼镜的，可是后来随着上学随着学问越做越大，谁不戴眼镜才奇怪呢。



我们喜欢放学后到一个人的家里一起做作业，一起做作业赵小帅是爱说话的模范和典型，他还没有写两个字，就说你看我的铅笔好吗，你看我的本子好吗，我们写完了作业再去玩会不会天黑呀。我说赵小帅你不要说话了，你要再说话我就要揍你了。结果我把我要揍你这句话也写在了本子上，萧老师看到了，说揍人不好，你要改正的。



那时候作业也怪，每个生词写 10 遍，你已经记住了，可是还要写 10 遍。我就故意写 4 遍，我迷信书上的话胜过相信老师的，书上好像有专家说，一个生字写 4 遍才是最科学的。我拿着登有专家文章的这本书准备老师问我时跟他辩论，结果老师也没有问。我以后写生字，我会的，就写 4 遍，不会的，写 10 遍 20 遍也没有关系，我乐意。可是有的同学就不这样，王二毛写不完了，就用很细的笔顿一个点顿一个点，学习委员检查作业说这不算数，你这样谁看得见呢？王二毛说我看得见，我写的我还会骗我自己吗？王二毛到底写没有写，这成了一个谜了。那时老用放大镜把火柴头引着，却没有想到用它来检验王二毛的字是真没有写还是他从小就会微雕艺术。



有的老师怎么那么喜欢惩罚学生？到黑板上写字，如果你自信你写得全部正确，你可以回到座位上，但是如果有一个错了，对不起，必须被罚打两下（请注意是两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自信证明自己全对，你就站

在讲台旁边，全对了，你可以下去，如果错了，你只要被打一下就可以回到座位上（请注意是被打一下）。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规定，这是从小培养一个人小心谨慎做事，而不要出风头吗？好在这样的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可是他还要教更多的小孩，他现在的这个规定改了没有？打人是不对的，如果要打，也应该打打那些本来就写对了，可是却没有信心走下去的人，谁让他们那么没有信心呢！

有的老师不给学生肉体上的打击，但是他的惩罚五花八门，可谓精彩迭出了。比如按你犯错的大小惩罚，轻一点的站在凳子上，中等的站在桌子上，严重的让你站在窗台上，而窗台只有那么一点地方，你怎么站可想而知了，差不多是整个身体贴在上边，跟一个蝴蝶一样。我用蝴蝶比喻是蛮有新意的，可是你站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和赵小帅回忆这个场面时更多的是哈哈大笑，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能不哈哈大笑！可是当时我们心里却是很难受的，非常难受，别的同学都在听老师讲课，都在用笔记着什么，可是我们却站在桌子上，或坐在桌子上（你站累的时候他就让你坐在桌子上），而且也不能乱动，甚至都不敢呼吸，因为此时你已经成为班级的焦点了，虽然没有镜头对准你，但是别人要想看你，老师要想看你，那是再容易不过的。站着坐着贴着的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笑起来，可是哪敢表现出来呢！只有老师离开教室后才敢放声出来，可就这时候老

师突然一回头，说，孙卫卫，你笑什么呢，不知羞耻，反以为荣，你站到窗台上去，我只好站到窗台上去。但是老师终要走开的，老师一走开，我还是忍不住笑起来，班上的同学也笑起来，笑我像蝴蝶一样停在窗户上一动不动。

你顽皮吗？我顽得不太皮了。你晚上看电视还是写作业？我没有写作业的毛病，我只有看电视的习惯。

这是我们在回答萧老师的问话。我们跟萧老师说话简直没大没小，简直可以嘻嘻哈哈了。但是萧老师不怪罪我们，萧老师说，小孩子就要淘气一点，小孩子长成大大人不一定是好事，你们淘气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们不要给我闯出祸来。

当然了，我们不会给她闯出祸来，我们也不是每次说话都跟萧老师这样，以上的回答是玩笑话，正经地说话不这样。

是的，小学的年龄真是无忧无虑的年龄！不为考试发愁，也不为将来的就业操心，所有的好玩快乐甚至烦恼都跟淘气为伍，就是老师处罚你到窗台上当蝴蝶，也大多是因为淘气，而不是别的什么。可是淘气又是多么的让人向往呀，现在长大了，你想淘气能吗？所以在该淘气的时候还是狠狠地淘一把吧，要不将来会非常后悔的，后悔我怎么没有淘气呢，我的淘气哪儿去了？

所以我们都喜欢上萧老师的课，上萧老师的课，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规矩，你不举手就可以发言。发言错

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全班同学都在那里说，说错的是大多数，错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萧老师不会说赵小帅王二毛怎么这么笨呢。萧老师绝不像有些老师，你的一本词典放在家忘带了，他不是安慰你，而是说你的词典放在家，你回去看看已经给你下几个儿子了！幸灾乐祸，你不哭出来，不伤心出来才怪呢！可是萧老师不会，她会说，你的词典没有带，没有关系，你先用老师的吧。这样的老师你不感激才怪呢。这样的老师让你一辈子记住的都是她的好，而她并没有哇里哇啦说你们一定要记着老师，但是你怎么会忘记呢？你永远都忘不了，你会感叹一辈子，感叹成为她学生的福气和运气。



第十七章 曾经玩过的游戏

这又是小学的故事。

真的，我只要一说起小学的故事就没完没了，那么请让我最后一次说说小学的故事吧。没有办法，小学太富诗意了，一说起它我就手舞足蹈起来，神采飞扬起来，没完没了起来。

曾经玩过的游戏的话题不是我和赵小帅讨论的话题。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的路上，看见几个小孩在拍皮球，触景生情，我想起了我从前的那些游戏。

滚铁环，应该像 $1+1$ 一样简单，像走路、吃饭、说话一样简单，可是我学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学会。班上要比赛了，不会怎么办呢？我就和另一个和我一样笨也学了很久没有学会的同学商量，商量把滚铁环的铁钩丢掉。没有铁钩当然不能滚了，老师说那你们用手滚吧。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离得很近，他滚给我，我滚给他。没有铁钩和铁环相碰发出的悦耳声，我们两个也不能走

动，乏味，没意思。

玩球。球一般是从更高年级同学那儿借来的，或者从家里带来。有时候是足球，有时候是排球，有时候是篮球，有时候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网球，但没有铅球的。我们玩球不讲什么规则，谁抢到谁就多玩一会儿，然后再把它踢或掷得很远，让下一个人去抢。抢到了兴高采烈，像考试得了100分。我呢，大多数时间都是跟他们瞎跑，跑得大汗淋漓。好心的同学就有意让我，体会当英雄的感觉，我笑得合不拢嘴，我谢谢让我球的同学。还有一类英雄，球不小心砸在他身上他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还笑呢。而我和有些人动不动就哭了，流下了眼泪。我小时候是一个喜欢哭喜欢掉眼泪像女生一样的男孩。

斗鸡。《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一种游戏，一只脚站立，另一条腿弯曲着，两手捧住脚，彼此用弯着的腿的膝盖互相冲撞。”

斗鸡，我是高手。每次分组，我都是双方争夺的人才。我说不要争了，我先到这组，然后到那组，像足球明星踢告别赛一样。我爆发力强，耐力好，而且善于根据对手的情况变换战术。弱一点的给他一个下马威，强的打他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不成就与他周旋，与他周旋我也是胜多负少。

打“面包”。“面包”用纸折叠，有大有小，放在地上，猜拳谁赢了先拍，拍翻了归谁，没有拍翻，对方

拍，有可能对方就赢去了。就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有人老赢不了，就想着借外力，比如把上衣最下端的一个扣子解开，希望拍的时候有一点风助自己拍翻它。对方也不傻呀，他也解。他还要解两个呢。你再解三个，他解四个呢。一气之下到最后干脆两人都脱了上衣。还有利用地形的，一个人故意把比赛引向坑坑洼洼的地方，想很容易地拍翻对方的，但你也好下手呀。他的阴谋不能得逞了，夹着尾巴逃跑了。

打枪。枪是手工做的。用铁丝弯一个枪把，把自行车的废旧链条一节一节打下来排列在一起做成枪筒。枪栓是一根铁丝，靠橡皮筋推出去，火柴的“红头”当火药。

我做的枪老是打不响，我就放松了警惕，可是一天在上学路上突然响了，没有准备地打在了我左手的大拇指上，鲜血直流。枪终于响了，但打中了自己的手指，是喜是悲呢？

接下来又玩飞镖。我的飞镖也做得一塌糊涂。别人的闪闪发亮，而我的锈了一般，也飞得不远，不锋利。还好，正是飞得不远、不锋利才没有酿成大祸，一次试射竟射在了我妹妹的后脖子上，痛得她嗷嗷直叫，我怎么手忙脚乱拔下来的，我已经忘记了。

手枪、飞镖流行的时候我们男生几乎人手一把，一个个像小八路。但这种游戏实在太危险了，时间倒退到小学时代再让我玩我也不玩了。我还要劝我的同学千万

别玩了。我说王二毛的眼睛被枪打瞎了，赵小帅的脸上被飞镖划了一道痕，你们还玩吗？王二毛、赵小帅的故事是我编的，吓吓他们。但王二毛、赵小帅的故事一定发生过，也许就发生在我们尽情打枪，尽情投掷飞镖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罢了。



第十八章 是社论不是 本报讯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社论这个名字了：高中在学校的食堂，我们一同吃过别人掉在地上不愿捡起的馒头；冬天的早晨我不想起床，社论总毫不留情揭掉我的被子，说再不起来我就把你扔到雪地里去……

社论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和我的关系和老苟同我的关系一样好，但社论比老苟要有主见得多或独立得多，老苟不敢说我的不字，社论呢？他要把我扔到雪地里去，当然是为了我好。当着全班同学，他敢和班主任辩论，当然是为了追求真理。他的辩论似乎比同年狮城舌战的蒋昌建还要精彩。蒋昌建没有把对方辩友辩走，社论把班主任辩走了。

班主任姓王，社论姓杨，他们的辩论就叫王杨辩论吧。

王：你是不是真不想交钱，你不想交钱，请表达你

的观点。

杨：我不是抗拒交这笔钱，我觉得这笔钱收得没有道理，所以我拒绝交。

王：社论同学应该分清主次，是学习重要，还是交这点钱重要，你不要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辩论而影响了学习，学习是第一位的。

杨：不会的，理越辩越明，该交的钱就交，不该交的请老师原谅我不交。

王：你不想交吗？

杨：我没有说不交。我只是请您把为什么交这笔钱的道理说清楚，您说清楚了我就交。

王：我不和你辩了，雷校长让我收钱，你和雷校长辩吧。

就这样，班主任“下台”了，班主任把雷校长请来，雷校长上台，亲自和社论辩。

辩题从刚才的要不要交这笔钱变成了中学生要不要吃碘油丸。

雷校长：碘油丸可以预防多种疾病，况且又是上面统一安排让服的。

社论：这是摊派，不在乎一元两元钱，不合理的应该拒绝，也就是说 1.80 元坚决不交。

唇枪舌剑。

我们只是在底下笑。我们在底下的笑并不是嘲笑哪一方的笑，我们在底下的笑绝对是充满着善意的笑。你

想，在那么紧张的学习当中，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书本摩拳擦掌准备上课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一场辩论，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们想只是辩几句就完了，没有想到双方还都配合得那么好还都意犹未尽还都执意要辩论下去，好像专门有人导演，就是要给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平添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浪花。我们大大地感谢社论，感谢王老师，感谢雷校长，班主任和校长如果说，杨社论同学，你怎么这样没大没小呢；他们如果说，杨社论同学你不要说了，你再说就出去说去；他们也没有说，好的，其他同学上自习，社论同学，我们到外面辩去。他们统统都没有说，他们只是和社论辩。而社论呢，临场发挥得好，没有胆怯，没有胆小，没有因为对方辩友是班主任是校长就不敢辩了，不但不这样，也许反倒因为对方是班主任是校长，他更兴奋了，兴奋得感觉他就是蒋昌建。如果社论同学也说，对不起，老师，我不和你们辩了，不就是1块8毛钱吗？我交了。那我们也欣赏不到这么高超的一场辩论。社论看重的不是多少钱，而是一个理，他说好的，王老师，雷校长，那我们就辩吧。

你来我往，尽显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风采。

结果雷校长也辩不过他。雷校长辩不过他，并没有像班主任那样说：“我辩不过你，你跟教育局局长去辩。”那样会显得雷校长没有风度。雷校长很有风度地说：“社论同学的话有些道理，但是……”但是什么

呢，反正雷校长是很有风度说的。

雷校长也是很有风度地走的，雷校长是被校办公室的人叫走的，说上面有人找他。雷校长很有风度走的时候很有风度地对班主任说，王老师，你再跟他们说一下，给他们再讲讲道理，不要刑讯逼供，不要搞得鸡犬不宁，你好好跟他们讲讲。刑讯逼供，鸡犬不宁，雷校长是笑着说的，雷校长喜欢开玩笑，雷校长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比较和蔼特别可亲的老师。

正是有了这样的指示，王杨新一轮的辩论又开始了。

王说，既然社论同学这么投入，既然大家也这么喜欢看我们的热闹，这一节课，我们就上一节辩论课，如何？

高兴无比，纷纷鼓掌，一致通过。

依然是唇枪舌剑，依然是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风采。

辩论到最后，很多同学都开始帮社论说话了，他们都反对交这1块8毛钱。他们说，我们不是没有钱，我们就想获得一个理。班主任笑了，他说早知道这样，我不和杨社论辩了，一个人的钱没有收，我给他垫一下就是了，这么多人，如果不交，可怎么办呀，首先学校就过不去。

我们怎么会为难我们的好老师呢？我们不会的，包括社论同学最终把这1元8角也交了。他说，我怎能不

交呢，不交不是为难老师吗？

班主任说，真是像社论同学所说的那样，理越辩越明，但是没有办法，钱还是要交的，谢谢大家。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个道理，就是上面所收的钱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就是老师今天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你们要有自己的想法。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左右你们的思想，你们是自己独立的国王。

班主任说，我提议向社论同学致敬，因为他敢跟老师辩论。

班主任带头鼓掌，我们热烈鼓掌，我们的掌声也向班主任致敬，向雷校长致敬。

社论能和班主任、雷校长有一辩，田航薇同学功不可没。田航薇同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爷爷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不服碘油丸的，我爷爷又说，我爷爷还说，我爷爷最后说……田航薇同学反复说我爷爷说，是因为她爷爷是医生。

社论同学把中学生服碘油丸上升到是有关部门摊派的大问题，田航薇同学则从医学角度给以有力证据。这一男一女、一唱一和，绝了。田航薇同学是女生，物理科代表。

我刚刚给社论打电话证实当年的这一辩，说到了田航薇同学，社论阴阳怪气地说“我作为一个物理科代表”如何如何，然后哈哈大笑。

“我作为一个物理科代表”是田航薇同学的在职演

说。我们那时都说方言，而她突然来这么一句，大家便觉得好玩。那些天同学跟同学见面，问候语便是“我作为一个物理科代表”如何如何，说完哈哈大笑。

田航薇同学怎么想呢？田航薇同学没有错，一点错也没有，农村学生为什么不能说普通话呢？

毛主席也说，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我记得他老人家好像说过这句话，我正在翻阅《毛泽东选集》）。

我说：“杨社论，田航薇同学当年帮你那么大忙，你还鹦鹉学舌，我要告诉田航薇同学去。”

可是田航薇同学在哪里呢？我只知道她大学毕业了，猜想她肯定有了男朋友，也许已经结婚了，也许都生小孩了。

当年支持杨社论辩论的田航薇同学要生小孩了或者已经生小孩了。真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社论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警察学校。他在警学校里敢跟老师、教官辩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打过人的。

在回家的中巴上，他打过一个对他身边的女孩非礼的小混混。他跟那个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看不顺眼。打得小混混鼻子流血，不住地叫大哥。那个小混混可能看走了眼，以为瘦削的社论只是一介书生，岂不知社论是未来的人民警察。

是的，和社论在一起你也会全身充满着正义感，对邪恶天不怕地不怕。见到歹徒，就像猫看见老鼠，大喝一声：哪里跑！

但他却不是从小就这么勇敢的。高中开学不久，上学路上，他的书包就被街上的赖皮给抢了，搞得他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没有课本就像战士没有枪一样，可想是多么的狼狈！他说我当时如果勇敢一下就好了，可是我却没有勇敢，我连喊一下都没有，真是倒霉，都怪我自己太软弱了。

大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却没有人去帮社论把书包夺回来，他们连喊一声也没有。那些人也太软弱了吧。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大喊大叫大呼小叫让人们都抓小偷吗？

社论从书包被抢的那天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样，肌肉慢慢地爬满了他浑身上下该爬的地方，以至他到后来老和我比肌肉老和我掰手腕，我一百次奋起，一百次输掉。我说你这是以强凌弱，毛主席说，霸权主义从来没有好下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他说，毛主席说过这句话吗？

我说，我正在《毛泽东选集》里面找呢。

社论看人民日报社论是什么感觉呢？

社论跟人民日报社论有关系的。他生下来好长时间都没名字，他爸爸说起什么名字呢？他妈妈说起什么名字呢？我估计他们全家都说起什么名字呢？这一天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了，他爸爸说那就叫社论吧，社论由此就叫社论了。

社论作名字是很怪，想一想也许忍不住要笑起来，

但社论介绍自己是从不笑的，一本正经，我叫杨社论，再说一遍也一本正经，我叫杨社论，绝不嘻嘻哈哈地说我叫杨社论不叫本报讯。



Cheng Zhang Gui Ji

第十九章 共产主义 不可能一蹴而就

社论从警察学校毕业后当上了警察。

见义勇为，抓捕歹徒，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一任民警、保一方平安，成为他的追求。

警察的职业向来很危险，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最后总不忘叮嘱他一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当上警察的社论也十分的神气。穿着便衣带我到他们派出所附近的饭馆吃饭，短短 100 米的路上，有很多人向他频频点头，频频说，小杨，带客人吃饭去。我说，杨社论，好在你穿的是便衣，好在我长得比较有亲和力，要不我长得没有亲和力，你再穿上制服，表情严肃地跟我说话，我可要出名了，跟你打招呼的那些人肯定怀疑我是你抓到的坏人。你看我像不好的人吗？

社论说，你像，你太像了。

我们哈哈大笑。

但是我们在饭馆，说起另外一个话题却没有笑，我

们简直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沉重姿态，我们说什么也笑不出来，我们笑不出来甚至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别想了，我们喝酒吧。

社论说的是他到他们那条街上的美容美发屋抓那些不好的人做那些不好的事的事情。社论说他最痛心的是那些比我们还小很多的女孩做那样的事，真的不可思议，每一个看到她们的人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感觉到痛心疾首非常的痛心疾首。但是她们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即使面对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真的不敢想象。

你说她们不做这个就找不到工作了吗？她们大多都那么漂亮，那么年轻，有的是机会呀，而且她们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看出哪个是傻子，她们个个比我还精呢！有时候她问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她说做这个又舒服又可以赚到钱，为什么不让呢？她们的聪明还表现在怎么逃避我们的处罚。她们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又一朵花自己把自己给摧残了。

就说上次吧，我们抓到的那个男的，足以做那个女孩的爸爸和伯伯了，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她只是啊了一声，之后的一切好像都在她的预料之中，没有一丝惊慌，让她蹲在墙角就蹲在墙角，说我什么都不懂，放了我吧。可是过了一个月，我们又在附近的一个发廊抓到了她，表情还和第一次看到她时一样，几乎就是一个老江湖了，看她的身份证，才 19 岁。

我说去年吧，有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女孩给我写信，不上学了，到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工，但是她没有手艺呀，她和她的同乡只好到一个发廊去给那些客人洗头，做按摩。她说那些按摩都是骗小孩子的，她们学一上午就算过关了，可以出师了。她是发廊里面长得比较漂亮的，老板就让她给客人做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可以赚更多的钱。她说总的来说客人都比较好，但总有喜欢说些不好的话的人，手脚不那么老实的人。她总是告诫他们，让他们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她说我不能因为这个而卖身呀。可是和她同去的那个已经和那里的一个人发生了关系，他们现在很好，将来呢？她说估计不会很好，因为那男的来无踪去无影，找他也找不到。

她写给我的信净是错别字，我还是给她回了，但是没有了下文。我也不知道她现在还在那个城市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真是为她担心，也为她祝福，这么小就走上社会，希望她能保护好自己。

我说我曾经到一个理发店去理发，他们问我要全身按摩吗，问我要不要做那样的服务，我说我不要的，我不敢的，他们说，你不用怕，我们这里很安全。可是我还是不敢，不敢做一个不好的人。我本来要做一个头部按摩的，我只好匆匆离去。

我说我到外面开会，有时候晚上电话就来了，女士的声音，而且很甜的，甜蜜蜜地问你要不要按摩，要不要其他的服务。我说不要的，我真的不要的，你们别打

了，好嘛！有一次我嘻嘻哈哈说，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我还小。她们说你出来已经不小了，没有谈过恋爱，那我们陪你谈。我天啊挂断了电话。

我说你到中关村那里去，你还没有立住，很多人就围上来，问你要毛片要游戏软件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很猖獗，现在依然猖獗，中间好像治理过，可是没有几天又死灰复燃了，你说要是有个小孩买一个回家看看，那不坏事了，还有现在的网络比那个更恐怖。

吃完饭买单，老板说，算了吧，小杨你别给了。他们就推辞来推辞去。社论说，我不是警察你还这样嘛老板说，哪里的话，小杨什么时候来，都是我们的客人和哥们儿。

回来路上，社论说，我虽然和他们嘻嘻哈哈，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就说吃饭的饭钱吧，我不能不给人家的，我拿人家一分钱，自己就不值一分钱，我图什么呢！也许我还没有走出大门，他们在心里早嘀咕开了，吃饭不给钱的主，出门就让他撞在电线杆子上！你说为了那几个钱让人在背后这么说有多不好呀！

我说你这么廉洁，怎么都有肚子了？你这样能抓歹徒吗？

他说，是的，要保持苗条的身材，像你一样。

我说，虽然你辛辛苦苦抓到的人上边一个电话你们所长就无条件给放了，但是你不要沉沦，你要看到光明，看到美好的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绝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毛主席说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还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些有志青年做好解决这些“不少”问题的准备的。他说，好像毛主席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我能骗你吗？

第二十章 巴氏——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巴氏天天“广播”奥运新闻（奥运会正式召开时他“广播”与否，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放暑假了），所以我们都叫他巴塞罗那，简称巴氏。

同学中，没有比巴氏更关心时事的了。他若不在教室，那肯定在阅报栏看报，阅报栏没有，那就又回到了教室。教室再没有，那一定又去了阅报栏。两个地方都找不到，那是不可能的。阅报栏的人堆里找过吗？瞧瞧，巴氏的头已被那些和他一样喜欢看报的人给掩埋住了。

喜欢看报，意味着政策水平高。大伙讨论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组织这样的问题，巴氏是铁定的裁判。巴氏裁判问题得先要清清嗓子，然后说这个这个……我说还这个呢早就那个了。巴氏说你听我说呀，巴氏就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起来，纵横捭阖、洋洋得

意起来，此时的巴氏正在上演着他的最幸福时光。

高二第二学期我没有时间做学校广播站的工作，我请巴氏代替我主持，不能说有声有色——因为我们的节目从未“有声有色”过，但继续了以往的风格。我们的声音每天下午仍准时正点地飘荡在校园上空，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巴氏功劳大大的。

我们的校园广播，距北京几千里的校园广播还第一时间播送了八届全国人大的选举情况。

自习时间巴氏一边写作业一边戴着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选举报道，然后整理出来，飞快地交给正在播音的同学。播音的同学说，现在播送本站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下午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他们是，外交部长……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校友知道我在广播站工作过，他们对我说，我对你们广播站的印象，就是那天下午你们播送了一条本站刚刚收到的消息，你知道吗，那一时刻，听你们的大喇叭真像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谁采集的这条新闻，谁播的？

我说是巴氏。

我说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听众，谢谢，谢谢啦！

说到校园广播站，我必须向两个人道歉。

首先是和我同级的一个男生（对不起，他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学校安排他协助我工作，也算是广播

站二号人物。不知是广播站的工作量少还是其他原因，他老没事做，慢慢地便少了开始时的热心，而后在办公室很难再看到他。学期末总结广播站的工作，他被老师狠狠训一顿，摆摆手让当场走人。

我反思自己是否没有给人家提供机会呢？也得让人家朝前台站一站呀。

还有李捷，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广播站播音员，她的声音我当时的感觉不适合播新闻，该她播了，我让别人替她，我让她时不时播一些散文呀诗歌什么的。她心里一定很难受的，而我一意孤行早忽略了。

谨向李捷同学和那位男同学致歉，孙卫卫也做过错事，对不起你们。

再说巴氏吧——巴氏的幽默。

学谁像谁，在宿舍学王老师训人，吓得洗漱回来的人不敢进屋，以为王老师大驾光临正在里面训人。吃饭表演笑话，惹得社论的饭喷到巴氏长满青春痘的脸上，社论笑着逃跑，巴氏使劲追。巴氏跑起来，屁股就扭起来，一扭两扭三扭四扭五扭六扭七扭八扭，社论说像是在跳芭蕾。真正的芭蕾需要扭屁股吗？好像不要的，但是我们就认定巴氏的这个姿势就是跳芭蕾的姿势。我们说巴氏来段芭蕾吧，巴氏就一扭二扭三扭起来，然后哈哈大笑。

和我一样，巴氏喜欢在书本封面、作业本封面书写豪言壮语，激励自己，比如“惟有埋头，才能出头”，

比如“看你屁股冒烟还是冒汗，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就全在此一举了”。屁股冒烟是坐小汽车，冒汗是上家里蹲大学修理地球，在此一举是高考。这句话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不那么进步，但这是事实，全中国小学生、全中国中学生的努力不都是在此一举吗？

巴氏的在此一举不那么漂亮，我觉得与运气不好有很大关系。他上了一所中专，两年后又回到我们县里，在一个工厂冷作车间当技术员，而他的专业是对外经济贸易。

他曾跟人到广东东莞、海南闯荡，但都铩羽而归。我批评他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好好干一场呢，他说你不知道有多么难呀！

也许到了他的位置，我也会说你不知道有多么难呀。但说是说，还得想办法力争上游啊。

巴氏出门也不忘收听广播看看新闻，他说他在火车上只要一听到“各位旅客朋友，由于信号的原因，列车广播室不能为大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谅解”，他就特别地生气，有一次他还专门跑到列车广播室去反映这个问题，他对广播员说，你知道吗，今天的新闻是多么的重要，可是你们却不能广播，科学都这么发达了，怎么还这样，我要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

他向上面反映了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为此给《人民日报》写信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人民日

报》把他的信发表在了《读者来信》专版，题目叫《列车广播的设备应更新换代》，署名巴氏。巴氏自然又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什么感觉呢？就像巴氏偷偷溜到一家工厂阅报栏看报（门卫不让外人随便进，要登记的）。这是高中的事了，工厂在县城。巴氏说他看到了什么什么报，有什么内容，其神气劲跟讲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两样。

巴氏现在还那么喜欢看报吗？

还那么喜欢！巴氏说一日不看报，他就觉得少了什么，所以他每天都要看报，每天看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不能缺少的。《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商报》，我们上学时可没有，而现在报摊就在他单位的门口。

巴氏每天都去报摊，每次去报摊就问，有《人民日报》卖吗？怎么还没有《人民日报》卖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日报》了，你们应该进些《人民日报》来卖呢，一定很好卖！

卖报纸的是和巴氏同龄的女生，而且同姓，姓张。张小姐就纳闷，都什么时候了，这个人也不老呀，好像也没有什么职务，怎么喜欢看《人民日报》呢？巴氏一来，卖报的小姐就说，“人民日报”来了，可是真正的《人民日报》还没有来。所以巴氏又有了一个外号，那就是“人民日报”。

张小姐看着没有买到《人民日报》而悻悻离去的巴氏纳闷，他走路一扭两扭怎么和我们女生一样呢？

巴氏走路扭得没那么厉害，写作的人都喜欢夸张，孙卫卫也不例外。



第二十一章 德智体的 “体”

我的笔友 H 同学最近老给我打电话，有点不像笔友，像电话友了。有时我正在洗脸，刚涂上洗面奶（我用的是大宝洗面奶，广告上说用大宝洗面奶真是越洗越好看），有时我在睡梦中（在睡梦中我梦见摸着的彩票五个号码其中四个号码都跟头奖一模一样就等最后一个了），有时在吃饭，有时在写作，她的电话来了，我只好五把当一把匆匆洗罢脸，只好从睡梦中惊醒，只好赶紧咽下嘴里的东西，只好停止写作。

我说 H 同学请指教。

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我说 H 姑娘消消气。

她说你知道吗，我的铅球只推了两米。

我说两米还叫推吗？叫扔。

我说正好，我在写《德智体的“体”》，是关于我

中学体育的故事，你愿意听吗？

她说你讲吧。

我说我中学曾被称作篮坛后起之秀的，也就是说打篮球我后来居上。但打的是什么位置，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好像我一个人在前场，他们一抢到球就飞快地传给我，我飞快地地上篮，中了，2分，掌声，可是从来没有3分过。这是前锋的工作吗？那我是前锋了。我是攻击型前锋还是防守型前锋？是中锋还是边锋？是高大中锋？这些我统统都不懂。我上面所定格画面也是从记忆中搜寻的，毕竟那是8年前的事了，之后我基本再没有打过对抗，我廉颇老矣。

打篮球大汗淋漓然后洗个澡或者在草坪上躺会儿，春风吹来，真好。

我没有踢过足球，这是回忆德智体的“体”比较遗憾的一点。不但没有踢过，连碰都没碰过，没有看过同学怎么踢足球，好像连看的兴趣也没有，从球场边走过，就不看一眼地走过了。我们那时候的足球环境远比不上现在，现在你不看足球都很难，报纸电视只要一说体育，准要说足球，时间一长，贝克汉姆、欧文等的名字你就记住了，想忘记也难。

高中没有踢球，毕业5年后大家聚会，我客串踢了一场，第45分钟进了一个球，他们说你当年要是踢也是不错的，你的意识很好。我的意识好就好在别人以为时间就要到了的时候快要下场休息的时候趁其不备一举

拿下——攻进一球，也是全场惟一的进球。裁判张老师说，你趁其不备一举拿下，你就是英雄。足球就是这样，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我们的学习也是这样。

我 1000 米跑了 3'41"，高二第二学期期中测验的成绩。我说我的这个成绩在全班不算最好，但我坚持到终点。很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终点，没有坚持到终点的成绩却反倒比我好，他们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作弊，少跑半圈或者一圈。快要到终点的时候装得和我们这些坚持到底的人一样，气喘吁吁，累得要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的，最后一圈跑得我半死，每一步都那么吃力，每一步又都是胜利。社论挥舞着我的鲜红的 T 恤，大喊，卫卫好样的。一步、两步、三步。体育老师也说我好样的。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我几天心里都美滋滋的。

我也曾经很怕体育。引体向上我做不过 5 个就要下来，俯卧撑没做几个就趴下，还有在双杠上的前滚翻，我连杠都不敢上。社论指导着我，在床上练俯卧撑，在篮球架上练引体向上。社论教诲我，你多做一个就离胜利更近一步，这种感觉很好，好像自己率领着军队打了一场胜仗一样。你要统帅好你的军队使他们无往不胜首先要战胜你自己。

我们在月光下做着前滚翻，他说你今天在这里练习了，后天的考试就不用怕了，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身体，

磨炼了意志。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是晓得的，只是有时我就忍不住放弃了，我说，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和社论每天晚上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响起，我们热血沸腾，高兴时伴随着音乐在房间走来走去，好像我们也成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我们通过广播听到了体坛尖兵叶乔波的声音和事迹，我们还听到王军霞她们在高原拉练，我们听到了老女排的精神：只有付出超人的代价，才能取得超人的成绩。我们把这句话书写在纸上，贴在我们的屋子里，随时可以看到。

第七套广播体操最后两节是跳跃运动和整理运动。跳跃运动还没有做完，大部分同学就自发地集合，整理运动更没有人做，好像完整地做完这两节要浪费很多时间。我呢站在最后一排，做完了跳跃运动做整理运动，全部做完了，才集合，从来都这样。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我也不在乎。可是高三，为了有更多时间给我们学习，学校竟然不让我们做早操，改上早自习。我和社论就早早早起来到操场跑步，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说两根弹簧的拉力器我可以拉 10 个。两根，10 个，常常被同学大笑。我也笑，但锻炼身体需要量力而行。三个四个拉不动不说，拉坏了身体谁赔呢？那些哈哈大笑的同学不可能赔，即使赔受疼的也是我呀。我到现在可以拉 15 个了，虽然拉得还那么少，但持之以恒，只要持之以恒就达到了锻炼目的了，达到锻炼目的

就成，没有必要逞能。

我说高中三年每年 10 月底 11 月初我们学校都隆重召开田径运动会。风展红旗如画，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我是从来没有被选拔为运动员的，但我负责整个运动会通讯组审稿，也就是说为健儿们加油的广播稿必先经我过目，好的留用，不好的枪毙。坐在主席台上，我的感觉不比赛场上获胜的选手差。选手赢得了比赛，但宣传必须找我，哈哈。这个工作我连续干了 3 年，直到上了大学。上了大学的那个秋天我还在想，我不在了，谁接替我的工作呢？那份感觉真好。

H 同学当然愿意听我在电话里神侃了，因为打电话不花她的钱，她打传呼过来，我回电话过去。我最近的固定电话出了一点小问题，我用手机回电话，用手机打长途加拨 17951，每分钟也要 0.90 元。

而我们整整说了 90 分钟。

我说 90 分钟要花多少钱呢？她说从比萨基金中扣吧。天哪，比萨基金也是我一个人设立的，从上个月开始，每月从我工资中提取一点作为专项基金，等她来北京用这个钱吃比萨饼，除此不能乱用。“天哪——”是我挂断电话后叫的，没有挂断电话我说好的，挂断电话我才想起来不好的。我说天哪，我上了 H 同学的当。

这个 H 同学。

至于买彩票那又是骗骗你的。我从来不赌那个，我手气很臭，我也怕真得了 500 万，我的生活秩序会全被

140

打乱。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上班、写作。

平淡不平凡。



第二十二章 免试上大学的 前前后后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世界杯你不闻不问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到处都在“世界杯”，你怎么能不被熏陶，不被感染，不受影响呢？

我原来是想我的这本书写到世界杯开幕那天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以放下它安心心地去看看世界杯了，为世界杯欢呼为世界杯付出我所有了。可是我的小书《正好年轻的故事》出版后，奇怪这两天老有读友写信过来，问我当初怎么那么幸运就上了大学，他们说，请孙卫卫同学谈谈免试上大学的秘密好吗？那么请孙卫卫同学也顺便讲讲大学的那些精彩故事吧，当然也请孙卫卫同学聊聊别的好玩的东西，可以吗？

我说没问题。

“读者关心的正是我们乐意奉献的。”引号内的话虽然是一个报纸的广告词，但是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却

要有这样的思想——读者关心的正是我们乐意奉献的。只有具备这样的思想，朝这样的方向努力，我们的产品才能走到更多人的中间，进一步，会被人记住某某某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要不没有几天就忘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被记住。没有被记住不是我们的追求。

你说呢？

先说免试上大学的故事。

什么时候萌生出免试上大学的念头？可能是初三的暑假，我记得 1991 年 8 月 5 日，在李老师家里，我说，三年后我一定争取被保送进大学。

什么时候为免试上大学做准备呢？好像也是那个时候，或者更早，发表第一篇习作就蠢蠢欲动了。

如果一个学生从高一开始从初三的暑假开始甚至从发表第一篇作文开始就想着免试上大学，这个学生肯定疯了。我就这样，疯了三年，整整三年，和我离得最近的社论、巴氏也不晓得我这个疯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们说你整天疯疯癫癫的，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的榜样是那些著名的被大学免试录取的文学少年。当年的中学生语文报刊经常发布传播他们的消息：谁的作文写得好被某某大学免试录取，免试上大学的人对中学生说你们要怎么怎么。你说老看这样的报道，正好年轻的心能不激动，能不澎湃，能不有想法吗？

高一想家，马马虎虎度过。暑假里第二次见丁老

师，他和我聊天，说西北大学的某某，陕西师范大学的某某都是他校友，还说将来高考万一差几分，他和他的校友争取学校能以文学特长生名义（？原话如此！）破格录取。我不知道丁老师为什么那么早就对我讲那些可以让我放心的话，距离高考还有整整两年。但当时我是将他的西北大学的校友，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友当作前进路上的明灯，设想着终有一天他们会照亮我的前程。不是像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而是一盏盏的明灯，明亮的灯。我想那我就多发表文章吧，发表的文章也是明灯。

高二第一学期末，任老师在全校大会表扬我文章写得好，让我兴奋不已。那个寒假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捧着书本围着火炉看书背诵，吃饭也不舍得放下书本，我从来没有这么刻苦过。

过年我到唐老师家，他的一句“你上西北大学已有99%的把握”（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又让我想入非非。那个寒假我老在想我将来要上的大学，好像我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一样。

高二春天，因为《中学生文萃》杂志，我常去西安。那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第二年，一切都生气勃勃，意气风发起来，春天的故事唱起来。现代化的西安都市深深地吸引着我，迷住了我，我发誓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成为西安的三百万分之一。上大学首先必须通过高中毕业会考，为了会考，我满脑子是 ABCD，是

安培、电流，是化学反应，是核糖核酸。上学路上背历史有一次竟摔到田地了。但是无怨无悔，那段时光我至今仍怀念无比，那真是发奋苦读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也成了“野人”。

上了高三，免试真正进入实质性阶段，不断有好消息传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一会儿信心百倍，忽然间又垂头丧气。为寄信逃过不少课，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上大学，但有时又不免感到前程渺茫，得过且过，行尸走肉。

1994年1月9日，我请求免试上大学的材料在县城的打字社诞生了，这个材料包括我的写作成绩，我的学习成绩，包括一些前辈对我的肯定，以及我获得的荣誉。除了它，我又手写了16封信，分别寄给了16所国家教委直属重点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信封上我只能写中文系系主任收。

寒假补课，我没有参加。那几天的心情一直很糟，在唐老师家里也觉得压抑。后来回家亦如此，书好像没有看多少页，留在脑海里的除了电视就是睡大觉，要么就花很长时间看我订阅的《西安晚报》，从报头看到报尾，连一百字的征婚启事、遗失声明也不放过。

正月十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和弟弟打了一架，打得翻天覆地，弟弟很委屈，我也很委屈。非常伤心离家返校，天气很冷，到学校已近黄昏，报名注册后照例取寒

假的信报，没有想到，7封信里有1封是寄自南京大学中文系，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的信。更没有想到竟是天大的惊喜。信的内容我一直记着，可以成诵，不会忘记：

孙卫卫同学：

来信及材料已收，勿念。

经我系研究，同意你作为免试生来我系学习，但仍需学生处通过，候开学后与学生处联系决定。

现写信给你，一则通知此事，二则需向你讲清，希望你不要再与其他学校联系免试入学一事，如你同意，请来一信，仍寄我系。

致

礼

南京大学中文系

1994年2月15日

2月15日，正是我在唐老师家的书桌前思忖我的未来是不是梦而提不起精神的时候，谁能想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正给我写这封信呢！真是天大的惊喜，真是没有想到南大会这么快“钟情”我。

小心翼翼收好信，你不知道我当时是多么高兴，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真想把这一喜讯告诉老师，告诉同学，告诉我的家人，告诉迎面走过来的每一个人，说我要上大学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又是一个低调的人，高兴不能太表露，还早呢，谁能想到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呢。

到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查中国地图，看南京到底离我们家有多远，具体在哪里。晚上五河村的竹马来校演出我也没有心思看，我在教室笑嘻嘻地发愤读书。

下晚自习回到住处，住处停电，是点着蜡烛看《中国主要高等学校分布及其简介》的。当晚做了一个香甜的梦，梦见自己上了南大，戴上了南大的校徽。

给南京大学的信是次日回的，用的是快件（现在邮政已取消这个项目），收信人的名字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我说，我虽然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是我感谢你，深深地感谢。我喜欢说深深地感谢这个词。

我是不打算将此喜讯告诉任何人的，包括家里人，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周末回家告诉了家人。妈妈自然很高兴，后听弟弟说出差在外的爸爸也很高兴，在一个酒店他一个人要了一瓶啤酒，自己和自己干杯。

从家里回到学校，我又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社论，社论惊奇不已，疯子，野人，我只见你整天看《高考咨询》，原来你心里有谱，真羡慕你啊！

之后又先后收到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信函，有的说今年不在陕西招生，有的要寄更详细的材料。

南京大学拍电报让我等面试通知。

5月19日来电：“拟免试录取，请寄成绩及表

现。”我正在教室，此电报是社论从收发室看到告诉我我飞着取回来的。

5月21日又来一电：“陕西周至中学校长办如果贵省招办批准孙卫卫免试入学无问题请通知孙尽早来我校面试南大中文系吕效平。”

25日晚，姑夫陪我登上了南京的列车。邻座和对面的座位有一位老同志，一对夫妇，我们聊得很投机，长者是江南人，给我讲江南的好处，让我吃他的鸡蛋，说吃了这个鸡蛋保准面试成功，非常灵验。也许我对江南的好感，从这一时刻起就萌动和产生了。

26日下午5点多到南京。第二天早上9点钟到中文系。

见到吕老师，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年轻，我原来以为是一位老同志呢。寒暄几句便将我寄给他的电报款10元退给了我。在他眼里，或许我这礼节性的举动也是小恩小惠。他拿出我的成绩单，说：“你的成绩很差。”

我说我数学一直不好。

他说：“不光数学，其他也很差，比如英语、语文，会考怎么得了个B呢！”

我哑口无言了。

他说：“我们诚心诚意邀你来，就是想录取你，但如果经过我们的文化课考试后成绩太差，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说遗憾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考，他说：“就现在。”

“几个人？”

“就你一个！”

天哪！就现在考，就我一个！准备的书一路都没有看一个字呢。

吕老师从柜子里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1991年新生入学英语分级测试的试题，划掉了听力部分内容，说我带你到中文系图书馆吧，你在那里考。

9点开始，10点半交卷。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交卷时我心里非常不好受，因为我答得不好，我甚至觉得南大没戏，埋怨爸爸过早给他的那些朋友说我今年上大学没有问题。心想万一这次不成功，该怎么向人家交待呢？

回到招待所躺下就睡着了。没有心思吃午饭。起来已近下午3点。

继续考试：语文。语文出奇地简单，什么柳宗元什么白居易什么鲁迅，这些怎么能难得住我呢？做它们我真是不在话下。

同上午英语考试结束后一样，副系主任柳士镇教授（我这才知道2月15日的信是他写的）、丁帆教授又询问了我学习、写作上的一些问题。柳老师说：“机会我们会给你的，但你要还我们奇迹，不免有些自大，奇迹是超越一般，也是很难创造的。”

北京当年申办奥运会，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我把它改成“给卫卫

一个机会，还南大一个奇迹”。

按吕老师的意思考完试我就可以回家，但我多么希望能等待一个结果呀。考完试吕老师带我到学生处领取“南京大学保送生登记表”，吕老师问学生处的人是不是可以让他走了，不必在这里等。赵清老师说，还是等结果出来吧，如果顺利就可以拿上表回陕西了。吕老师同意。

整整一天，我只吃了一盘炒面，喝了一杯饮料，心里惴惴不安，老怕英语拖了后腿。和我同屋的上海一小伙安慰我，保送保送本来就是给你送的。

第二天一早到系办公室。吕老师不在，我只好等他。无意中在桌上看见了已被批阅的我的试卷，英语好像75分，语文将近90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可以上大学了。

柳老师、丁老师看见我，问为什么还没有走，我说正填表呢。何剑叶老师送我一本系文学刊物《耕耘》。她说这几年有很多同学给南京大学中文系写信，请求免试入学，但他们都没有接受。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破例接受我呢？当时听这话只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著名剧作家、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陈白尘先生病故，吕老师因此迟到。到办公室顾不上喝水，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的登记表。

我免试上大学有望了。填表、盖章，而学生处已下班了，只能等下周。吕老师过意不去，但我不觉得什么，在南京多呆几天无妨，只要上大学的事办妥。

吕老师问我钱是否够用。何老师在学生宿舍给我找了一张床铺，说住招待所花钱。走在校园，我也感觉成了南大的一分子。我买了许多印有南京大学字样的稿笺和信封，写过的也不舍得扔。

午饭后给姑夫（他住在亲戚家）、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已被南京大学录取。下午去莫愁湖，心情极佳。

去南京的莫愁湖就像我后来到北京去天安门一样，都是我心中的圣地。

到系里告别。

吕老师：“你不要以为创造奇迹那么随便，老实说，中文系那么多人，称得上‘创造奇迹’的只有几位，我都不敢称。”

赵清老师给办妥了手续，离开南大。

南大我的南大，9月再见。

当晚离开南京。6月1日到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至此免试手续全部办妥。

6月28日接录取通知书。

我强调——

我是很侥幸上了大学。

我是非常非常侥幸地上了大学。

没有柳士镇老师、吕效平老师和丁帆老师他们关键时候帮我一把，我现在在做什么呢？那真难以想象。

永远感谢他们。

永远多远，孙卫卫的心作证。

毕业后我常回我的母校，但是却不曾到系里见我的老师，一次也没有。

因为我不是好学生。

这不是谦虚，我真的不是好学生。你只要见到我大学的老师、同学，你问他们孙卫卫是好学生吗？他们肯定会说，孙卫卫呀，有点悬。

我不是好学生，我不好意思见他们，因为我辜负了他们。我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但我没有做到更好，连好也没有做到。

回南大要么看我的同学，要么到南大书店走走看看我的老师又有什么新著出版，我买他们的书看他们的书等于和他们在对话。我还买其他和南大有关的书报刊。在南园我买过一本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主办的《今日南园》，李琳的《南园人，你往何处去》里有这样一段，让我震惊：

“……与名师效应相应，名徒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许多有专长的学生往往在中学时就打下了不小的知名度，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深深影响着同龄人。钱钟书大三时，其大名不仅在师弟妹中如雷贯耳，连研究生院的师兄师姐们也常常慕名前来，当年大学内文化气息之浓

郁，可见一斑。南大向来不乏英才，只可惜像孙卫卫、单纯刚这些大名鼎鼎的校园作家就这样在南园沉寂了好几年，直至数日前，我才了解到他们原来也是南园人。由此，我猜想在这生活气息温馨的地方，一定还住着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在被忽视或被磨平，也许他们就在我身边这些匆匆而过的学子中，只是很难看到意蕴悠长的精神光彩。

所有的人都这样匆匆走着，可是，南园人，你究竟往何处去？”

是啊，南园人你究竟往何处去？李琳同学在为南大“体检”。

我是按着李琳同学指引的方向向着“文化人”前进——李琳给“文化人”的定义：“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轻佻、不庸俗，代表着社会人文素质高尚面的人。”

李琳同学是学文的吗？

李琳同学的话让我脸红、惭愧。

李琳，我要更加努力。

过去已经过去，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做起的努力。

下次回南大，一定去系里看望我的老师。

程老师，您好。

吕老师，您好。

高老师，您好。

丁老师，您好。

柳老师，您好。

.....

我非常想你们。

吕效平老师说，首先要学会做人，再者要有根基。

什么是根基呢？他讲了很长时间。我的理解，成就一切事物的基础，具体到我们，素质的培养和知识的储备。

新生开学典礼后他给我们“训话”，以上两点是主线。

我还记得他举的例子：在去沈阳的列车上，一小孩抱一只猫不知怎么招惹了大款，大款说要踩死这只猫云云，吕老师发话，它也是一条命呀。是的，它也是一条命呀。遥想弘一法师，弟子丰子恺请他藤椅里坐，法师每入坐前都轻轻摇动藤椅，以让有可能藏匿其间的小虫走避。丰子恺说法师如此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爱他人，爱自己。他人不仅仅是人。

研究古典文学的徐兴无老师，女生们喜欢，男生们也喜欢。徐老师是一个追求品牌的人，这从他的穿衣打扮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宿舍，他说人人都青睐名牌，每个人都要争取做名牌。

这句话很隽永的。暖暖的，和春日午后的阳光一样融化在我们心里。

《古代汉语》有学生逃课，高小方老师说到动情处：“我如果不上课，只有两种可能：一、躺在手术台上；二、进了太平间。”他这么为人师表，谁还敢再做

错事呢。

上电梯，他最后一个，用手摁着开关等所有的人都上去。出电梯，他第一个，用手托着门，等所有的人都走出去，他才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称呼我们男生，三个字的去姓，比如我，只叫卫卫同学。女生加小姐，而且都说“您”怎么怎么，很是讲究。

我听同学说高老师做过手术，切除掉了一个肾。我听说他是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我还听说他经常帮系里的清洁工打扫卫生。

高老师一板一眼，是我们做人做学问的楷模。

丁帆老师喜欢说“话语”。丁帆老师的字飘逸俊秀，一如他为人文的风格。我老想丁帆老师若生在古代该是一幅什么模样呢？

真名士自风流。

我要报考中国作协的公务员，丁帆老师为我写推荐信。丁帆老师还为我的《咿呀集》写序，他说：“即使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天才的作家，我以为将来的文坛多一名像他这样的‘执火者’，才有可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谢谢丁帆老师。

程丽则老师说，这个学期你一定要给我学好，不能糊里糊涂。“你”是孙卫卫，“我”是程老师。小孩生气对他妈妈说我不给你学习了。程老师为我好，说你一定要给我学好。

程老师是我们系教务员，按理她应该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联系多，可我经常被她叫到办公室，她给我开小灶。

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轻轻的，好像要生气了（请注意，是好像要生气了，不是真生气），说你又在写你的那些东西吧。你这个人倒是蛮可爱的。

说你这个人倒是蛮可爱的，是学习委员告诉我的，学习委员说程老师说孙卫卫选修课学分太少要多选，还说这个人蛮可爱的，怎么糊里糊涂的，是不是醉心于写作。我说李委员甭着急，我一句一句记下来吧。

看着记下的这几句话我笑了。

工作后我给程老师写信，她回信：“知道你是优秀的、出色的，我很高兴。但不能骄傲，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

是的，不能骄傲，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

张建勤老师说，写作好比说话，不要着急，一句话写完再写第二句。张老师还很幽默的，他的幽默是冷幽默。有时候别人也说我幽默，我说我是跟张建勤老师学的。他们说张建勤是谁呀，我说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很幽默的。

柳士镇老师。

我说柳老师教师节到了我来看你。他说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就你家附近。他说你别动，我去接你。我找不到门，他在楼上大喊，孙卫卫，孙卫卫。柳老师的声音

音很大，说话很快。

周欣展老师，我一直以为他不认识我的，可那一天他看到我，说孙卫卫你过来一下。“孙卫卫你过来一下”这8个字或者说孙卫卫这3个字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周老师的美言让我很顺利地拥有了一份我喜欢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没有给他丢脸。在北京他说我们班同学，朱新国有商人头脑，刘琼雄点子多字也写得好，叶建英机智，张巡天适合做学问……如数家珍。

某老师的衣着永远干净，我要学她，穿干干净净的衣服，干干净净做人。

某老师真耐得住寂寞呀。

某老师……

没有好好上大学，就想假如再上大学该多好呀！

假如再上大学，我首先要最彻底地克服自己胆小的毛病：课堂讨论积极发言，课外活动踊跃参加，绝不能再扭扭捏捏连话都说不好，越扭扭捏捏越说不好。我还要练习跟陌生人对话：跟陌生人对话不但不胆怯，而且还要从容有风度。

假如再上大学，我争取一节课都不耽误，确实没有办法要耽误，那就很抱歉地向老师请假，而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学期下来连老师长什么样都不清楚。我也争取一次不迟到，早就上课了，还吮着酸奶啃着面包若无其事往教室走，实在不好。

假如再上大学，我仍会十分尊敬老师，见面不忘说老师好，节日记着给老师送贺卡。我要时刻听老师的话，按老师的要求去做，比如让读什么书就一定去读，让做什么题就一定去做。老师说“少壮不努力”，你要跟他（她）犟，当然就“老大徒伤悲”了。

假如再上大学，每节课我都坐第一排，坐第一排不容易开小差呀。我会用最漂亮的本子很认真地做好每一次的笔记，不会再等到考试才想起笔记。没有笔记，只好复印人家的笔记，搞得自己不好意思，借给笔记的人不好意思，复印的小姐不好意思，老师也不好意思。

假如再上大学，课本一页页消化没的说，我还要制定一个或长或短的读书写作计划，规定几年内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读不完这么多书写不够这么多文章，我就不睡觉不吃饭，抗议自己。计划是严格“论证”后产生的，完完全全可以变为现实，不能完完全全变为现实，一定是自己偷懒的缘故，对偷懒就要这么惩罚，不手软。

假如再上大学，我一定会用百倍千倍的努力学好英语，再不要轻易放弃。我不仅要过四级、六级、更高的级，还要学会说，每见到老外，我都要主动迎上去，主动跟他（她）How do you do，而非现在，老外多的地方，university 的汗衫不敢穿，university 的包也不敢背，怕老外跟我 How do you do. 当然，很流畅地看 CHINA DAILY 和 TIME 也很重要，可是现在，我却为以上这些

单词翻箱倒柜查了《现代英汉词典》和《现代汉英词典》呢。

假如再上大学，我还会继续帮老师擦黑板，即使一学期就我一个人擦，即使有人说“他呀是在讨好老师！”我也义无反顾去擦。做好事应该理直气壮，不能不好意思，做好事都不好意思，做什么事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是那些一直坐在底下看老师擦看我擦却无动于衷的人。但愿他们不好意思。

假如再上大学，节假日可能找不到我，我游览祖国好山好水去了。去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插一面红旗，几年下来，不能说红旗插遍全中国，但也要插好多好多，反正不会再“明日复明日”，结果“明日”一个地方也没去成，遗憾死了。

假如再上大学，我肯定要找女朋友，最好还是江浙一带的江南女子，《读者》1999年第1期第9页的文章多感人。在江浙一带读书都不去找，离开了江浙好找吗？在学校可以和这江南女子说笑，喝茶喝咖啡唱歌看星星看月亮讲故事打雪仗堆雪人，但不会去搂搂抱抱，可以在自习时传条子，但不可以说话，悄悄说话也不可以，别人在学习呢。要说话我们就出教室了。梅子涵说了：“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学院要有含蓄和诗意，学院都没有含蓄和诗意，那么含蓄和诗意还到哪儿去找？”

梅子涵，男，作家，教授。这你知道的。

第二十三章 那个暑假 我成了“名人”

先是参加西安的一个文学少年夏令营。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夏令营，我对夏令营的良好印象是从小学的语文课本上获得的，我心中的夏令营美好非常：月光下，一堆篝火，所有的人都穿着很干净的衣服翩翩起舞，或者窃窃私语，月亮落下去了，人群却不愿散去，分手时，紧紧拥抱，道一声珍重和再见……

而这个文学夏令营是我们几个青年、几个少年自己张罗起来的，自己买营旗，自己在营旗上写字，自己请嘉宾，自己布置会场，包括自己先把会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而我们自己却脏兮兮的满手是土满脸是土，那个被当作会场的阶梯教室好像已经 800 年没人打扫了。

可是，我参加完开幕式就回家了。

我那一段时间特别怪，极不喜欢热闹，极不喜欢吹吹打打。

好像现在也还这脾气。

我一看到宏大的场面，就有一些胆怯，我说我是不是骄傲了？我可不能骄傲啊！

我对骄傲是很敏感的。

我老说，一个人如果骄傲就让他到新华书店的陈列大厅看书。面对古今中外那一个个大师，更多的不是大师但是比我们强比我们优秀的人，再骄傲的人也会低下高昂的头，脸红、惭愧。

书海无边，回头是岸。

岸是虚心务实的“岸”。

我还经常背诵诺贝尔自传小品中的一段话：

“自传就写这么多够不够呢？还是嫌啰嗦了一些！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事情才该称得上‘重大事件’这个美名呢？那成千上万个太阳星球，在银河这个小小的宇宙漩涡中运行。而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它们了解到整个宇宙是多么广阔无垠的话，就一定会为它们自身的微小而深感羞愧。”

太阳都为自己的微小羞愧，我们为自己的骄傲……

回到家，我才知道我免试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很多报刊都登了。那个暑假，我简直成了“名人”。可以说在全县内，只要是经常读书看报的，没有不知道孙卫卫这个名字的。我到邮局寄信，营业员也问我免试上学的事，我奇怪她怎么认识我。原来高中三年，我经她手寄

了无数的信，包括后来联系上大学的信，她记住了我。
我谢谢她。

我又一次到电台做节目。是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科教台，没有第一次紧张了，但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说话详略不当，该一句话结束的问题，我经常三句四句也表达不清楚。但主持人忆眉小姐反应敏捷经验丰富，关键时候会接着我的话说是不是这样呢？我说对对对。在她的引导下，我们结束一个话题，开始下一个话题，感觉越来越好。节目中间忆眉还朗诵了我的一篇习作，并让我谈写作感想，我没有详略不当，只是几个词的普通话发音没有处理好，一位听众此后给我写信，你要好好练一练普通话的，我说对对对，我要好好学说话。上大学前我一直用家乡的方言交际。

去年春节回家，在邻县的中巴车上，我旁边的一个中学生，我跟他聊天，他问我贵姓？我说我姓孙。他很惊奇地说你是孙卫卫吧？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叫孙卫卫，他说我那时老看你的作文，我还听过你在收音机里说话，说写作，知道你后来上了大学。

很多年过去了，一个看我作文的中学生也许当时还是小学生，居然记得我，居然还听过我通过收音机说话，真让人感动。我把我刚刚从书店买到的《语文报》寒假专刊送给了他，我说好好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上高三，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读大

学。

一些本来对免试上大学存有理想的人从我身上更看到了希望，他们表现得甚至比我当年还狂热。他们向我讨教经验，我说“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文学爱好者”。越来越多的报刊后来要报道我追踪我，但都被我回绝了。回绝不掉的我肯定要说这么一句：不要把我的侥幸当作普遍规律，否则很多人会误入歧途的。误入歧途请不要责怪我。

我们老师说，高考是走独木桥，可是孙卫卫在走钢丝绳，他虽然走过去了，但是你们不要学他。

我很同意他的话。

我到现在都把免试上大学看作是一种侥幸，好听一点是幸运吧。幸运这个东西确实很难说，你不能老想我什么什么都比他强，他得到了，我还得不到吗？退一步，我和他走一样的路，不也会遇到同样的风景吗？你是比他强，但往往一些时候他得到了，你就是得不到，这又怎么说呢？

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谢幸运女神对我的照顾。感谢柳老师，感谢丁老师，感谢吕老师给我的机会。

任何时候都有杂音，我听到了向我祝贺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我是靠某某关系甚至花很多钱上大学之类的话，甚至在我的家乡还有个别别人煞有介事地说我被开除如何如何。

这尤其让我很气愤，我当时想写一反诘文章在我们

县报发表，但心想：对别有用心的人你更要做出成绩，让他惭愧得难受。而对前者，我只能说：世界这么大，为什么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这一章，我没想到会写得如此沉重，抱歉了。

那就笑一笑吧。我数一、二、三，我们说茄子。



第二十四章 不沉重的 “雨花杯”

“雨花杯”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的奖杯。

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的评选活动曾经非常轰动。20 世纪 90 年代，你如果是一个中学生文学爱好者、校园文学的关注者，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多像球场上的球星，你不关注都很难。他们的故事这些中学生文学爱好者、校园文学的关注者耳熟能详，我当年也是这样。我经常向我的朋友讲这个十佳的故事，讲那个十佳的故事，好像我就是他们的朋友，其实，我谁也不认识的。

我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获这个奖。获了这个奖后我的名字渐渐地被许多人知道，尤其是那些中学生文学爱好者、校园文学关注者，他们也许和我当年一样，也在讲我的故事吧。

“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评选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主办，现在主办单位之一《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已

经把它当品牌来做了。

我如果没有上大学，如果没有柳老师、丁老师、吕老师的谈话，获这个奖我可能会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但是有了面试时的告诫——柳老师：“好些人在捧你，知道吗？”我自始至终很平静地参加了他们的颁奖活动，我没有觉得“雨花杯”有多么沉重，我的心态摆得很正。

惟一“心态不正”，我系了一条领带。现在看当年的照片，最刺眼的就是那条领带，不是说我戴领带不好看，我戴领带还是蛮潇洒的，但是一个庄谐对半的活动系一条领带总显得那么不协调，那么格格不入，那么不伦不类，何况我还是学生。

学生怎么了？学生就不能戴领带吗？学生当然可以了，可是我觉得我当时戴有点有点，反正有点……

那条领带是巡天帮我买的，巡天、老大、我号称“三驾马车”，我老说三驾马车吱呀吱。

我给巡天 10 块钱，我说张头拜托帮我买一条领带吧。他说 10 块钱怎么买呀。我说你砍价呀，傻瓜才不砍价的，你必须砍。他说我肯定要砍的，傻瓜才不砍，我哪有那么傻呢！

他买回来了，一条 15 元，我说你砍价了吗？他说砍不下去。我说你假装走了没有，他说我假装走了好远人家也没叫我回去。我说幼稚，你肯定没有假装好，你假装得不像人家干吗让你回去呢？人家说这个大头还假

装走呢，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条领带，老大肯定五六元就买下来了。老大是我们班最能砍价的，到夫子庙买东西必须叫上他，否则一百个被宰。

哎，怎么又扯到了买领带？

江苏议事园，我们“十佳”坐一席，拍照、录像的记者围了一大圈，镁光灯打着，闪光灯不停地闪，照得人都有些睁不开眼。我第一个念头：荣誉是不是给得过高？

一个叫边国政的诗人的句话我至今不敢忘记，他说你们10个人今天又站在同一起点上，但谁能珍视荣誉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者。

每当我获得一个新的荣誉时，我就想，努力吧，这又是一个新起点，面对新的比赛，不要掉队，更不能被红牌罚下。

一个颁奖会，我和《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编辑部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喜欢江苏喜欢苏教社。

喜欢江苏 喜欢苏教社

若问我中学最喜欢哪些杂志，不假思索，《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肯定算一个，而且排名很靠前。我上初中就开始看，刘绍棠、柯岩等作家的名字最早是从她封二的“作家简介”晓得的。我还记着杂志老发一个叫方丁丁的女孩的文章，后来是程冰雪、高菁、孙曼……这

些名字当年都被我一笔一画写在纸上，一往情深贴在床头。我对自己说：向他们学习，优秀起来。

喜欢《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当然就记住了她的主办者江苏教育出版社。记住了高云岭 56 号、中央路 165 号、湖南路 54 号、马家街 31 号，邮政编码：210009……

“湖南路 54 号”我 1994 年去南大面试时曾在“南湖”苦苦找寻。我记错了地址，把“湖南”混淆成了“南湖”。你可以想象一个乡下孩子大夏天在南湖街头“望眼欲穿”，想看看《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编辑部的招牌是什么样子。

第一次走进编辑部的门是当年的 10 月份，我被他们评选为“全国十佳文学少年”。获得这个荣誉我真是没有想到，因为文章写得比我好的人太多了。参加颁奖典礼出入编辑部，我的印象：他们的门“很难进，更不好出”，我跟编辑部的老师说再见了，但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楼梯，又绕回去。这是在湖南路。

大四第一学期，我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实习。我很高兴经我手编发我喜欢的稿子。安徽一个中学生后来给编辑部写信，说 1997 年第 11 期编得特别好，很好看。我偷偷乐了，那期的大部分稿件正是我选的。1993 年某一期《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的卷首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发的文章之所以有生命力，是作文与文学的结合。”我到现在都很推崇这句话。

我曾经设想毕业后到《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工作，编辑部的老师也有这个意向。但我把这个想法讲给我系上的一位老师时，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根本不要本科生。”我说我跟谁谁谁熟，他说我和某某某还是老朋友呢。

那是春天，阳光无比灿烂，我的心情无比沮丧。

后果果真很难办，连门都找不到。我确信了我老师的话，不再有非分之想了。

我去了北京。

还好，我所工作的是《中国新闻出版报》，这张报纸更加密切了我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关系，我认识了出版社更多的人。每一次见到他们，我说，我说了什么呢？感情的事从来都一言难尽。

我在南京度过了难忘的4年，我深深喜欢那座城市，喜欢江苏。我常唱一首歌中的一句，也只会这一句：“在这美丽富饶的江苏大地上。”它是1995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城市运动会的会歌。

第二十五章 看少儿 不宜影片

我在我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一张当年几乎散发到各个学生宿舍的电影宣传单，1997年11月5日，周五晚，号称“太阳岛燃欲大夜市”的，23:00开映，21:00进场，A、B两厅一票通用。片名如下：《浪得过火》、《艳舞下的女人》、《欲洒春光》、《洞穴女孩》，介绍的文字更火爆，请恕我不写。

我之所以夹这张宣传单在我的日记中，是我难以抗拒“太阳岛”的“诱惑”。我忘了当时有否在宿舍踱来踱去痛苦抉择到底去还是不去，有否一会儿下楼一会儿上楼反复思忖究竟去还是不去。但我那天的日记写得清清楚楚：“不去是对意志的考验，考验久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强，我要做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谈何容易？

我到长三角军人俱乐部看过《新婚第一夜》，

1996年12月31日至1997年1月1日，通宵电影。

一共四部，其他三部是《天涯歌女》、《夜半歌声》、《糊涂警官》。后来用《赌煞》（胡慧中、万梓良主演）替换了《新婚第一夜》。为什么换呢？《新婚第一夜》是解放前拍的黑白影片，说一对夫妇结婚的第一天整个家庭发生的故事。而军人俱乐部的海报夸张如何激情如何兴奋。这部《新婚第一夜》，跟观众想的差得太远，他们砸椅子大喊大叫，影院只好换了。

我的同学刘琼雄后来说，他那天晚上也在里面。

同学刘小路说：我到现在都没看过通宵电影，一是不信那些宣传单。因为上中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私搞过一份手抄小报，叫《桃色小报》，知道那玩意儿咋回事儿。

他说，当年的小报，是我发起的，做主编和版式，当然还得抄，因为我那时的字比其他几个人的好，只有慢班有一哥们儿比我好，比赛我第二。仿着当时从正大综艺里学来的那种介绍影片的方式和不知哪来的一份香港苹果报的那些个绯闻，写班上同学老师的蛛丝马迹。同学反应热烈，只是当时没法解决出版和发行问题，想来可以小赚一笔的。出到第三期，不幸被一哥们儿夹在作业里给交了，我被海剋了一顿，当众朗读检讨，何其深刻，才逃过了通报。不过我因此在学校里名声大振，威信也特高。

（以上的话，版权归刘小路所有，欢迎纸质媒介转

载，请注明出处并通知我或者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支付报酬给他。电子媒介及网站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登、改编、翻印这个内容。否则，他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估计“太阳岛”夜市也这样。真这样他们有多少椅子被砸烂呢？但也说不上，也许真如他们所说的那么激情。

报告厅每周都有录像，大投影的，模糊异常，放莎朗·斯通的《本能》也火爆异常。英语期中考试后的当天好像加映一次仍人满为患。我看《桃色交易》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后，好些天都忍不住想其中的暴露镜头，精神萎靡，情绪低落，不成样子。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也是那时候看的，那时候还没到后现代，那时候我嘀咕什么破片！

我在南京看的电影：《鸦片战争》、《泰坦尼克号》、《较量》、《红尘》。你也知道，《较量》是和我的一个美国朋友 BEN 一起看的，我给他上政治课，他说假的假的。他记住了加演的一部宣传片，是说消防的，火警电话 119，他老讲。看《较量》的那天是 1996 年 11 月 9 日。

《红发卡》只需 2 元钱。这是根据程玮的小说《少女的红发卡》改编的，程玮是我们的系友，而且我喜欢儿童文学，我说一定去看。2 元钱真是太便宜了。我后来再没有看过给少儿拍的影片，“六一”也没有。我是

想“六一”看一部少儿影片以示好好庆祝节日的。

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看了四遍，在曙光电影院，看一次笑一次。那段时间我们比赛看谁台词背得多，当然是我了，我还把采访机带到电影院录音。

“谁耍流氓呢？”

“重来——”

“安红，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我想你想得想睡觉！”

这些话我今天仍在“幽默”着，而臧天朔演唱的主题曲《爱到永远》，我从此曲不离口。我是从电影里学的。

爱到永远

喜马拉雅 长城万里 辽阔的草原 绿色的森林
大千世界 人来人往 五湖四海 儿女情长
是不是大地 托起了我们 还有那太阳 使万物生
长

是不是朋友 带来了欢乐 是不是妈妈 带来了安
慰

为了大家 好好说话 为了大家 留下鲜花
为了大家 请放下吧 为了大家 一丝不挂
天地之间 爱到永远……

什么是“为了大家一丝不挂”？我不明白。

第二十六章 不是买是采购

收家里寄来的钱还不到半天，500元又没了，买英文本四大名著。

作家董桥引曼比（A·N·L·Munby）Book Collecting in the 1930s的话：自己明明不懂园艺学，对种花种菜兴趣也不大，看到 Sara Midda 的精装本 In and out of the Garden 全书百多页文字和插图都是七彩手写手绘，装帧考究，想都不想就买下来，这个人必是“书痴”！

这个人是孙卫卫。

我买过“红罂粟丛书”中的《铁凝影集》、《池莉影集》，每一种只印1000册，亲笔签名，编号，每本88元。我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5年12月第1版 197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定价0.12元，我买的时候恐怕是2元。《杨青青教你化妆》，我也买，我想知道女士们怎么化妆，杨青青怎么教女士们化妆。还有《电影摄影师实用手册》，只要

0.60 元。《走西双版纳》，96 开本你可能没有见过。

《新旧约全书》跟《新华字典》一般大小，却比它们纸张精致百倍，10 元钱。

这真的很有意思。

我买书回宿舍，他们不说你买书回来了，而是说你采购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又采购了不少好书。他们围上来。我喜欢他们围上来，但是不喜欢他们刚刚摸了鼻子摸了耳朵的手动我的书。书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吗？

我在南京，差不多每天至少有一本书进账。我逛遍了南京只要有一点名气的书店。我进书店一般都会买书的，尤其是那些门庭冷落的，浏览一遍而一本都不买好像不忍心离去欠老板一份人情。我说买一本吧。我就买一本经典的小说或别的什么经典的。

在浦口，我怕我宿舍的吊柜掉下来，伤到人，因为里面盛满了书。同学说是水泥板的没事，而我还是担心，怎么办呢，一批一批寄回家。

无论是汉中门邮局还是鼓楼邮局，我寄书总有很多人围观上来问我是卖书的吧。我说不是，这是我买的书。他们都惊奇，这些书什么时候才能看完，这些书一辈子都看不完的。是啊，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呢？

我也不能，不但不能，什么书买了什么书没买，我有时都不记得了，心想可能买了，但不记得了，还是买一本吧，结果大都重了。我就把它送人，送了上册，再买一本下册送出。

一般的书，我先到长三角去买，那里可以打折。再到市新华书店，那里品种繁多。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书因为有熟人，我可以七折买到。我买了他们社的《朱自清全集》、《叶圣陶全集》，七折，等于10元钱的书只花7元，那真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好不高兴。

吕老师几次在书店看到我，他说你是你们班买书最多的吧。我说是，心想可能还是全南大最多的呢。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

藏书是第一步，真没有什么炫耀的。还是看、读、用、记吧。藏——看——读——用——记。

第二十七章 看球， 摔热水瓶

在浦口，在南园，摔热水瓶是欢呼中国队的胜利还是诅咒国脚们的无能，我想来想去都不能确定最后的答案。好像高兴时摔不高兴时也摔。这时候宿舍管理员最好别插话，你在楼下喊，学生们更来劲了，他们就希望有人和他们唱对手戏，哪怕只有一个两个。

足球，我是从 1996 年的亚洲杯开始看起的，第一场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结果 0:2 负。大戚和队员在场上失落的神情我不记得，但我可以想象得到，我记得终场结束时范志毅大声斥责刘越，镜头晃了一下又切换到别的画面。

第二场，中国 3:0 胜叙利亚，宿茂臻至少攻进了一球。我从来不注意足球，不注意报章上宿茂臻这三个字，解说员在那里讲，我的反应：宋宝贞这家伙真了不起。

1997年十强赛看雄的小电视，在我们宿舍，巴掌大的荧屏前竟围坐七八号人。赢了球同学开什么玩笑都可以，输了球你得小心，“看我干吗？找扁吗？”上一次老许蹲着看我们赢了球，这一次，老许同志请蹲着看吧。而老许呢，为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蹲就蹲吧，心甘情愿、义无反顾，一百个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客场打伊朗那场，我跟老裴在《服务导报》看的。他在《服务导报》实习。电视很大，可1:4输球很惨。那帮记者左一个×，右一个×，就像在五台体育场责骂球员一样。我和老裴从报社回学校，一路无语。南园的热水瓶也早摔过了吧。

五台体育场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却一次都没进去过。曾经有上海申花与江苏加佳比赛，我准备去看的，但钱寄了特快专递，又不想去。我到现在也没进过体育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还是自己家里的电视看得舒服，想躺就躺，想睡就睡，想跳就跳。也许这个固执就跟我没有看球前对球不屑一顾一样。

我不是真的球迷，我的水平很低，我的立场捉摸不定。我很少看欧洲的联赛，看也是冲着黄健翔的解说。我倒是看甲A、甲B多些，看北京国安上海申花陕西国力。在南京我支持国安，在北京我支持申花。我是陕西国力铁杆球迷，我是陕西人，2000年，宝鸡主场，国力被建业逼平，我很是难受，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整整坐了一下午，而且拍了张照片，拍照片的时候师傅让

笑，我说别逗了我笑不出来。

球迷气急了甭说摔热水瓶，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庆幸在他们主队输球的时候从来没招惹过他们。

摔瓶子的感觉一定很好吧？可是给清洁工添麻烦了，他们第二天要清理，摔的时候难道一点都不心疼吗？那可是爸爸妈妈的钱。



第二十八章 三驾马车

吱呀吱

高中有三驾马车：社论、巴氏、我。

大学也有三驾马车：张巡天、老大、我。

我让巡天也就是张头看《我的作家生涯》，他说你怎么把老大大写进去了。我说我写的是我高中同学呀。可见三驾马车是不分高中、大学的，他们已让我混淆了。

老大是我们班的老大，年龄上的，一入校就是我们班班长。我还记着他第一次到我们宿舍收钱的样子，他说我是朱新国，临时班长，收一下班费。我事后给张头说那个人会不会是骗子呢

老大那天是很严肃的，这不是老大本来的面目，老大嘻嘻哈哈，我也喜欢嘻嘻哈哈，我们才走到一起的。

我们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我已经忘记了。我知道是大一第一学期，但具体哪一个月呢？

可能是在军训，我后来老嘻嘻哈哈地说，我和老大

的友谊建立在浦口，巩固在部队，升华在南园。

嘻嘻哈哈的人一般都很幽默，老大也不例外。而幽默的制造很多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和老大常彼此幽默，嘻嘻哈哈乐不可支活蹦乱跳肆无忌惮，旁边的老陆说你们两个说什么呀，净是鬼话。

我们两个模仿在新街口碰见王洁。跟他打招呼，他面不改色微微朝我们点头，说回浦口。回浦口怎么不朝西走，还朝中山陵方向走？我们说，王洁回浦口应该向西走的，王洁理也不理继续朝东走。

我们一说王洁上新街口就哈哈大笑。我们学军训时吃饭的狼吞虎咽。我们学偷吃菜的动作。又是在新街口，我们见到了物理系的同学，老大在车上朝人家挥手，人家走了过来，老大说没什么事，我向你打个招呼。

你说老大损不损。

老大喜欢挥手，搞得我现在也喜欢挥手，见到我熟悉的或稍微不陌生的人我就挥挥手说你好。我照相不笑的，但若挥手那肯定笑意写在脸上，这比说萝卜茄子管用得多，说萝卜茄子经常是皮笑肉不笑，而挥挥手整个人都灿烂起来了。

屡试不爽。

我拍照一塌糊涂，老大也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好的照片都不是彼此照的，彼此照的若有好的也是百里挑一，百里挑一要用多少胶卷呢？他给我照少半个身子，

我给他照低头看东西。低头看东西还好，少半个身子的照片怎么给人家展示呢？

但老大现在的技术有长进了，他在苏州把我们陆头照得比尹相杰还神气。看到照片的人都问我你怎么和尹相杰合影？

陆头唱《纤夫的爱》是什么样子呢？陆头就是说我净说鬼话的老陆。他已融入到我们嘻嘻哈哈的这个集体。

老大眼睛本不近视，但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副眼镜挂上，我说你从哪儿捡来一副眼镜，他哈哈大笑。他现在眼睛真近视了，只不过再不能捡了，配了一个树脂的。

老大是黑龙江讷河市老莱镇丰盛屯人，他如果说话不那么进步或说错一句话，我就说他：“瞧瞧，老莱作风又上来了。”我在宿舍里连续发表广播评论搞访谈——坚决摒弃老莱作风。“老莱作风”这四个字最后全被我们宿舍同学挂在嘴边，上课迟到了，也说你的老莱作风得改一改。老大说，孙卫卫你诋毁老莱，赔我们损失。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老莱作风又上来了。我们哈哈大笑。

老大喜欢逛街，我喜欢逛书店，我在书店呆久了他不高兴，他说我在外面等你吧。而他在外面却跟那个阿姨侃上了。老大挺能侃的，跟谁都能侃，尤其是女士，老大特别有女人缘，有桃花运。

老大喜欢看女生，当然我也喜欢看女生，只是我看

女生比较含蓄，不像老大那么咄咄逼人，咄咄逼人是什么样呢？你想去吧。前不久在苏州，我们晚上到一个卖米线的地方吃饭，老大不专心吃饭不专心跟我说话，只专心看卖啤酒的小姐，我跟他说话他也心不在焉。我说老大老看人家女生，他也点头。

哈哈哈哈哈。

我不喜欢跟他逛街。但我买衣服必须叫上他，请他给我砍价。砍价，老大乐此不疲，是长项。老大真应该做生意去，学《洛阳伽蓝记》之类的东西对他来说大多数时候是受罪。我这么说不知老大同学以为然否？

张头绝对是做学问的料。他做记者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我想一定不会有做学问那么从容。但张头入大学时的第一志愿是新闻系，毕业后也做了记者，在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一段时间还主持一个《农行之声》的节目。张头说各位听众你们好，现在是《农行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巡天。我说听你节目的人多吗？他说我爸我妈都不听。哈哈，真开玩笑。

张头很少说话，我和他在一起气氛肯定不活跃，没有我和老大活跃。他和老大在一起倒是比较热闹，而我们三个在一起，那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互相说学逗唱，把我们的嘻嘻哈哈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让我们的幽默花样翻新，精彩迭出。

我们说巡天走路像跳芭蕾。

我们说老莱精神不要永放光芒。

我们说孙卫卫要赶紧找女朋友了，否则再憔悴下去就凋谢了。

张头我不多说了，我以他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老曹结婚了，祝贺。胡老师满面红光，祝贺。我前不久在南大出版社书店买了一本他的《文艺学论纲》，这本书我们学过，我想买一本新的从头再学。胡老师，我从头做您的学生，可以吗？

卫卫：

我有刘军的消息了。6月4号他和我联系，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法律史专业。电话中他说，他考上过人大法律系，不过是自费的，我想他大概是三年中考了两次研。在学校开学之前，他还在总工会。

给你说说5月12号老曹办喜事的情况吧。婚宴设在汉口路路口的新纪元大酒店，在学校的同学都去了，南京以外的只有我一个，在南京的只有老陆和他女朋友，阿旺说他有事，不能到场。老胡以男方家长的身份出席，他比我印象当中的脸圆了许多，满面红（油）光，还是那样神气十足、顾盼自如。使我惊讶的是，他一见面就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崔华当婚典司仪，他的主持辞中有这么一句——曹苏宁先生和张云霞小姐从相识、相知、相恋到今天最终结合，经过了七年时间，可以说是日久见人心——我想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张云霞公司里的那帮同事都很会来事儿，老曹虽然有张云霞的

一个堂弟陪着，没喝多少，但毕竟还是很辛苦（也幸亏我们这些同学都不太会闹）。闹新房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家都有些意兴阑珊，没有闹起来。

6月4号早上我看完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好像没有前三部那样好看了。线索、头绪过于繁复，前后相互呼应、需要把书翻来翻去对照着看的地方也太多了，小学四年级以下看这本书可能会有困难。

就写这么多。祝一切顺利。

巡 天

6月6日

第二十九章 找工作， 不堪回首

我说3月底如果能签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我一定到新百商场买一把瑞士军刀，系在钥匙链上的那种，小小的。

3月底没有。

我说我如果准确地把这个纸团投到5米以外的那个竹筐里，我明天的这个工作就有戏。

剩下的这汤我若六口喝完，那面试一定会很顺利。

这一路全是绿灯，是不是预示着我今天的求职会有结果呢？

没戏。不顺利。结果再等等吧。

找工作，不堪回首。

我的求职材料是全班做得最早的，1997年的10月中旬做好。我自认为做得很漂亮，出版社、报社如果有人，他们会感兴趣。

可是除了西安的未来出版社，再没有出版社对我感兴趣，他们根本不要人。

吕老师说北京就像法国的巴黎，能去再好不过，实习的时候就这么说。如果将来能在北京工作，那一定是最好不过。

我也做着去北京的梦，报考中国作协创联部的公务员。那一年中央国家机关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空前绝后的多，而我一眼看上的是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会员工作，结果笔试成绩都没有过。没有考上作协的公务员我到北京工作后才知是塞翁失马，做那样一份工作并不是我喜欢的，可我当初为什么就死死认准它不放呢？

我从不买《新民晚报》的，但那天却突然买了一份，一翻看竟有《新民晚报》招聘记者的消息。启事里有这么一句，应届毕业生需要进上海市的“黄表”。“黄表”为何物？我顾不了那么多只寄去了材料。后来呢，后来……

我当时兴奋：我不买《新民晚报》的，一买就看到这则招聘启事，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能准确地把这个纸团发射到5米外的竹筐内是不是也预示着什么。那些天我真是走火入魔了，什么都与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寒假里一件不愉快的事，动摇了我回西安的决心。

是的，西安是我的家乡，高中时是我上大学的助动器，那时我每到西安一次，都增添向上的力量。但是后

来尤其是在南京生活那么多年，我越来越不喜欢它，除了小吃，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亲近她。懒洋洋又那么自大，都什么时候了还是一幅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舍我其谁的骄傲气。

我知道不爱自己家乡的人不好，而我就是不爱。

我向往着北京，我向往着南京，我向往着江南。

回到学校我又整理了一批材料寄给北京、南京甚至绍兴的单位，仍然是出版社报刊社。

北京的《辅导员》杂志说，从我的材料看，我很不错，他们正在努力，争取我能分配进去，但是让我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这是刘琼雄告诉我的，每一周都有一个人到系里值班，那天碰巧是雄值班，他接到了电话告诉我。

北京的单位第一次有了回音。

我参加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招考笔试。

我给江苏文联打电话。

我联系《莫愁》杂志。

到绍兴参加《绍兴日报》的考试。

到江苏工人报社，周道纯社长说今年我们没有进入指标，你可以先在南京的一个单位干，明年我们把你调进来。那天下午跟周社长谈得很好，我们甚至还谈到我未来的婚姻，我的观点好像是丑的人心眼都好。他说你又走极端了，心眼好越漂亮越好，不能说漂亮就不要了。

那真是一个很有意思难得轻松的下午。

我想进我中学读过的《春笋报》，到祁家桥，人说搬到另一个地方。再到另一个地方，附近的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说这个报纸我们早就撤消了。

我追踪来追踪去真跟记者一样。

《绍兴日报》打电话，很遗憾，你的新闻写得不好。

《莫愁》说，我们以为你的户口可以放在省人才代理中心，可是却不成。而这时未来出版社也出问题了，我准备回去签协议，他们社长说今年我们不进大学生，我先前是跟他们文艺室主任联系的，他打了保票。这时已是4月初了，我的同学大部分已确立了工作意向。

比想象的更难了，再找吧。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社科信息》杂志没人去，我说我去吧，至少可以留在南京的。他们说要办一份报纸，就是后来的《经济早报》。姜天庆主任从盐阜大众报来，他说看来你对新闻出版界是比较了解的。我说我看每期的《新闻出版报》。

这时《新闻出版报》的喜讯也来了。

和《新闻出版报》有缘，要感谢一本书。

一本书和一份工作

每一次“回”南京，我都要去中山东路的市新华书

店走一走，看看这里又有哪些好书，更重要的是将心里的一份谢意给她，感谢她让我获得了现在这份我很喜欢的工作。

1998年2月，距离大学毕业只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了，而我的工作还没有眉目。我差不多天天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满南京城参加无数的招聘会。结果大都只有两个，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甩了人家。我的同学这时大部分已落实了单位，看着他们每天悠闲地打牌，睡懒觉，吃香的喝辣的，可想而知我的心情会沮丧到何种地步！我降低我找工作的标准了：不一定是新闻或出版单位，一切都可以商量，反正在哪儿也是为人民服务，无所谓了。

一天傍晚，我又到南京市新华书店闲逛，在它二楼的一个专柜竟发现了一本叫《思路花雨》的杂文选。用“竟”字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最喜欢的《新闻出版报》的副总编辑，这份报纸与我热爱的新闻出版工作又大大的有关，我一上大学就看她，除了寒暑假，期期不落。用“竟”字还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系友，1982年毕业。这些没有人给我提起过，我也想象不到。

我满心欢喜买下了这本书，我想能不能给他写一封信问一问可否到他们报社工作。我最大的优势是喜欢这份报纸喜欢这个工作。求职信上的一句话我一生都铭记在心：“我的理想职业——新闻工作者或出版工作者。我以身体健康，工作勇敢以及在学习、创作中所取得的

成绩，计划把一生献给新闻出版事业，并期望有某种程度的成功为资本，希望获得这份职业。”寄信的那一天是1998年2月18日，像以往寄每一封求职信一样，我充满了无限渴望，我的心已随那封信飞啊飞，从南京飞到了北京。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北京一点消息也没有。同学中没有签就业协议的越来越少，打牌的吃香喝辣的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到很远的地方旅游去了。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我的标准也降低到了极点：江南不能留下来，回家，回家。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而首都北京不敢想了。

4月22日一早，雷雨交加。我踏进家门，我妈告诉我系上周老师昨天打电话说北京有一家单位找我是有关工作上的事。那天我们家的电话坏了，我踩着泥泞的路兴冲冲上街找电话。我一直以为是北京的另一家杂志社，他们曾给过我答复说正在争取指标，我抱有一点点希望。

打电话先给我们系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的周老师，他说是《新闻出版报》。我高兴极了，再按他讲的给报社人事处张老师打电话。一条电话线，张老师的敬业精神我分明感觉得到，而我的兴奋和喜悦也传递到了北京，相信她可以体会得到。说了多长时间的话，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花了32元多的电话费。我想管公用电话的那人肯定多给我算了，但我没有去理论，我高兴呀！我

一蹦三尺高！

4月30日到北京面试，成了。张老师说：“小孙你马到成功！”4月30日，我没有买到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在天安门广场坐了整整一下午，看着天上的风筝，行走的风景，发呆，微笑。从此每年的4月30日，我都去广场，重温当年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还以广场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照片，我要拍到我老了的那一天。

我常常想：在南京的那天傍晚，我要是不去那个书店或者去了却没有看到那本书，那这个机会，这份工作也许就不属于我了。我又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上天是不是看我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而赐给我一个天大的“喜剧”呢？一定是，天道酬“爱书人”。我们孙总也说：“你那么喜欢读书应该给你一个机会。”

《新闻出版报》的工作正在确定中，《社科信息》打电话到系里，那天碰巧我值班，一个人说找孙卫卫，我说，啊？找孙卫卫，好的，我通知他给你回电话。他说你贵姓，我说我姓周，周总理的周，周瑜的周。

去北京面试的那几天，我的同学说《社科信息》的人让你赶紧签协议。

姜社长，对不起了，我选择了北京。

江苏教育报刊社，我打电话询问过多次，他们答复可能性不大。我从北京签协议回来，叶春生主任打电话说，调你到我们单位的请示省教委人事处已批下来了，

你过来吧。

我去了，我说叶老师实在对不起，《新闻出版报》的协议我已经签了，但我仍谢谢你。我让叶老师把那个请示的文件给我复印了一份，我说我要做纪念。

江苏教育报刊社文件

教社字[98] 6号

关于调配张俊平等三名同志的请示

省教委人事处：

随着我社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紧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前段时间面向社会招聘的专业技术人才缓解了部分缺口，但各编辑部缺编问题未根本解决。为此，我社经慎重研究考察，决定从基层教研骨干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若干名能力强、学历层次高的人才充实编辑队伍。现将其基本情况提请人事处审核：

（其他二同志简历略——孙卫卫注）

孙卫卫，男，1975年出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南京大学中文系98届本科毕业生。该生在校期间品德良好，尊敬师长，学习刻苦，勤于练笔，发表过约十万字的作品，比较适宜从事少儿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

请贵处根据我社实情，对上述人选予以考察、调配。

当否，请批示。

江苏教育报刊社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五日

江苏少儿出版社一同志打电话到系里，说是未来出版社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情况，有意接收。我们真正的周老师说孙卫卫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在《新闻出版报》。这是周老师告诉我的。两个月后我出差到江苏少儿社见到鲍蕾老师，她说你是孙卫卫呀，未来出版社让我“考察”你，而你已经签协议了。

我感谢未来出版社，感谢所有为我的工作付出努力的人。

就要工作了，我人生的大书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结束的话 就写到这里吧

终于可以给这本书画一个句号了，心里好不高兴。

高兴不高兴时我都喜欢喝可乐。现在我的电脑桌上就放着一听可乐。我过会儿要高兴地把它喝掉，庆贺我的书即将画最后一个句号，庆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

一口气，两口气写这么长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在我的电脑桌上一直放着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的书和信：梅子涵老师的《女儿的故事》，责任编辑王蕾赠的她编辑的海天版图书，杨宏英老师的信。杨老师的信是我正式写这本书之前给我的，她说：“我相信你能写得很好，从你给我的数次信中我看出你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你就照你平常的这种风格写你的作品吧，那一定是好看的东西，我有预感。”

我很看重这本书的写作，每天晚上、每天早上，每次开电脑前，手洗了又洗，一次深呼吸又一次深呼吸。我说好好写，不要辜负杨老师的预感，好好写，争取给王蕾当然最终是给读者奉献一个优质产品，至少不要是

太次的产品。

这本书原可以早些时候结束。就要结束了，一次不小心我改的文章全部成了乱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乱码。我只好忍着好好地就存了一下盘却成了乱码的悲痛重新写起。

谢谢看这本书的人。

更谢谢不但看这本书而且要提意见的人，我的地址和邮箱如下：

100023 北京市朝阳区 2350 信箱《中国新闻出版报》

sww@vip.sina.com

欢迎欢迎！朋友们写信过来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喜欢写信和多么喜欢发电子邮件的人！

再见，我正式要画一个句号了。（句号）

2002年6月7日

Cheng Zhang Gui Ji

附录：

荡漾的心情

梅子涵

这不是序言，我希望自己把为别人写序言这件事情尽量放到很远的将来再去做。那时候，我很老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寂寞得很，有一个人对我说，请你为我写一篇序言吧，我就会很激动，就特别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然后特别认真地写。这会成为那时候的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时候的早晨和夜晚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快乐而变得心际开阔、阳光明媚。

我只是写一下怎么认识孙卫卫的，又怎么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先是收到一封信，用的是北京大学的信封，北京大学的信纸。可是信上说，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刚刚分配到新闻出版报。他一直喜欢儿童文学，喜欢读我的作品，只要见到我的书，他就会买。有的书他一下子买好几本，送给他的朋友。他说他写这封信给我，是为了告

诉我，有一个已经不是儿童的人，仍旧喜欢我的作品。他最后说，他之所以用北京大学的信封、信纸，是因为我在一本书里说过，如果再上一次大学，那么我一定要考取北京大学。

我读着，有些怔住。是一种感动的心情。收到过的信已经很多，这封信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很单纯的由衷。如果他是一个小学生，一个中学生，我也会感动，但也许不会轻轻地荡漾起来。他是一个大学生，已经长大了，可是还愿意以这种方式来真实地告诉你。另外就是细致。我一直喜欢细致，细致的目光、细致的心情、细致的记忆、细致的关怀。孙卫卫细致地记住了我在一本书里表达过的心情，又以一个信封一张信纸来提醒我的心情，这样一来，这只是一张信纸的信的故事就有了真正可讲的意味和乐趣了。讲出来，也会让你听了感动。并且随之自然地留在记忆中。

这封信被哪一位代我收信的人夹在了一本杂志里，等我读到，已经过了几个月。我对自己说，糟糕。就立即写了回信，说了这件糟糕的事情的原因。我说真对不起！

几个月后，卫卫到苏州出差，专门来上海看我。那时我正好在装修房子，没有办法在家中接待他。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我的住址，让他在70弄门口等。70弄是通向我们校园住宅区的一个大门。有人来找，我们经常是说，下了车，你从70弄进来……就到了。但是这



回，我没有让卫卫进来，而是请他在那儿等，然后一起去了对面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茶室坐下，聊了些写作，聊了些儿童文学。他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后来他把聊到的那些内容写到了一篇文章里。那天，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也是在国教中心，很随意、可口的几个上海菜，但是吃得比较匆忙。那些天，因为装修房子，什么事情都是匆匆忙忙，要想从容不迫有诗意简直很困难。吃完了饭，卫卫说，他走了。

我送他上了 43 路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天就离开了上海，还是在上海待了一天。那些天，生活和注意力都变得很粗糙。或许也可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粗粗糙糙的。

其实，我知道，那一天，卫卫是很想和我聊聊其他事的。更加随便一点，轻松一点。但是那一天却显得拘谨和郑重其事了，并且还录音。这样的遗憾，多半要怪接待客人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制造气氛和感觉？因为你的匆匆忙忙，会使别人的满腔热情也只好匆匆忙忙。



在那以后，我时而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又买到了我的什么书，或是读到了我的哪篇文章；时而收到他的信，寄来的是他写的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我总是说谢谢他，他总是说不谢。他的细心，很像一个女孩子，可是当他说诸如“不谢”这样的话的时候，又分明

是一个干干脆脆的男生。男同志。

五月份，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大会。我到的那天下午，卫卫就来了。他不是代表，也没有接到以记者身份采访大会的邀请，他只是来旁听的。每天，到餐厅吃饭，他都是自己掏钱买，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可是兴致勃勃，十分快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是很不忍心的，但是又觉得这也许可以给他的以后留下一个很珍贵的记忆。以后，他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成功，成了儿童文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了，那么他可以去回忆和讲起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自费开会的，但是每一个人成长和成功，都会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故事。在那个时候，当你不出声地在别人的边上坐下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关心你是谁。他们关心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敬仰他。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就是会那样；其实你真是很有希望，但是你又只能这样。大会通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到的，你要收到大会通知，就要辛苦很多时间，然后你才可以不付钱就吃饭了，而且还有人向你敬酒，对你说：“干杯！”

卫卫，你还愁着那一天不会到来吗？会到来的。

会议结束，我回上海。箱子塞得满满的，可是还有很多书装不下。站在边上的卫卫说，书干脆都别带了，我寄过去。结果，我第一天到家，书第二天已经寄到。我目瞪口呆这速度。是目瞪口呆这种热情和友谊！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李海霞告诉我，卫卫当天下午就把书寄出了。就是说，我是晚上八点多离开北京的，而卫卫在下午已经寄了书。

7月4日，我要去台湾讲学。3日下午，我正在整理行李，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吕舸的电话，说明天晚上来上海拍摄我。我说，可是明天晚上我已经在台北了。我是4日上午9:15的飞机，先到香港，然后和先我十分钟到达的朱自强一起乘机场快线去金钟道力宝大厦领取通行证。自强是要在香港机场等我的。我说，我没有办法通知到那位等我的朋友。吕舸婉言我想想办法。这时自强早已不在他的长春家中。从长春到香港，不是每天有班机，他只能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香港。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可是在北京的哪儿，我不知道。我打他的手机，手机一直关着。我心里就禁不住地骂，又不是乡下人，手机一直关着干什么？其实我完全骂错了，如果是乡下人，手机倒可能是不愿意关的，而是希望它不停地响着，看上去有派头。我就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如果朱自强和他们联系，让朱自强立即打电话给我。而且发动他们，一刻不停地给朱自强打手机。几个人同时给他打，那么只要他一开机，就逃不了能够进去。可是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朱自强的手机仍旧进不去。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打电话给卫卫。我问，卫卫，

你认识朱自强吗？他说，见过一面。我就请他帮个忙，明天一早就去机场，朱自强的飞机是明天早晨七点多钟的，他务必在早晨六点以前赶到北京机场，在入口处拦住朱自强，告诉我突然遇到的这件事，让他先去，我改乘6日的飞机。我说，卫卫，你帮个忙哦！他说没事。我说出租车的钱我会给你，他说不用。

4日一早，朱自强从机场打来电话，说孙卫卫找到他了。

4日半夜，吕舸他们扛着机器来到我家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个担忧，所以拍得还算是轻松和舒展的。

到了台湾才知道，那一天，朱自强的手机根本没有带在身上。我对他说，对不起，我白骂了你。

孙卫卫是我的读者，他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更把他看成是我的一个珍贵的朋友。这个朋友，正好年轻的，还没有女朋友，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家，还是临时地住着，每天去报社上班，晚上便想着文学的事情。文学成了梦。他要想从那里面跑出来好像不容易了吧？我也是二十几岁时开始做这样的梦。那时我是在农场的砖瓦厂上班，也没有女朋友，后来的一切都是在走进梦里以后才有的。我也没有再走出来。我是走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这是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子涵为孙卫卫《正好年轻的故事》所写的序）